



磨指為藥——長文創作教學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摘要

這份高三下的第六學期課程設計，主要的教學目標，就是在於「長文寫作」的教學，核心活動包含了賞析及創作。賞析主要是建構學生對於散文寫作的後設認知，她必須知道這樣寫為什麼是好的，才有再次複製的可能性；創作則是要避免紙上談兵的窘境，如果只能在嘴上說得一口好菜，而無法在庖廚料理出一道佳餚，這樣實在是太讓人悵然了。

我手寫我口，看似容易，但有多少人面對生命的陰晴圓缺悲歡離合卻有口難言？有嘴難宣？因此方法論也是這堂課的重點，給士兵一把刀，能收割出什麼雖未可期，總之還是可以期待的。

二、設計理念

問題意識：長文創作是否可茲學習？什麼樣的教學策略方有助於長文創作？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否則國文教師的減授作文鐘點，立馬失去了它的哲學磐石。當第一個問題成立之後，第二個問題的實踐，便值得你我去嘗試去構思，有效教學是擔任教師工作的最迷人之處，而學生的作品，更是課堂最豐厚的酬賞。

選材說明：本課程分為十個單元，除第七單元是邀請知名作家來現身說法之外，每一單元的選材有「統一而一貫」的規範，含括下列三種教材：

1.電影：配合單元主題，挑選藝術性高的作品，以喚醒學生的情意同理。

2.白話文本：配合單元教學，挑選文學性強的範文，以強化學生的認知能力。原則上每一單元以一篇長文為主，但第六單元因討論鄉土文學及寫實主義，是個比較大的概念，因此選錄六篇長文，以探究其對寫作的影響。

3.核心古文：配合寫作策略，挑選技巧性傑出的古文，以後設學生的複寫技能。如果一個學生想寫出雅潔的文句，古典文學是不可不服的良藥。

切入角度：以女性的生老病死為縱貫主軸，探討了初心、親情、愛情、友情、立志、家國、職業、暮年等人生課題。以說故事（選材）、呼吸段（轉折）、不寫之寫、心理學技法、肢體定格寫作、家國想望主題試探、寫實主義技法、哲學思維融入等技巧為橫貫次軸，將人生課題化為具體的作品。在紙上沙沙動筆如椽，磨指搗出人生各階段的良藥。

三、教學對象

實施對象為北一女中三年級義班及三年級勤班，義班學生為二學群，升學科系多數不採計國文，加以仍有相當比例學生選擇參加不考國文的分科測驗，因此學生比較願意賞析而罕於創作；勤班學生為三學群，升學科系多數採計國文，加以學生本來就對文學較有感知，因此除了閱讀賞析文本之外，多數也願意進行寫作的挑戰。另，義班、勤班國寫成績多數落在 A、B 等第，具書寫的基本能力，期末考時，每生均應繳交一篇學期創作。

四、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10 週，共 40 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p>2- V -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p> <p>5- V -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p> <p>6- V -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p> <p>6- V -3 熟練審題、立意、選材、組織等寫作步驟，寫出具有說服力及感染力的文章。</p>	<p>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p> <p>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國S-U-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培養自我省思能力，從中發展應對人生問題的行事法則，建立積極自我調適與不斷精進的完善品格。</p> <p>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國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p> <p>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S-U-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力。</p> <p>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國S-U-B3 理解文本內涵，認識文學表現技法，進行實際創作，運用文學歷史的知識背景，欣賞藝術文化之美，並能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美感體驗</p> <p>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S-U-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與公共事務。</p> <p>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p>
	學習 內容	<p>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p> <p>Ad- V -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p> <p>Cc- V -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涵。</p>	

			<p>國S-U-C2</p> <p>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p> <p>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p> <p>國S-U-C3</p> <p>閱讀各類文本，建立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理解多元價值的可貴，深入探討各項社會議題，關注國際情勢，強化因應未來社會發展所需的能力。</p>
議題 融入 說明	議題 / 學習主題	<p>生命教育 / 人學探索</p> <p>人權教育 / 人權與生活實踐</p> <p>家庭教育 / 家人關係與互動</p> <p>生涯規劃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之基本概念</p> <p>多元文化教育 / 我族文化的認同</p> <p>品德教育 / 品德核心價值</p> <p>性別平等教育 / 性別權力關係</p> <p>閱讀素養教育 / 閱讀的歷程</p>	
	實質內涵	<p>生 U2 看重人皆具有的主體尊嚴與內在價值，覺察自我與他人在自我認同上的可能差異，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p> <p>人 U6 探討歧視少數民族、排除異類、污名化等現象，理解其經常和政治經濟不平等、種族主義等互為因果，並提出相關的公民行動方案。</p> <p>家 U8 覺察與實踐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p> <p>涯 U2 思考生命與存在的價值，建構個人生涯願景。</p> <p>多 U2 我族文化的批判或創新。</p> <p>品 EJU9 公平正義。</p> <p>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p> <p>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p>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歷史		
教材來源	圖書館、私人藏書、同儕商借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課程總目標)			

1. 認知：了解文學作品的基礎架構，習得各種寫作技巧。
2. 技能：能具體分析寫作手法。能進行長文創作。
3. 態度：經由賞析他人作品，共情同理他人的感受，並能從中得到安慰及啟發。


五、各週教學大綱

閱讀與寫作 各週教學大綱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各週主題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對應素養及議題
1 1.23-1.26 (北市第一週，因全中運調課)	找回厚繭裡的初心	寫作題材的選定	電影欣賞：小王子 文本閱讀：小王子 10-15 章 核心古文：赤壁賦	說故事	對應素養：A2、B3 對應議題：生命教育
2 2.19-2.25	人生的第一門必修課 親情	呼吸段教學	電影欣賞：「你好，李煥英」 文本閱讀：朱國珍〈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核心古文：項脊軒志	分組寫作 分組文本賞析	對應素養：B3、C2 對應議題：生命教育
3 2.26-3.04	人生的第一門必修課 愛情	不寫之寫教學 下一個不寫之寫的好標題	電影欣賞：斷背山 文本閱讀：季季〈鷺鷥潭已經沒有了〉 核心古文：晚遊六橋待月記	愛情廣告文案	對應素養：B1、B3 對應議題：人權教育
4 3.05-3.11	人生的第二門必修課 友情	心理學在寫作上的應用	電影欣賞：天空之城 文本閱讀：艾莉絲·孟若〈童戲〉 核心古文：勞山道士	肢體定格寫作	對應素養：A1、B3 對應議題：家庭教育
5 3.12-3.19	人生的第二門必修課 大學之道	個人與家國的想望	電影欣賞：姊妹 文本閱讀：翁禎翊〈南十字星〉、 核心古文：出師表	大學隨筆	對應素養：B3、C1 對應議題：生涯規劃
6 3.20-3.31	人生的第三門必修課 吾土	從成長脈絡看鄉土文學	電影欣賞：無言的山丘 文本閱讀：洪醒夫〈吾土〉、唐捐〈神經衰弱	(先行預告第二週要進行寫實主義報	對應素養：B3、C3 對應議題：多元文化

			自療法)、蔡若水〈紅 埤塘〉 核心古文：鹿港乘桴 記	告，因為 學生要較 多時間準 備)	
7 4.01	作家演講：鍾文音：家史小說的寫作技藝 (鍾老師演講當天恰好身體不適，演講取消)				
8 4.02-4.10	人生的第一 門多元選修 阿修羅道	穽惡之土開 出的美學之 花	電影欣賞：血觀音 文本閱讀：芥川龍之 介〈地獄變〉 核心古文：燭之武退 秦師	口頭報告 (個人加 分)	對應素養：A1、B3 對應議題：品德教 育
9 4.11-4.26 (22-25 北市因全 中運停 課)	繳交人生的 總成績單	合之重要，結 論段的哲學 寫作	電影欣賞：孤味 文本閱讀：袁瓊瓊〈自 己的天空〉、潘人木 〈一關難度〉 核心古文：虬髯客傳	標題、題 材、結局 等「寫作 手法綜整 規劃」	對應素養：A1、B3 對應議題：性別平 等
10 4.27-5.01	期末考	個人長文寫 作	課堂長文寫作	創作實務	對應素養：B1、B3 對應議題：閱讀素 養

六、各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第 <u> 1 </u>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u> 4 </u> 節， <u> 200 </u>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 S-U-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與公共事務。
	學習內容	Cc-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涵。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 / 人學探索		
	實質內涵	生 U2 看重人皆具有的主體尊嚴與內在價值，覺察自我與他人在自我認同上的可能差異，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			
教材來源	小王子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多數已看過小王子部分篇章 學習狀態：部分學生仍須參加不考國文的分科測驗，較易離開學習活動 預期的學習難點：授課教師為生理男性，較難引導學生說出個人內心故事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經由觀賞小王子的影片，興起感懷自己內在的初心，進而能省思自己目前的僵固性。 2. 學生經由小王子文本的閱讀，理解了小行星上各種典型性人物的限制，進而剪開自己生命的厚繭，願意說出一個自己從來都不曾說出的故事。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 小王子影片觀賞 (二) 學生分組說出觀影心得 二、開展活動 (一) 學生閱讀文本，小王子 10-15 章 (二) 學生分組分析，文本的人物的哲學象徵是？並探討這些人物何以產生一種僵化的行為模式？ (三) 作業預告：教師分享赤壁賦的東坡軼事及個人「父喪七日後與小兒子的互動」，用「以故事交換故事」的式，請同學思索自己生命中有哪些動人的故事可說？ 三、綜合活動 (一) 學生書寫個人單元學習任務 (二) 學生分組說故事 (三) 教師進行總結活動：說明這樣的教學，就是寫作策略中的「選材」。	100ms 10ms 20ms 20ms 10ms 5 ms 25ms 10ms	教師應引導學生思索不同行星上的典型人物改編處，進而引導出在資本主義的看似自由之下，人其實更被限定，尤其是心靈。 教師分享個人故事比較容易敲開學生心房。 請學生想一想，有什麼故事，是你國寫絕對不會寫出來的？ 如果學生對於發表個人私密的故事比較抗拒，教師也可改以書寫學習單的方式進行本項活動。
課後延伸閱讀		
蒼蠅王、中央車站 (你會寫出一個善或惡的人生？端在一心)		
附件 (學習講義)		
<h2>第一單元 找回厚繭裡的初心</h2> <p style="text-align: right;">北一女中 蔡永強</p> <p>一、影片：小王子</p>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p>二、文本：請用平板點開閱讀 (資料來源：2024.01.24) / 聖修伯里 小王子 10-12 章</p>		

https://www.xiaowangzi-org.translate.goog/xwz_10-12.html? x tr sl=zh-CN& x tr tl=zh-TW& x tr hl=zh-TW& x tr pto=sc& x tr sch=http

小王子 13-15 章

https://www.xiaowangzi-org.translate.goog/xwz_13-15.html? x tr sl=zh-CN& x tr tl=zh-TW& x tr hl=zh-TW& x tr pto=sc& x tr sch=http

三、賞析：小王子與六個孤獨的星球：六種角色全解析／林德祐

小王子離開自己的行星之後，陸續造訪了編號 325、326、327、328、329、330 等六個星球，分別住著國王、虛榮的人、酒鬼、商人、點燈人和地理學家，聖修伯里透過小王子天真純潔的心靈，讓讀者看見了幾種象徵人性弱點的人物。此外，作者為每一號人物繪製水彩畫，圖文輔助之下，這些人物的形象鮮明呈現，每個星球彷彿提供一面鏡子映照出現代人的肖像。

第一顆星球住著國王，他喜歡掌控他人，然而星球卻空無一人，對他而言，權威就像一場遊戲，可以判一隻老鼠死刑，但也必須赦免牠，才能延續下達命令的樂趣。第二個星球住著虛榮的人，他只活在他人的諂媚之中，耳朵只聽得見別人的讚美，任何異議，他都充耳不聞，一味裝傻。第三顆星球住著酒鬼，酒鬼是個荒謬的人，喝酒為了遺忘恥辱，也因恥辱而喝酒，陷入惡性循環，無法自拔。第四個星球住著商人，商人喜歡囤積貨物，不問物件是否有用，追逐財富，自認為比國王更強，因為國王雖有權勢，卻不真的擁有任何東西。來到第五顆星球，小王子遇見點燈人，他的工作固然具有詩意性，但是從他工作的狀況可以發現，他只聽命信號，盡忠職守但卻僵化死板。第六顆星球是地理學家的星球，他是個守在房間裡的思想家，講求科學精確，對於外界並不真正認識，批判一切，卻囚禁在方法學的窠臼中，就像他只相信花的生命短暫，卻忽略稍縱即逝中的永恆。

小王子每拜訪了一個星球，離去時都是千篇一律覺得這些大人「古怪」、「奇特」，彷彿詞窮！但至少可以看出小王子不認同他們的行徑。正是透過兒童天真的視角與不解的提問，**作者邀請讀者重新思索一些習以為常的社會化行徑或潛移默化形成的價值觀**。這六號人物都有一種共同的偏執，各自囚禁在自我的世界，根深蒂固，無法與他人溝通，可視為作者對現代文明社會物質化與機械化的諷刺。二十世紀中期的法國文學最常詢問：在這個「非人」的時代，要如何在這世上安身立命？可以想像，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帶來的浩劫加劇了這樣的詰問。一九四〇年代的法國文學充斥著世界經歷的撼動與瓦解帶來的焦慮，許多作家將這個焦慮指向現代性。現代性最核心的一個特徵就是失速感，人變成了喪屍。世界變動越來越快，失去了綿延的意義。當時作家逃離那瘋狂的納粹歐陸，聖修伯里流亡到美國的大都會，住在曼哈頓最高的大廈，別人都說那是榮耀之頂，而他感慨，人變得越來越機械化，金錢交易取代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的心靈貧瘠乾枯，再也沒有崇高可言。

巧合的是，這六個星球的中間四座，它們的法文名稱似乎有著「頭韻法」(allitération)的關聯：虛榮的人法文是 *vaniteux*，酒鬼是 *buveur*，而商人則是 *businessman*，子音構成 *v-bv-b* 的組合。而 *v* 和 *b* 也構成「點燈人」這個單字的兩個子音：*réverbère*。有論文指出，唇齒音的使用與物質文明的進化相關：窮人的飲食粗糙，發音較不講究，有錢人較容易發出輕巧細緻的語調，使得唇齒音成為一種「上流階級的特徵」。作者不見得有意透過音韻暗示裝腔作勢的文明進化史，只是這樣的巧合似乎也為小王子的六個星球增添某種玄秘的聯想……

法國有所謂憎恨的文學傳統，這類作品控訴他人，對社會充滿怨恨。然而對聖修伯里來說，文學應該是一種禮讚，而不是憎恨。這六號人物都以寓言的方式呈現了人性的墮落與盲點，在小王子的啟蒙之旅之中扮演了負面的形象，但所有路途中遇到的人都培養了他的判斷力，幫助他找到真正的價值。當所有的人都忙到沒有時間去認識其他人，小王子依舊對人感到興趣，**不同星球的人都提供他認識他人與自己的契機。**

(資料來源：2024.01.24 <https://www.unitas.me/archives/13407>)



四、單元教學任務

班級：_____ 姓名：_____ 座號：_____

(1) 展望前程

1.我決定 () 申請入學

() 分科測驗 (選擇分科測驗以下題目可不用回答)

2.我選擇的主要校系是：_____

3.我選擇的校系 () 採計 P.就讀動機、Q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 不採計 P.就讀動機、Q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4.採計第 3 項同學請於課堂上完成作業

(2) 回首前塵

1.我住在哪個星球上？

2.加分題：為什麼我會織成那樣的一個厚繭，請用一個具體的故事進行說明。

3.進入文學創作的門票：有什麼故事妳 (國寫) 沒寫過？為什麼妳 (國寫) 作文不寫？

五、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赤壁賦〉

蘇東坡撕去的人生厚繭是什麼？還有哪篇古典文學作品的作者，寫下了別出心裁的題材？

六、其他影片：蒼蠅王、中央車站



學生說故事成果舉隅

這次的說故事當中，有一個故事非常震撼同學們，一位同學說出了她與母親之間的心結：

那個女孩從小是由印尼家事移工照顧，她的母親因為身為公司的負責人，忙碌也怠於和孩子相處，直至她五歲，母親因為嫉妒她與外傭過度親密，於是不顧她的嚎啕而解雇了她的外傭褓姆。多年後，她對這件事已不復記憶。

肺炎疫情稍緩，恢復國際旅遊，她飛往印尼觀光，途中種種的不適纏身，尤其是對於味道，她特別的敏感，印尼食物給她有股熟悉卻不安的感受，直至登機返台，回望雲海中的印尼島嶼，她才突然想起了童年.....

回台，她忙碌的母親為她預訂了大飯店準備慶生，想起這麼多年來母親對她依舊疏於照顧，她的心靈備感沉痛，最後這位學生，試著寫下了在飯店盛宴中，自己的感覺.....

在翰普頓飯店的法國廳，優雅的中年婦人輕輕地為花椰菜苗抹上鵝肝醬，桌上的燭火搖曳，酡紅了那聽說頗似我的臉龐。她伸手從駝色銀扣的愛馬仕柏金包裡拿出一個方盒，來自哥倫比亞的碧翠，皇室等級的祖母綠。

「生日快樂！」中年美婦燦笑。

「最愛妳了！」我輕聲呢語。

然而我已了悟，口裡的最愛，早已墮落成印尼盾等級的敷衍，而心底的最愛，卻昇華至再也構不著的平行宇宙。於是心理的苦悶交乘生理的苦痛，讓我患著治不好的病，古名相思，它是蘆蕪平野的荒草，斫燒難盡，還生。

這是第一次，學生對別人說出自己的故事。

第 2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 2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 S-U-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力。
	學習內容	Cc-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涵。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國 S-U-B3 理解文本內涵，認識文學表現技法，進行實際創作，運用文學歷史的知識背景，欣賞藝術文化之美，並能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美感體驗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 / 人學探索		
	實質內涵	生 U2 看重人皆具有的主體尊嚴與內在價值，覺察自我與他人在自我認同上的可能差異，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			
教材來源	「你好，李煥英」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自小學起，便練習書寫過不少親情篇章 學習狀態：部分學生仍須參加不考國文的分科測驗，較易離開學習活動 預期的學習難點：親情故事事涉隱私，學生較難直球面對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經由觀賞你好，李煥英的影片，進而省思最近在升學問題上與父母的衝突或討論，都是因為愛與關懷。 2. 學生經由朱國珍文本的閱讀，理解了父母未必見得行為成熟，但對子女的愛無論生理、心理，自有其動人動心處。 3. 學生經由朱國珍文本與項脊軒志的閱讀，能掌握「呼吸段」在長文寫作中的重要性。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你好·李煥英」影片觀賞 (二)學生分組說出影片藝術技巧 二、開展活動 (一)教師將項脊軒志全文排版成一整段，請學生試著拆解段落 (二)教師請學生閱讀朱國珍文本，請學生分析短段在文章中的作用 (三)結合一與二之開展活動，教師小結呼吸段在長文寫作中的作用及重要性 (四)學生依照開展活動的教學活動，分組進行文本分析及長文寫作 三、綜合活動 (一)分組上台報告 (1)分析朱國珍的文本寫作手法 (2)分析同學創作的長文寫作手法 (二)教師進行總結活動：說明這樣的教學，就是寫作策略中的「呼吸段」應用，並為同學創作的長文進行短評	100ms 10ms 10ms 20ms 10ms 60ms 30ms 10ms	教師最忌受限於歐美影評或表面喜劇情節，本部影片採用 雙穿越 技巧，深化母女間互相情感關懷，藝術價值並不亞於歐美影片〈媽的平行宇宙〉。 可以請學生回家為自己舊文章重新分段，體會看看閱讀感受有什麼不同？
課後延伸閱讀		
客途秋恨 (父母也會有自己的未竟功課要寫)		

第二單元 人生第一門必修 親情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影片：「你好，李煥英」



二、文本：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 朱國珍

她帶我坐公車，抵達吉林國小站，越過大馬路，走進小街，轉角口有個電線桿，釘貼「神愛世人」的標語，再經過公園，地上都是菸蒂。小麵攤掛著「油麵」招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她從來不牽我的手，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若木琴迴音。猛抬頭看到一五九巷六弄的路牌，再彎進去，整排老舊公寓，狹仄缺乏日照。她熟練地轉動鑰匙開門，帶我走入她的房間。我努力記憶這條路，她的一切，想像《格林童話》裡認路的小白石，在月光來臨時，我會再度找到她，一起回家。

妹妹常問我，媽媽在哪裡？我們嘗試尋回那條路。小學三年級與一年級的姊妹倆，只帶著公車票，在同樣的站牌下車、經過電線桿、小公園、油麵攤，終於找到公寓按門鈴。一位睡眼惺忪的長髮阿姨來開門，我們說媽媽的名字，她愣半晌，直到我說出媽媽的另一個名字「玲玲」，她才回應，喔！她昨天出去就沒看到人了。我們可以在她房間等她嗎？阿姨說好，但是不保證玲玲回來。

媽媽的房間香香的，起初我們什麼也不敢碰，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半天不說話，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靜靜躺在床上。醒來時竟已天黑，桌上鬧鐘指向十點半。此時段早已沒有公車，我喚醒沉睡的妹妹，牽著她的手，按照記憶中的公車路線走路回家。沿途只能從消防隊大堂或尚未打烊的小吃店牆壁掛鐘偷偷觀望時間，十一點，十二點，我們走了將近兩小時，我的腳好痠，我想妹妹也是，但兩個人都不敢吭聲。

回到家，客廳燈亮著，父親孤單端坐門旁板凳，彷彿一開門就會跌入他懷抱。他問我們去哪兒？我們囁嚅地說找媽媽。找著了？找到了，她不在，我們睡著了。怎麼回來的？走路。從哪兒走回來？吉林國小。父親沉默半晌，深呼吸，說：「我差點以為要永遠失去妳們。」然後低下頭，我聽到他吸鼻涕的聲音：「洗洗手，睡覺吧！」

她住過天水路、赤峰街、南京西路……後來我才發現都是離六條通很近的地方。農曆新年前夕她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買新衣服，偶爾有陌生叔叔同行，她和他說流利的日語；母親節和中秋節，她會回家接受我們的卡片和祝福；每逢寒暑假把我們姊妹送到花蓮外婆家，月餘再接我們回台北。日子循環著，從我讀幼稚園開始，別人有媽媽做便當，我的媽媽像仙女，節慶才會出現。

她很美麗，美到鄰居伯母對我說：「妳知道妳媽媽和妳爸爸相差多少歲？三十歲！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十二歲那年，我在外婆家跌入灌溉溝渠的小瀑布，沖擊力強大的水渦纏繞身軀，沉浮旋轉，睜眼看著水面翳光，捉不住任何依靠！瀕死邊緣，並不恐懼，只想跟爸爸再說一次話，他不是牛糞，他是世界上最帥最好的爸爸。話在嘴邊，說不出口，漩渦中只有寂靜，滔滔激流淹沒時間，淹沒愛。

當耳邊隱約傳來人聲，聽不懂的原住民族語，我以為這是天堂。有人把我扶坐起，搖晃我的身體，我勉強睜開眼睛，看見她遠遠走過來，像飛翔的天使，心想：媽媽！我們終於團圓了。我渴望向她微笑，說沒事，別擔心！然而她快步蹲到我身邊，伸手啪啪左右兩耳光，嘶吼著凌亂激動的語言，那意思好像是，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她被其他人拖走，剩下我，清醒，更孤獨。

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拒絕去她去過的教堂。曾經我在花園裡跪求祈禱，用力掐捏自己單薄的手背肉，祈望母女連心，她感覺到我，和我一樣痛，願意回家團聚。溺水後，發現所有的依戀都是枉然，她的心不在，狂追也是迷路。

父親沒有再娶。生活簡單像月曆，撕掉上個月，下個月也類似，唯一的變化是我和妹妹長高長大，還有月經。我們失去手繪母親節卡片的童心，自己拿零用錢去地攤殺價買衣服。有時搭公車路過吉林國小，找媽媽的記憶淡淡翻湧，隨著回頭思望的次數愈來愈少，也就漸漸忘記回頭這件事。

直到，她突然出現在廚房裡，穿著拖鞋燒菜，布置花色窗簾，還幫我們洗衣服，連續在家裡住上一個禮拜，然後，她說要去買辣椒，又消失一個月。

有時她在深夜喝醉酒回家，先是亂丟東西，接著開罵。發酒瘋這件事令人厭惡，我們過去的生活很平靜，從未預料有媽媽的日子如此喧囂。剛開始我會頂嘴，她詞窮，只顧伸手打人，打我也打爸爸。為平息爭端，父親總要我下跪道歉，我順從過幾次，直到抗拒繼續向一個酒鬼屈膝。之後，我視她為魂魄，目中無人。我愈冷漠，她愈熱烈，將電話椅子全部丟向我，測試冷漠的底限。她總是泣訴自己多麼委屈，抓著我的頭髮，哭喊若不是為了孩子她不會如此。我望著天花板，忍受頭皮的疼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她要，就全部拿回去吧！

高中聯考徹底失敗，只有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高中願意收留我。頌讚聖母這件事，彷彿重啟她的童年記憶，部落幾乎信仰天主教，幼時即受洗的她，聖名也是瑪利亞。她的皮膚白皙，身材嬌柔，出現在家長會，修女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妳是親生母親嗎？」這句話問得奇妙，卻對一半。她是忍受陣痛生產我的母親，也是在我襁褓時離家出走，直到青春期才出現的母親。當時她強作鎮定，面露疑惑，修女解釋很抱歉，因為媽媽看起來太年輕。

她只比我大十八歲。她懷孕的時候，自己都還是個少女。

那段時光，三個少女會貼著一輛機車到南港火車站轉搭平快車去逛基隆夜市，只為一碗鰻魚羹。夜晚在小花園裡起灶，就地烤些香腸肉片，聊解她的思鄉之情。她在電子公司找到焊接 IC 板的工作，朝九晚五，溽暑放學後，我偶爾會繞過去看她，順便吹會兒冷氣。她幫我們做便當，隔

天中午蒸過之後青菜變黝色，我覺得好親切，這是媽媽的味道。生活簡單到工作、上學、吃飯、睡覺，我們不曾有過家庭旅行，最奢華的享受是步行到街上館子用餐，熱炒幾道菜，沒有她做的好吃。一家四口，安穩過日子，平靜若永恆。

當我開始就業時，電子公司前進大陸，解聘所有女工。她才四十出頭，還是朵盛開的花，招蜂引蝶的花。

回部落蓋房子是個錯誤的決定。原以為好山好水，父親可安心終老，卻在遷戶定居之後發現，土地無法變更過戶，我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圓成華麗的違章建築。房屋蓋在山坡上，出入倚賴交通工具，七旬老翁猶如囚禁。她和年輕工頭傳出曖昧，又開始酗酒，甚至謠言嗑藥。父親右腳受傷化膿，直到我們返鄉探親嗅聞到腐臭味才發現，連夜帶他回台北就醫，糖尿病老字號，醫生說，再晚幾個小時可能截肢。

出院前夕，她翩翩來到四人病房，靠近父親，微笑說：「老頭子，我帶我們的兒子來看你。」我和妹妹正詫異，她敞開陳舊風衣，從懷中掏出一隻黑色博美狗，要小狗叫爸爸，鄰床的榮民伯伯和父親同樣高壽不踰矩，看狗像看戲，直到護士驅趕才結束。她轉身孤獨離去，這次，不是買辣椒或米酒，她帶著狗兒子消失近一年。

無論三口或四口，這個家像麻糬，可以捏，可以凹，靜靜安置不理會，總能夠恢復彈性，變回不圓滿的圓形。

她又出現在廚房，四菜一湯端上桌，青紅椒配色繽紛，還有紅燒牛肉湯。父親早已退休在家，想必是他開門讓她進來。用餐時她垂目不語，嘴角微微上揚，和牆壁張貼的聖母瑪利亞肖像有些相似。我們靜靜咀嚼食物彷彿含蓄禱告，媽媽回家了。她燒飯洗衣整理家務，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幫他洗澡，去醫院複診拿藥。日子，又回到撕月曆的恆常，那些沒人說出的記憶，一頁一頁，在歲月中撕去。

星期天我和妹妹固定回娘家，早晨她通常去教堂望彌撒，大部分時間會在中午以前回家做飯，偶爾還是會消失到傍晚。我們也不問，至少現在她回家時沒有酒味，這一點點週末的自由，留給她。

父親在睡眠中過世，太突然，禮儀師按照慣例請法師辦超渡會，不知所措的我們，跟著燒香念經。火化當天，族人說，父親是受洗的天主教徒，聖名保祿，在告別式禮佛之後，親戚們由大姨媽帶禱，獻唱〈奇異恩典〉。

她在那時候昏倒。

〈奇異恩典〉大合唱沒有中止，慌亂中她被扶至座椅，我瞥見她的塑膠拖鞋遺落在地上。

什麼時候開始，她的頭髮已全部花白，任憑身材臃腫？有時逛街看到雪紡紗洋裝還會想起她，她已胖得穿不下。外孫滿月餐會，她問我們在哪兒請客？跟她說明在某飯店「包廂」，她回應：「喔，現在你們吃飯都要『開房間』。」在日式料理店，她看著菜單上的「鮭」魚念「鯖」魚。從花蓮探親回來，她說舅舅現在投資買「冰箱」專門幫別人家的雞蛋孵小雞。

那曾經在六條通出沒，嫵娜嬌媚和男人說日語的玲玲，和老舊月曆上的胭脂女郎一樣，隨著

時代消失了。她甚至把玲玲時期學會的抽菸習慣完全戒除。

「醫生說我的肺有黑點。」她說：「我在耕莘醫院當志工這麼多年，看到好多老人的晚年，我不想生病拖累妳們，所以就不抽菸了。」

我向她要剩下的菸，她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這菸放太久，有點潮，妳還是少抽點！免得下一個男朋友又愛上年輕女人把妳拋棄。

我曾將婚姻失敗，中年失業，全部歸咎童年創傷，對她怨懟數十年，直到現在，同樣走過青春浪蕩，對愛情絕望，才有一點點懂得，她是我媽媽，卻更像我爸爸的女兒。十八歲就生孩子的女人，那個時候，也是不知所措吧。

「我有在為妳和妹妹禱告。」她說。

我想起念高中時，我們一起望彌撒，一起在花園烤肉，一起搭火車去基隆吃鱈魚羹。

「我是中華聖母堂唱詩班的，要不要來聽我唱聖歌？」

我沒有去聽她唱聖歌，自己到住家附近的教堂望彌撒。她知道了說要陪我去，還出主意建議我登記堂區教友，可以多認識些朋友；一會兒又改口，說我現在這種心情不好的狀態，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儀式莊嚴祥和，我靜靜坐在大教堂，聽神父講道，關於棄絕自我，愛與被愛。她在旁邊一直翻書給我看，指點我應該回應的章節，卻在答唱詠時將「聖父聖子」唱成「神父神子」。當神父念禱，請信友們舉臂手心向上，她突然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

我的眼淚剎那間掉落。

她終於牽起我的手，這條路，我從九歲走到四十九歲，還是走到了。

在司琴的伴奏樂聲中，她大聲高歌天主經：「求主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領聖體之前，她特別叮嚀：「妳三十年沒進教堂，沒告解不能領聖體。」等到大家排隊時，她又改變心意：「其實妳出生就受洗，現在有來望彌撒，應該可以領聖體，讓天主保佑。」

我的眼淚又掉下來。看著她，輕聲說：「媽媽，謝謝妳。」

她轉過頭去，我聽到吸鼻涕的聲音。

朱國珍：1967年生，清華大學中語系畢業，東華大學藝術碩士。作品《中央社區》、《離奇料理》、《三天》、《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拍台北」電影劇本獎首獎，2013《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



三、單元教學任務（搭配呼吸段寫作教學）

組別類型 A（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成員 1：請書寫一則自己生命中最動人的親情故事，文長至少 1500 字

成員 2：請製作 3 張 PPT 賞析朱國珍的文章

成員 3：請製作 3 張 PPT 分析成員 1 的文章

成員 4：上台報告，限 3 分鐘以上，6 分鐘以內

組別類型 B（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4 位成員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呼吸段寫作教學）

〈項脊軒志〉


1. 請將完全沒有分段的項脊軒志加以分段處理，有分段跟沒有分段，在閱讀上所造成的差異是？
2. 請問歸有光的文章中，妳覺得哪裡是所謂的「呼吸段」？它在長篇散文中的作用是？

五、其他影片：客途秋恨




學生成果示例

學生分組分析作家文本及分組創作文本舉隅

<p>摘要： 文章描述作者與她的母親之間的複雜情感關係，從童年的憧憬到青少年的反叛，再到成年後的理解和接納。</p> <p>創作手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使用回憶錄的形式，以個人經歷為軸心進行第一人稱的角度描寫，讀者得以深入了解故事背後的情感細節，並與作者一同體會她們的情感轉變 通過深入描寫角色的情感變化和內心掙扎，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故事中情感的真實和動人之處，增強了故事的感染力 	<p>文章安排 & 寫作手法</p> <p>文章安排：</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渴望母親的陪伴，希望她回到家庭 覺得自己的依戀是枉然 對母親產生反感 開始理解母親 母親的來與去 母親回到了家中 接受、理解與原諒 和母親的和解 <p>寫作手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文章中用帶幼紗裙襪作為意象並前後對比，藉此凸顯母親的年老老去，姿態不再如從前美好 以第一人稱視角敘述 按照時間順序書寫，呈現出自己對於母親的態度轉變 利用插敘描寫過去和母親度過的美好時光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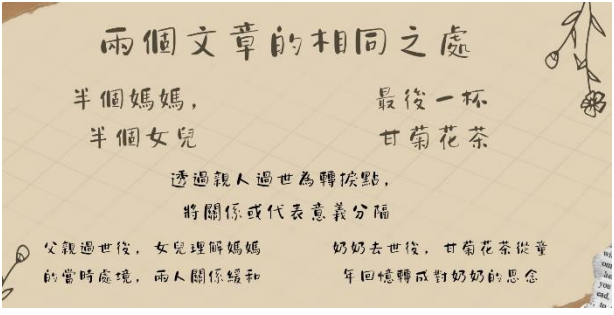
學生分析朱國珍的文本



「青絲」
隱含父親雖手臂不方便、婚姻出現裂縫，即便如此仍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和撫養子女的滄桑與辛酸。

「父親以不方便的雙手笨拙地將染膏抹在頭上的青絲」表示對過去一切不幸、不甘已經接受並且正視，準備穿著西裝打扮體面參與女兒人生的重要歷程——畢業典禮。

學生分析朱國珍的文本



兩個文章的相同之處

半個媽媽， 最後一杯
半個女兒 甘菊花茶

透過親人過世為轉捩點，
將關係或代表意義分隔

父親過世後，女兒理解媽媽的當時處境，兩人關係緩和
奶奶去世後，甘菊花茶從童年回憶轉成對奶奶的思念

學生分析同組組員創作的文本

學生進行朱國珍文本與自行創作文本之比較

※第 20 頁開始至第 38 頁，為本單元教學學生分組創作的文本※

1989 年，平靜蔚藍的太平洋被美國海軍投入了一套聲音監測系統，那是 52 赫茲第一次在宇宙留下痕跡的時刻。52 赫茲的歌聲與其他藍鯨的旋律相差無幾，卻比同伴鳴唱的頻率高了一些，使著藍海裡綿延數百英里的樂音，卻無人能給予回應。

「即使仔細地年復一年又無所不包的監聽，有這樣特色的聲音卻只有一個，而且每季都只有一個來源。」

或許就如科學家所言，它是個突兀且近似無解的個體；抑或是全地球的導演、製片人和演員都同意，腳踏實地的陸生動物毫無優美可言，只有悠遊在無盡汪洋的巨大藍色謎團，才是價值數十萬美元的長焦攝影鏡頭值得紀錄的對象。

受人追尋，卻毫不自知；他比誰都幸運，也比誰都悲傷。

我爸是個很傳奇的人，時常獨自在他想像的水波裡悠遊自娛，就算我望進他的眼睛，我也看不見他眼底的浪，停在哪裡。

他體內存在太多夭折的夢想，自他沒錢參加國小的畢業旅行開始。時間在他的牆上留下了道道裂隙……裡頭填滿著迷霧一般的童年；填滿著 CD 售賣和一年六十萬的設計學費；填滿著他年輕時破球鞋踩過的水坑，以及殘存虱目魚羹湯的餐車。

他時常自語起他的過去。

同時，他更清楚的是，不論再怎麼敘述，也無法帶我回到當年的場景。就只是孤單，就只是孤單而已。

儘管 52 赫茲不斷和父親的形象重疊，前者還是不同的。他在水中漫長的日子，吸滿了海洋和冰雪的深邃。相較之下，父親樂於受限在消波塊圍繞的水泥岸邊，什麼痕跡也沒留在他忙碌單調的日子裡。

父親會在晚自習結束後來學校載我回家。他年輕時為了養活自己，每天必須在遠東百貨的冷凍倉庫工作到凌晨，才能拖著沾滿冰霜的全身回家，太陽升起前，又必須把自己拋進第一班搖搖晃晃前往學校的公車。他比誰都清楚夜間通勤的痛苦，說什麼都不願意讓自己的女兒經歷一樣的無助。

一樣的，無助。

他說過他從未對妻子和我以外的人掏心掏肺，因為這世界沒人懂他，連他的妻子也不懂。他告訴我他說這些是因為我和他如出一轍，我們用著同一罐洗髮精，喜歡著同樣的音樂，留著同樣平靜的血。那時我知道若是我不贊同他，他大概一輩子再也不會向別人提起那些往事，於是我沈默與他並肩而坐，偶爾佐以點頭和應許之聲。

他兀自存在於他的海洋，留我在水泥砌成的岸上。我就是伸長手也夠不著他在哪裡，儘管他打出的漣漪比什麼都清晰。

從整座太平洋中尋找一隻鯨魚，是否搞錯了什麼呢？

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親眼看過 52 赫茲，沒人能夠確認確認牠是雌是雄，屬於什麼物種。牠的聲音最後一次被記錄到是在 2004 年，彷彿自此消隱在偌大的海洋中，等待世人對他的幻想日漸稀薄。若是我將內心最柔軟細膩的那塊擱置一邊，牠究竟是否真的像我們所想的那般孤單寂寞，抑或是獨自一人是他心甘情願的最佳狀態？

他首次在太平洋被捕捉到的鳴唱紀錄，距今已有三十年餘。儘管遇見的希望逐漸渺茫，人類仍然追尋著 52 赫茲的身影：或許是科學家渴望聞其聲而見其貌的獨一無二的藍鯨，或許只是海面之下人們內心孤獨的倒映。無論如何，若是想要探尋 52 赫茲的真實樣貌，下不了水的我們只能等待——並且仔細地聆聽。

無限可能性飄散在空中，我若伸手，抓住的會是最正確的答案嗎？我不知道，我連我企圖定義的問題都尚未明白。人類一生為了尋鯨而迷航；我踩著塑料拼接的小船，航行於父親的渺渺意識中，始終，在尋找。

若水短評：

象徵的手法成熟而成功，主因在於所採取的意象與父親的重疊性，標題亦下得精準而精警，寂寞便如強大的飛車迎面撞來。無奈，唯一的知己女兒，也有自己的藍海需要泅泳，於是，孤獨的父親，帶來的不是引航，反而是生命之海的重重迷霧。

人生，你我都有自己的寂寞需要處理，於是，我們便反而寂寞寂寞了起來。

關於童年時光，我總是記得父親揹著年幼的我，走遍整條通化夜市，只為給我買上一串糖葫蘆；記得父親送我上下學，牽著我的手與我笑鬧；記得每逢我病痛時他眼中的焦急；也記得他總是告訴我，以考第一名的我為榮。

不同於其他家庭，我們家是男主內、女主外，因此，從小便是父親將我拉拔長大。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始終掛著一副笑臉，從來不曾對我發過脾氣，他總是溫柔地面對一切。他教我欣賞每個人的好，也教我永遠要正向積極地處理問題，正如父親用溫暖灌溉我成長一般，我亦憧憬自己成為像他一樣的人，有光。

然而，一場意外奪去了我們平穩而安然的生活。在買菜途中，被工地墜落鋼筋砸斷右手臂的父親，難於自理日常生活，更別說是照顧我了。起初，他還強撐著，告訴母親和我，他會努力養傷，不會拖累我們，可是不久，母親便提出了離婚要求，那一刻，我看到了父親眼裡的星光盡碎。他不是唯一被遺忘的隕石，我，也被留在那間清冷的屋子，不再有光了，我在暗夜裡上演一齣齣瘳惡的魘夢。

白天，我逼著自己開朗，以免父親擔憂，而在我的眼前，父親亦逼迫自己演出豁達戲碼，假裝母親的離開從未影響過他。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做了噩夢，不敢獨自待在房裡，只好去推開父親的房門，希望能在他的陪伴下得到安撫，從門縫透出的微光，我看到他坐在床角，與孤寂和闐黑融成一個難以切割的雕塑，頹然的床角萎靡者雕像。

歲月無聲，天地無情，肉眼明顯可見父親日益消瘦，憂愁似霧似煙，纏繞周身。往日裡帶笑的清眸染上陰翳，青絲霎時白頭，那是雨後猖狂出土的筍，轉瞬蓋滿全頭，被偷走快樂之後，殘花委地徒留遍地狼藉。

我也連帶著消沉了下來，縱然第一名依舊，縱然科展拿了好成績，我都怯於和父親分享，我把情緒——好的、壞的——都藏了起來，藏在童年溫煦的被褥底下，深怕稍有不慎便引動父親的負面情緒。我感到生命如一場暗夜，卻等不來黎明，自卑的拼圖換去了過往歡樂的色塊，於是膽怯便成為我的主色調。

國中畢業典禮前夕，猶疑不決的我，始終生不出央求父親來參加的膽氣，父親把自己困在繭裡已經超過一千天了。某日，夜深，我鼓足勇氣走近父親的房門，隱隱有光透出，門應該沒有鎖吧？我一鼓作氣推開了門，正欲開口，卻見父親坐在板凳上，右手艱難地握著染髮膏，另一隻手烏漬斑斑，奮力地將染髮膏劑往自己的髮上抹，床上攤放著他與母親結婚時所買的西裝，十五年來，唯一的不離不棄。

剎那，我的喉嚨像被密密麻麻的針扎著，澀；我的眼睛似被瞬間強光照射，痠。頃刻，我的情緒在了解之後潰堤……父親看見我也是一愣，隨即走了過來，

伸手想擁抱我又立即因染劑而不知所措。我的眼睛迷離朦朧：「你要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對嗎？」

彷彿如昔，時光倒淌。

代表全校畢業生上台致詞時，台下的同學舉起手中的提燈，一片光明之海，我清楚地看見在前排的父親，還有，他臉上的歡欣喜悅表情。在啟唇的那一刻，我發現父親也微微地開口。

夜濃到最深處，天，就要亮了。

若水短評：

這是一篇很好讀的散文，主因在於文氣的流暢以及文字的練達。輕而易舉的對比，把日子從山巔墜入谷底，再從谷底看見光明的過程，輕鬆寫出。父女深情，乃自在躍然紙上。文中有關黑暗與光明的意象使用，簡單卻顯成功。

「外婆，我們回來了！」我像一頭跳躁的西施毛犬，幾乎是直接撲到外婆的懷裡。

「哎呀，小心一點，別讓外婆摔倒啊……」外婆笑吟吟地撫摸著我身上的粉紅新衣。

「外婆、外婆，這穿過一、兩次了啦。」不知何故，打小我就很在意與外婆相處的絲絲細節，深怕她對我有任何的負評，可是外婆總也沒有反駁過我，她用慈祥的眼神與和藹的笑容，觀賞與聆聽我世界裡的每個小角落。

我們家與外婆家只有五分鐘的腳程，所以寒暑假我與兩個妹妹都在外婆家與表弟們廝混。那時，我們總會在外婆家屋簷下的長廊，創發各種新型的遊戲，有時我們會假裝是綜藝節目的嘉賓，角逐快問快答的冠冕，有時我們又想像自己是精湛的舞團，舉手投足都是霸氣，而我也喜歡扮演主持人，沉浸在鎂光燈閃爍的錄影棚。

我們也曾用房間的床單圍成長裙，並用彩色筆在彼此的臉上、指甲上，彩繪出自認不凡的妝彩塗鴉。我們喜孜孜地衝去跟外公說：「很漂亮吧，幫我們拍照！」一瞥到我們的「亮麗」，外公著實嚇了一跳，要我們立刻「卸妝」，之後並在客廳集合。我們聽到外公嚴肅的命令之後，原本瘋狂的心情像被兜頭澆了一桶冷冰，瞬間從赤道掉入北海道，唯唯諾諾的我們快速洗清，然後戰戰兢兢地等待著外公的責罰。

然而，遲遲等來的，並不是責罰。因為不知何時外婆已經走到了外公身畔，他們帶著我們這群「超級名模」出征藥妝店，買了眼妝和指甲油，並輕聲地叮嚀我們不要再將彩色筆染料塗在身上，以免傷害稚嫩的皮膚，要玩耍就用外婆從藥妝店買回的彩妝。當晚，我們還是被媽媽狠狠地修理了一頓，但是外婆的慈祥，無疑又添了很多分。

我們在外婆家的淘氣時光，總是能將屋裡幾個人的冷清，喧嘩成像大型綜藝般的熱鬧，那種開心，讓每次假日，我們總是纏著父母，要他們帶我們上外婆家。

只是現在，「外婆家」三個字，會滲出愧悔與不安。

曾經的熱情與喧囂早已碎裂，取而代之的是落寞與寂寞交織而成的悲傷氣氛。那時發生的事，原來就是一句簡單的俗語，旦夕禍福。

高三，我每日都用堆積如山的考題來鞭策自己，面對學測模考帶來的壓力，喘不過氣的我，早已計畫好在生日當天好好宣洩，讓情緒放鬆一下。卻沒想到令人窒息的意外，打亂了我們家庭成員的生活步調，也重挫了我們每個人的心情。

「什麼？媽突然昏倒了！」

「醫生說她可能剩不到幾天了……」

「難道沒有辦法再繼續化療嗎？」

「她的身體已經無法負荷任何的搶救了……」

「舅舅決定要拔管了……」

「馬上跟學校請假，趕快來醫院！搭計程車。」

「現在是下午四點四十二分，病人已確定死亡。」

這些談論，彷彿慢速播放的錄音，不斷在我耳畔重複呢喃。我不理解，外婆前幾天還精神矍鑠地陪我們聊天，還滷了一鍋我最愛的筍絲，入味而可口。怎麼這些溫煦的時光，驟然間就句點了？我還有好多的酸甜苦辣要與外婆分享，好多的喜怒哀樂要回報給外婆知曉。

未完式，終成遺憾，永遠。

爸媽與舅舅、阿姨討論後，決定了喪禮辦在我生日的隔天，於是，我開始對生日的到來，手足無措。新生與永訣，歡樂與苦別，交錯。

在學校我若無其事地接受同學們的祝福，回到家後，灰敗的情緒卻緊接著撞來，複雜的情感不時湧動，卻不敢打擾父親與母親，我極為清楚母親的難過比誰都難受，此刻的她又坐在客廳默默地流淚。

把同學所送的禮物偷偷藏起，不知為何，我突然產生了抗拒參加告別式的情緒。這樣的喪禮，是全體家族集合的哀戚大典，每個人都哀哀低泣，大人小孩都悲悲長號，我突然覺得承受不了。

因難捨自難分。

或許時間會撫平一切，有人說，人最終的死亡，是這個世上最後一個記住他的人也不在的時候。我如此清楚地看見，外婆還活著，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在母親的、在我的、在妹妹與表弟們的記憶裡，也在外婆家的屋簷下，或在彩妝店的櫃檯前。

又是一個放假天，我踏上了外婆家屋簷下的台階，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蔡依林.....我就那樣脫口而出了。

若水短評：

死生亦大矣，如何處理親人過世的情緒，一直是個書寫的好主題，但對高中生來說，也的確很難寫好。情真是第一個得分點，只要把對親人的不捨道出，文字暢達自有渲染之效，本文情真達標。事件是第二個得分點，在細節的掌控上，本文還可以更細膩一些，如斯更可增添全文讀來的自然之感。

那是一個悶熱的午後。

樹上的小鳥因為中暑而不再吱吱喳喳，就連雲彩也被脫水乾燥。我獨自走在一條有些荒涼的大道上，汗，讓我心浮氣躁，正當我用求生的意志搜尋附近哪裡有賣涼的之時，抬頭一看，是一位老伯伯在路邊擺賣冰鎮的甘菊花茶。

老伯伯招呼我：「一杯甘菊花茶？」

在等待的過程中，老伯伯有一搭沒一搭的跟我聊天，心不在焉地虛應了幾句之後，我愣愣地望著那桶甘菊花茶發呆，思緒也隨著突然颳過的一陣熱風，飄回了我的童年時代。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我便是跟著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總是在外地忙於工作，在那個還不是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沒辦法時時跟母親視訊的我，常常會在父母短暫探望又接著離去後，突然焦慮地大哭，著實讓奶奶頭痛不已，因為她白天要在田裡勞動，晚上幾乎沒有太多的力氣照顧哭鬧的我，只見她疲於奔命地一下拿玩具，一下說故事，但願早早把我哄睡。

在深夜，奶奶會為自己泡一杯甘菊花茶。

年紀比較大之後，我曾經問奶奶為什麼喜歡喝那樣淡而無味的東西？奶奶淺淺一笑，「那是妳外曾祖母留給我的最後禮物。」不過奶奶除了這句，並沒有再多說什麼。一直到奶奶也離開這個世界之後，我才知道其中的含意。

小學，我還是住在奶奶家，可是她已無法從事太粗重的農作勞動，不過她還是會牽著我，去田裡採摘新鮮的甘菊花，在秋天湛藍的晴空底下，甘菊花恣意地綻放，有時我會趁著奶奶專心挑選時，躲入高聳的甘蔗林中，任憑奶奶怎麼喊怎麼哄，我都牢牢躲好暗暗竊笑。我會偷偷地透過甘蔗林縫往外瞧，所以奶奶採花時所穿的薄長衫，成了童年最鮮明的形象與顏色，那個疼愛我的人。

提著一籃花跨入三合院，奶奶會先去水龍頭那裡清洗花朵。我會牽著水管到處噴灑。清洗過的花朵在太陽下曬乾。我會把它們排成卡通的圖案。乾燥的花朵收入玻璃瓶。我會悄悄地也塞入一些校園其他植物壓扁的乾葉子。奶奶在哪裡，我就是她的長尾巴。

奶奶泡茶的時候，我習慣看著她煮水、溫壺，看著花朵在沸水中彷彿又活了一次，從枯乾皺褶到清麗蕩漾，它們在奶奶的一氣呵成操作中，再次散播清香。在夏日的燠熱天候中，我總是迷迷糊糊地打盹，而奶奶總是用清芬雅致的香味，讓我清醒過來。記得有一次夜已深，奶奶抱著我上床，她的身上都是甘菊花的芬芳，我感到一種無端的寧謐與幸福。

後來，每當天氣有變動時，奶奶都會泡甘菊花茶給我喝，溽熱時添加冰糖，寒冷時煮沸暖手，那香氣可以讓我身心都更為穩定舒暢。小學畢業，父母在大都市闖出了一些名堂，未與奶奶商議，他們就自行決定讓我搬到台北，更好的教育條件是他們無可反駁的說詞。奶奶焦慮失眠，我也輾轉不安，夜半茶香如舊，我們卻都失去了品茗的嫺雅，天亮時往往是整壺都傾倒在稻埕上。悲莫悲兮生別離，父親踩動油門的前一刻，奶奶拿著一杯甘菊花茶，隔著窗遞到我的手裡，「記得要來看奶奶啊！不要忘了不要忘了。」

從來繫日乏長繩。

奶奶在我高一的時候，走了。奶奶在採摘甘菊花的回程，在產業道路被酒駕的小貨卡硬生生地輾過，極長的煞車痕。根據大人間悄聲的碎語，奶奶肢體四散，風裡的甘菊花四散，後來村裡縫綴屍體的婦人說，奶奶的右手死時，仍握著一朵血色鮮麗的甘菊花，道士把那朵花別在竹竿梢頭，用來招回奶奶受到驚嚇四散的魂魄。

「小姐，你的甘菊花茶好囉。」老伯伯把我的思緒招了回來。

保有清香卻更多了膩人的甜味，現代人的不健康口味，我喝了兩口便無感的放下。奶奶去世後，我在她的紅木梳妝台，找到一張泛黃的小紙，用極為娟秀的小字書法，清楚地寫著甘菊花的種植方法，以及甘菊花茶的烘製過程。翻過紙後，有兩行雅致的小字：「吾女菊妹夜寐啼泣難安，郭郎中甘菊花茶良方乃止」，原來甘菊花茶，是母女之間愛的良方，更是牽繫四代女人的愛之詩篇。

若水短評：

題目較為平淡，但是甘菊花茶的意象，卻能成功的貫串全文，尤其是從外曾祖母到祖母到小孫女，四代女人的慈愛縮合，自讓文章有了一種甘菊花女兒的溫暖。文中呼吸段處理得極好，於自然行文中便達到承上啟下的作用，而情節的安排也很動人，雖說步調稍快，仍不失為可讀之佳構。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總是扳著一張撲克臉，不苟言笑已成為他在親戚間的代名詞。身材高大的他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巨人，或許更像是一堵生命的高牆。我不明白是否正是因為撲克臉跟高牆，幼年的我跟他似乎沒有任何溫煦的聯繫，只有疏離，更疏離。

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父親隱藏著對女兒無盡的愛，那是一泓潭底下的漩渦，表面寧謐，暗地卻很洶湧。

依稀記得是小學五年級，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可是教室中的我心情一點也不美麗，看著剛剛美勞課辛苦的陶土捏塑，現在成為趴在桌上的一坨爛泥，方才的喜悅完全化為烏有，撞壞作品的男同學，道歉卻漫不經心，氣憤、難過、受傷……各種負面的心情在我胸口攪和發酵著，當眼淚在眶中要墜不墜的時候，我揍了男同學一拳。

他愣了一下。

突然他拉住了我的頭髮，我們兩個開始廝打，教室瞬間陷入一片混亂，同學四處奔逃，有的人衝去報告老師，也有人企圖拉開我們。在天旋地轉當中，老師跑過來了，我和男孩都被大聲喝叱，怒火中燒的導師，決定要我們親自打電話通知家長過來。

懊悔的我，惴惴難安的打電話給媽媽，然而電話那頭總是無人接聽，原本緊張的心情更加煩亂害怕，在老師的威逼底下，我只好撥打父親的手機，無奈，通了。我瑟瑟發抖，語無倫次地述說剛才發生的事情，並拜託他前來處理。

父親意外來的迅速，那個巨人大步地踏向我前來，我屏息而萬慮不安。他翻看我的手腳，確定有沒有受傷，完全沒有發現自己捏疼了我，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看個仔細。「誰先動手呢？」父親問。「她。」所有同學都指向我。

父親鞠躬九十度，像男孩道歉。我看清了他彎身向前的臉，一副認真而不、苟、言、笑的嚴肅表情。但，我卻哭了。因為他矮了，與我，卻近了。

道歉完，父親和我一起走回家，因為長久以來的生疏，我們都默默地前行。突然，他開口了：「打人不是一個好方法，打傷人或被人打傷，都不是一個好方法，記得了嗎？實在不是一個好方法。」我笑了出來：「我知道，那不是，實在不是一個好方法。」

隨著成長，我升學我交友我愛戀我絆跌我孤獨我失戀。隨著我的喜怒哀樂貪嗔癡慧，我體悟了在他的沉默，他的不苟言笑之下，他的內心，其實很洶湧！是對女兒震耳欲聾等級的關愛。在他的心裡有一泓明潭，潭底下的漩渦，表面太過於寧謐，暗地裡，卻是洶湧澎湃如潮。

若水短評：

關於父親的形象處理得非常好，寫來立體而可感，彷彿讀者的眼前就有一個這樣的人在那。潭底漩渦的前後呼應，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技巧，卻讓全文的文學性大為提升，值得肯定。

父親一如往常開著黑色的轎車來接我回家，打開車門，陷入陳舊的座椅中，車內迴盪著單調的路況報導，關上車門隨即響起轟轟轟的引擎聲。手機螢幕的微光照亮父親目不轉睛的側臉，他緊盯著小小螢幕上跑動著的數字與文字，回頭瞥我一眼才匆匆駛離原地。一路上他幾乎都不會和我講話，我倚著車窗看著外頭一閃即過的景色，偶爾看向駕駛座那永遠看向前方的背影。外面的店家亮著與平常不同的紅光，五彩繽紛的燈飾在黑夜中閃爍，我並沒有多心於這些異常耀眼的街道，直到窗外的景色因紅燈而猛然靜止，而百貨公司前那閃閃發亮的聖誕樹映入眼眸。

啊，原來今天是聖誕節。

在幼年時期，對於節日的到來我總是充滿了期待，期待著能在萬聖節和爸爸媽媽一起盛裝打扮，在感恩節一起吃頓大餐，在聖誕節一同在聖誕樹下拆禮物，但往往事與願違。在學校裡，同學們都在談論著節日的計劃，像是要去哪裡旅行，或是要去哪間餐廳慶祝。而我，每當有節日，家裡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爸爸媽媽總是忙碌著工作，別說旅遊了，甚至連頓特別一些的晚餐都沒有。

每當我提出關於慶祝節日的想法時，爸爸媽媽總是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我。他們告訴我，節日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只是商人們的計謀與賺錢的手法，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和精力去慶祝。但對我來說，節日才不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它是一個與家人共度時光的好機會，代表著一段充滿歡樂與溫暖的時光。幼時的我並沒有嘗試諒解父母的難處，只是執拗的認為只有藉由節日歡慶，才能有一段美好的家庭時光。

我對於慶祝節日的執著，不僅使童年的我，無法感受節日本身的意義，更使我對父母感到失望和不滿。我無法理解父母親為什麼不能抽出一點時間陪陪我，為什麼不能在一年少有的幾個日子裡，讓我感受一下整個家一起慶祝節日的熱鬧？我覺得自己被忽略了，因此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渴望著父母親更多的關注和陪伴。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歲數漸長心智更成熟，就讀一女中的我意識到，過去我太忽略了那些父母親藏在日常裡的無私付出。雖然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和我一同慶祝節日，但總是會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我身旁，給予我無盡的支持、鼓勵，以及繼續前行的底氣。即使因為工作原因，他們無法與我一同享受節日氣氛，但他們總是會盡力滿足我們對節日的儀式感，往年那些放在房間門口的南瓜燈與塞進聖誕襪的小禮物便是最好的證明。長大後我才發現，真正的愛藏在日常生活裡，一點一滴，雖然看似微不足道，卻是父母親對我最深的愛。每天早上的一份手作三明治、晚上的一杯熱牛奶，都是刻劃在日常軌跡裡的關懷。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媽媽總是盡心盡力地照顧我，從來沒有讓我感受到一絲一毫的缺失，他們總是在我身後，給予我無盡的愛與支持。即使我們家的行事曆上從來沒有關於節日的註記，我們的家庭依然充滿了溫馨和幸福，這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生活。

現在，我學會放下對於慶祝節日執念，比起在那些過往的不愉快裡鑽牛角尖，我更願意花時間在平淡的日子裡感受幸福。家人之間的關愛和陪伴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在節日還是平日，這種愛會永遠生根在於我們的生活中。

打開車門，我從陳舊的座椅中彈起。「聖誕快樂，爸爸。」

「呵呵呵……，聖誕快樂啊。」父親晃了一下半禿的後腦勺，輕輕轉向了我。

若水短評：

文字平淡如水，卻顯得自然流暢；情節平易似白紙，卻獻上了最體貼溫馨的一顆心。好看的文章不一定是高密度的修辭花式溜冰，午後老人的慢速槌球，也是一種寧靜的享受。

第三次死亡

三勤 25 號 黃○○

一次又一次的對齊、摺疊、撐開，不斷反覆直到指尖染上擦不去的紅色。

這大概是我準備從國中升高中暑假唯一的記憶，機械式重複的動作只為湊齊 108 朵送行的蓮花和以袋計量的元寶。恐怕忙碌真的可以讓人麻木，家中客廳竟沒有一點悲傷留下的痕跡，只有三名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埋頭專注在塑形手上寫著極樂世界的方形紙張。

直至告別式來臨，我才又落下淚水，或許這正是面對生命的消逝我應有的情緒表現，遺憾、不捨、悲痛也掉夠了眼淚——但當亡者是跟我同住的親人時，卻顯得遠遠不足。甚至於說，連第一次為他哭泣，也不全然因為是死亡的緣故。

BPM 不到 100 的胸外按壓、錯打給 110 的救護車、慌亂叫喚著「爸」的女聲，若不是經歷過，很難相信這是會考第一天的夜晚。被叮囑不要開門後，我只能縮在房間裡，側耳傾聽著僅隔一道牆的死亡。我聽到死亡證明開立、跟隨的腳步聲還有哽咽，最後是窗外的紫嘯鷓提醒再三個小時就要天亮了，我才枕在有些潮濕的床褥上，迷迷糊糊地睡去。睜眼，才發現刺痛眼睛的不只是日光，燈，整夜都亮著。

如同之前自習時向我們保證的那樣，班導第二天也早早待在考場確認學生的狀況，我卻多麼希望她失約這一次。理所當然的，她將手搭在肩上，關切著與前一天相比更顯萎靡的我。許是「不要開門」的叮囑有著禁聲咒一般的效果，讓我將死亡當成一種不能輕易出口的禁忌，臉上便還是露出了苦笑讓老師不用擔心。這也不算是撒謊，我確實沒事，只是稍微潤飾了一下，把突發事故包裝成他人能輕鬆接受的故事。此刻關心、安慰以及節哀的字句只會讓我更難受，畢竟用最淺顯的判斷妄圖解釋我的心緒，還不如就讓我關起門扉，等到他人問候的時機已然過去。

我曾聽說，人一共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是身體停止運作，在生理意義上的死亡。第二次是送行的儀式，在社會中的亡故。第三次是這世上不再有記得你的人，達到存在上的徹底消亡。

遺產分配、辦理葬禮、摺紙元寶這些瑣事明顯佔據了我媽媽產生情緒的時間，還來不及悲傷就要奔赴下一個地方行政機關或儀式典禮。所以我也只是默不作聲地疊著蓮花，以九的倍數為一組，陪她一起見證她爸爸的第二次死亡。

將近一千攝氏度的高溫下，連破碎的哭號都扭曲了起來，親屬在司儀的指示下對逝者叫喊著：「快跑！火來了，快跑！」彷彿這是亡者生還的最後機會。此刻話語中流露出的希冀讓人一目瞭然，告別式其實是辦給被留下的生者，要大家斷了念想，並不是社會向亡者告慰的儀式。

數次我問起自己，為什麼不能像他人表現的一樣悲傷？扮演好一個為逝去的親人痛心的外孫女？又數次我反問，為什麼我一定要為他哀悼？虛偽地告訴眾人沒有他，我的生活將會陷入無邊的黑暗？事實上，世界並沒有因為少了某個人就停止運轉，天上繁星多如恆河沙數，光點又何曾因誰的消逝而殞落。

讓我實在悲痛的是背負著故事被留下的媽媽，對外公的了解我幾乎都是從媽媽口中得知的。那

是她的父親，她曾牽著他的手長大，也是外公無法面對自己日漸衰敗的身軀時，主要的照顧者。我聽過許多次媽媽崩潰的對外公大聲說教，也聽過好幾次外公只剩嘆息的回應。可能正是因為在最後留存的記憶中，他是這樣的存在，模樣扁平到我無法為其哀悼。

陪著媽媽整理遺物時，我慢慢補齊他存在的樣貌。不僅僅是作為我的外公、撤退至臺灣的軍人、山東望族出身這樣單一面貌的稱呼，更是作為一個人，在我們生者上留下屬於他的一部份，那是存在過的證明。至此，「他將永存於我們心中。」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喪禮禱詞，而是家人對真實過往的紀錄，也是第三次死亡來臨前的依憑。

總共需要多少證據來證明一個人存在過？答案我尚且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第三次死亡必然遙遙無期。

若水短評：

喪禮理應是感性的淚水展示場，文中卻寫出了理性的哲學修煉地。由於孫女與母親對外公的情感力度不同，所以在親人的過世中，反而激盪出對比的思維，這也讓孫女有了更多觀察與思索的機會。結尾處理得極好，文件、照片讓外公重活了一次，反而讓孫女深入梳理了親情，埋根了讓遺忘謝幕的好劇。

(一) 我說：

我出一趟遠門，回來時抱了一隻貓，淡灰中帶點黃色，像漆樹樹皮的紋樣，典型鯖魚虎斑的皮毛。母親一開始拒絕收留它，宣稱要是我敢養，第二天就把牠吊死在樹上。那貓好像通人性，聽了這話，反而主動黏過去，翻出肚皮使勁地撒嬌示好，一陣軟磨硬泡下來，家裡從此多了寵物用的餐具和床。

我讓牠住在我房裡，尋思著給牠起個名字。母親說，反正它是鯖魚虎斑貓嘛，總不能叫虎斑，就叫鯖魚好了。我心裡正想發笑，卻發現牠從門口探頭出來，好整以暇的喵了一聲，又晃著尾巴走了。母親見狀一口咬定：「牠喜歡這個名字。」我雖搞不清楚牠的本意，但從那時開始，我便相信牠多少能聽懂人話了。

起初像其他普通的貓，鯖魚並不親近我。相對的，牠也鮮少惹事闖禍，儘可能壓低存在感，小心翼翼地守著人類地盤裡的潛規則。在發覺我不構成威脅後，牠便推倒桌上的東西、或撕碎幾張報紙，偶爾犯些小錯，試探同居者的忍耐底線。我看穿牠的自作聰明，但從不生氣，只當是自己撿回來的貓，便要負責到底，跟在後面任勞任怨的收拾——現在想來，那時我明明脾氣暴躁，靠精神科的藥才能勉強控制情緒，卻從沒有對牠發過火。

相處久了，鯖魚終於放下警惕，吃我手裡的點心，伏在膝頭任我搓揉，膽子更是大起來，變著花樣給我添麻煩。母親工作忙碌，常常到深夜還不見人影，看家和照顧鯖魚的任務便落在我頭上。平日裡我放學到家，先給牠添貓糧換水，牠也實在聰明，早早知道我要回來，還沒上樓，在底下就聽見牠叫喚；做完家務後我伏在案前寫文章，一聽見動筆的沙沙聲，牠總要跳上桌來，把稿紙踩得四處飛揚，就著未乾的墨水舔一舔，留下有味道的貓字；等我熄了燈，牠也蹣跚溜進被窩，與我同睡同起，隔天在鬧鐘響前把我咬醒。

假日裡我會抱著牠看書，拿幾個軟墊，往床頭一靠就是一個下午。牠的兩隻前爪穩穩搭在紙上，壓出一點摺痕，偶爾用額頭去蹭封面的四個角，喉嚨裡咕嚕作響。我勾起指節刮牠的鼻子，說鯖魚你讀得懂啊？裝模作樣的可真像哪。這麼說著，最後往往卻是我先睡著，醒來時枕在貓肚子的軟床上，天色無光，牠慢悠悠打個哈欠，替我舔掉毛髮裡最後的一片夕陽。

就這樣日子含混的過，我忙前忙後，鯖魚跟進跟出。貓圍著人類的腳踝繞，不厭其煩的喵喵叫，那些被牠蹭過的地方，也跟著暖暖的癢。

很久以後我才察覺到，控制情緒的藥劑量越來越輕，回診的次數越來越少。母親說我變了，變得不怎麼發怒，有事就輕言細語的講。我把鯖魚攬在肩上，說這可是牠的功勞，誰叫牠每天氣我那麼多次呢。不過畢竟是家人，煩歸煩，我心甘情願幫牠收爛攤子。

母親愣了愣，問，家人？我說對啊，雖然鯖魚是隻貓，但我從沒把牠當寵物養。在同個屋簷底下住的，在玄關等著迎接你的，在書桌旁窗台上被窩裡互相取暖的一獨一無二的，理所應當是家人。

(二) 鯖魚說：

這條河有許多魚/

魚說：「 ____。」/

啵啵啵，只是氣泡/

沒有人聽見/

魚哭了/

透明的淚融進透明的河/

沒有人看見。

我一頭栽進水底。

白噪音化成無法解讀的符號，重力和浮力互相抗衡，欲罷不能。我清醒著不斷下墜，腦袋裡彷彿進了水，想著一條魚溺水而亡，河流大概不會為牠悲傷；浴缸裡淹死一個人，旁觀者喋喋不休，笑著說荒唐。

然後我眨眨眼睛，反光的水面出現漣漪，某個東西撞進我懷裡。於此同時，耳邊響起熟悉的，咕嚕咕嚕的低鳴。

我不知道鯖魚是怎麼進來的，或許是浴室的門滑開了一條縫，而牠四處找不到我。但我很清楚，牠明明是極端怕水的，腳爪沾濕了就得細細舔乾淨，給牠洗澡前總要上演你追我跑。

鯖魚是魚，也是會溺死的魚。但牠懷著對水深沉的恐懼，朝我游過來，想說些什麼，最後只擠出一絲空氣，從喉間發出氣泡般的聲音。為什麼你不逃呀，我對牠做出口型，逃吧，逃吧，魚兒應該回到自己的河裡去。

牠沒有回答，抵著阻力以鼻吻我的臉，柔軟的毛擦過我的眼角。我們貼得如此近，近到能觸摸彼此的脈搏，近到我突然想通了——我就是鯖魚的那條河。

這條河有許多魚/

但這條魚，只有一條河。

母親說，別總想著死啊自殺啊，那些亂七八糟的。你要真死了，鯖魚會傷心的。

我還能有很多隻貓，但鯖魚，牠只有一個我，僅僅的一個我。

於是潮水在剎那間退去。我像劫後餘生的瀕死者，狼狽的掙扎出浴缸，跌向地面的時候下意識護住鯖魚的頭。牠縮在我懷裡，後知後覺的發著抖，毛濕得一塌糊塗，眼窩處掛著水珠。我知道貓不會流淚，但我仍願意自作多情的想，牠是為我哭了，透明的淚染濕了透明的河。

● 我不記得那次荒謬的自殺是怎麼收場的，但在我寫這篇文章的當下，鯖魚正窩在我腿上親暱的咕嚕叫，爪子不安分的撥弄著稿紙。我捏牠的耳朵，說你馬上就要出名了呀，所有人都會知道，曾經你把貓的九條命分給了我一條。牠抬起眼皮看我，又像聽不懂人話一樣，頭貼在我心臟的位置，自顧自睡著了。

若水短評：

這是一篇文學性很突出的作品，明明是一隻貓，作者卻幫牠取名叫鯖魚，明明是鯖魚，卻會溺水在淺溼澡缸，明明是有智慧的人類，卻屢屢織繭自困於小天小地小問題。幸而想用自殺解脫一切的女孩，在人貓互易主體的過程中，得到了救贖。

文中無論是對模擬考國寫題目的莞爾遊戲，還是最後「跳出來」的獨立後記，寫來都自然而不矯揉，反而造成自殺者終於跳出困境的特別效果，值得肯定。

她背著深紫色的包，戴上暗紅色的帽子，手中拎著凌亂的遮陽傘，推開牙醫診所光潔的玻璃門，我保持著幾公尺的距離，跟隨她走入。不知何時開始，我們不再並排走在街上，不再牽著手，她在前而我尾隨在後。大概是青春期的自以為是，我總不能認可她奇異的穿著打扮，完全跟不上潮流。因此，我從潛意識就反駁她說的一切。

我曾覺得她像品質不佳的爆米花，有時甜美如漿，有時卻硬得難以下嚥。她鮮少參加所謂的親子活動，甚至不知道我的高中校園是寬廣還是擁擠；有時會給遠遠不夠用的零用錢，對大小事吝嗇得難以認同；幾乎不曾在假日帶我們出遊，十六歲就放任我獨自一人，在火車上晃四百公里到墾丁三天兩夜。

有人目寬鬆的管教為一種恩賜，但我曾偶爾懷疑或許這是件悲傷無奈的事。

上高中之後，我不斷提起牙齒矯正的事。

「矯正很貴的。要不上大學再去？」

十幾萬，不小的數目，我並不是不明白，卻仍像個無理取鬧的孩子，青春期嘛，誰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終究是不忍見我難過，便帶我去街上一家家牙科診所諮詢。

有時厭惡自己的任性，但在她面前，我似乎一直都是如此。

幾年前我哭著搬出積累厚灰塵的行李箱，胡亂塞進幾件衣服，要她帶我去旅行。

「下次吧，下次一定。」她別過頭，一次又一次，從不耐煩轉為淡淡的無奈和歉疚。

「下次！每次都下次，都是騙人的！」我哭吼著，那時還太愚蠢，像個找不到 bug、陷入無限迴圈的錯誤程式碼，每到長假就重覆一回。

可是她對我很少很少失去耐心。「這樣要拔幾顆牙？會不會很痛？那另外一種矯正器會不會比較舒服一點？」她不嫌煩的向牙醫師提問，彷彿要做矯正的人是她不是我，彷彿她才是害怕拔牙、在治療椅上任人宰割的對象。

「用傳統的就好了啦！」

「沒關係，隱形牙套也可以的，說是比較不會痛。以後要賺大錢孝順媽媽呵！」她微微笑著，伸長手臂輕撫我烏黑的長髮，眼角游出金魚的長尾，帶著深深的車轍。

熙來攘往的東區街頭有容光煥發的華貴婦人，嘈雜傳統市場一隅充斥嗓音宏亮的大嬸，她卻不屬於任何一群。我們有著同樣瘦小的身材，即便記憶中的她可以輕易將我抱起；有著同樣冰冷的四肢，即便她在每個冬日為我暖和凍僵的手；有著同樣無力的手勁，即便我從拿著罐頭給她，轉為替她打開緊旋的玻璃瓶。

但我們始終同樣不善表達，從來不曾說過愛和感謝。

時間修正大部分的磁極偏差，我知道她是個堅強的女人，父母離異，婚姻失敗，她像夾心餅乾爆漿再風乾後的餡，糊成一整團，只因那些處理不完的糟心事，整天為求溫飽的奔波，還有因兩個

小孩而忙的團團轉。但她可以輕易在模糊的百人合照找到我的身影，像永不失靈的藍牙；也會在便當盒擠壓過多的菜餚，彷彿我還是發育期的孩子。

我還是讀不懂她的時尚，卻終於讀懂那擴散的白髮，像是過多汗水淋漓乾涸後的白鹽冰晶，她是如此操煩與蒼老，像文革片裡下鄉的掉色駝背老婦。

躺在治療椅上，閃入眼簾的只有亮晃晃的照明燈，張著口任由冰冷的器械擺布。我時不時感到疼痛，但話語如被打上馬賽克，剩下喉間擠壓出模糊不清的嗯哼啊，就像那句從未說出口的，我愛妳。

若水短評：

青春白髮，咫尺天涯！然而再大的東非地塹，都隔不開母女之間連心的孺慕，也許並排行走有太多的尷尬，然而隱隱流動的母女之情，總有一天會讓女兒勇敢開口的，從齒間自自然然地，吐露。

第 3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 2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 S-U-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與公共事務。
	學習內容	Cc-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涵。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人權教育 / 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人 U6 探討歧視少數民族、排除異類、污名化等現象，理解其經常和政治經濟不平等、種族主義等互為因果，並提出相關的公民行動方案。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			
教材來源	斷背山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自小學起，便進行情感教育的教學 學習狀態：部分學生仍須參加不考國文的分科測驗，較易離開學習活動 預期的學習難點：少女情懷總是詩，學生比較難深入體會愛情的多元多面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經由斷背山的影片，進而省思很多表面所見之現況，實際上很可能有深而幽微的潛伏處。 2. 學生經由季季文本的閱讀，理解了不寫之寫的高妙，以及其所增加的文學性。 3. 學生經由季季文本與晚遊六橋待月記的閱讀，能掌握「不寫之寫」的技巧。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p>一、導入活動</p> <p>(一) 斷背山影片觀賞</p> <p>(二) 學生分組說出影片藝術技巧</p> <p>(1) 哪些愛情片段曾經觸及妳的心絃？</p> <p>(2) 李安在這些片段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敘事技巧」？是鮮明的還是隱而不顯的？達成的效果是？</p> <p>二、開展活動</p> <p>(一) 教師請同學說出晚遊六橋待月記的寫作手法(也可兩組互相對讀魏文帝毒殺任城王)</p> <p>(二) 教師請學生閱讀季季文本，請學生分組分析文本中標號4與5之間內容的落差，為什麼季季要這樣處理文本呢？</p> <p>(三) 結合一與二之開展活動，教師小結「不寫之寫」在長文寫作中的作用及重要性</p> <p>(四) 學生分組進行愛情廣告文案創作</p> <p>三、綜合活動</p> <p>(一) 分組上台報告</p> <p>(二) 教師進行總結活動：說明這樣的教學，就是寫作策略中的「不寫之寫」應用</p>	<p>100ms</p> <p>10ms</p> <p>30ms</p> <p>20ms</p> <p>10ms</p> <p>40ms</p> <p>25ms</p> <p>5ms</p>	<p>傑克與艾尼斯心靈的深處思維，何以必須如此幽微的展現？</p> <p>教師可讓學生先聽莊祖宜的他們一曲，讓學生知曉女同、男同、異性戀，都是一種生命領悟。</p> <p>晚遊六橋待月記中，因不實寫月景，反而能達到更高的藝術技巧，要請同學先思索原因。</p> <p>本單元較困難，可以請同學另外查找名家的不寫之寫文本，以確定學生是否已經理解此一技法概念</p>
課後延伸閱讀		
消失的情人節、理性與感性、半生緣(愛情就是一場生命的賭盤)		

第三單元 人生的第一門必選修 愛情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歌曲：她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inNqkYAnA>

出處：莊祖宜 ft. Two Fish 她們

二、影片：斷背山



三、文本：驚鷺潭已經沒有了 / 季季

1.

早春的清晨還有一層淡灰的薄霧。父親陪我走出家門。

三分鐘到派出所對面，在堂姊夫開的小店前等車。

從永定坐台西客運到西螺，十分鐘。

轉公路局汽車到斗南，二十五分鐘。

在斗南火車站坐縱貫鐵路慢車到台北，七個小時。

父親給我一隻鄉民代表會送的咖啡色提袋，裡面放了一支鋼筆，一篇剛寫好的小說〈一把青花花的豆子〉，一本筆記本，一疊稿紙，幾本書，以及裝在信封裡的二千元。火車內人不多，我把裝了幾件換洗衣物的紙箱放在座位旁，左手擱在紙箱上，右手緊抱著提袋，很快就睡著了；昨晚我興奮得幾乎沒睡呢。

下午四點到達台北火車站，坐三輪車到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馬各和門偉誠在那裡等我。

「報名都快截止了呀，」馬各焦急的說。

我趕緊去報名，選了三堂課：修辭學，英文文法，理則學。

辦好手續，法學院的紅磚樓房已沉浸在淡金的暮色裡。

「妳今晚住在哪裡？」門偉誠關心的說。

「還不知道呢，」我說。

「那就住我家吧，」她說。

那天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我與馬各、門偉誠第一次見面。

門偉誠和我同年，一九六三年育達商職畢業，沒再上大學，以第一篇小說〈湖上〉獲得《文星》雜誌小說徵文第一名。我讀虎尾女中高二時獲《亞洲文學》小說徵文第一名；高三畢業，為了參加文藝營而放棄大學聯考，但在文藝營結業時獲得小說創作第一名。馬各則比我們年長十多歲，那時在聯合報做編輯；已在高雄的大業書店出過一本散文集《遲春花》；在台南的新創作出版社出過短篇小說集《媽媽的鞋子》和散文集《提燈的人》。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林海音因「船長事件」被迫離開聯副，馬各曾代編兩個多月；門偉誠和林懷民都是當時的作者。懷民那時讀台中衛道中學，父親林金生是雲林縣長，放假日他回斗六，偶而約我去縣長公館聊天聽古典音樂；馬各、門偉誠、隱地，都是他的筆友；通過他的介紹也成為我的筆友。

選擇三月八日婦女節到台北，後來被一些人解讀為女性意識的出發。作為女性，怎麼會沒有女性意識呢？然而最確實的原因很單純：那天是台大夜間部補習班報名的最後一天。

2.

門偉誠家住通化街一四〇巷的通化新村。她父親是陸軍中校，在國防部上班，分配的眷舍只有一個大通間，放了四張床，一家六口同住，另在外面搭個棚子炒菜做飯。她那時在大直海軍總部做接線生，下了班忙著談戀愛看電影，總是很晚才回家，沒再寫小說。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把〈一把青花花的豆子〉寄給《皇冠》；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皇冠》第一次發表小說，這是第二次投稿。通化街有二十路公車，我每天搭去衡陽路，然後穿梭在重慶南路的書店之間，站著享受免費閱讀。台大夜補班的課一周三天，站著看書站累了，我就走到省立博務館，坐在那棟古樸典雅的維多利亞式大樓的台階上，看人，看風景，胡思亂想要寫的小說，時間差不多了就穿過新公園，漫步到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上課。

過了一個多禮拜，馬各說已託他的房東太太幫我找好了房子，三坪大的房間一月二百元。我去通化街口買了一張竹床，請老闆讓我和這張床一起坐他的馬達三輪車，搖搖晃晃到了永和鎮竹林路十七巷十三號；房東一家四口住樓上，我住樓下前面的單間，後面是浴廁、廚房和餐廳。馬各和他的同事韓漪住在對面巷，鄰著打造了竹聯幫威名的勵行中學與溪洲市場，房東張先生一家是上海人。我去市場買了一些日用品，馬各和韓漪來看了之後說，「沒有椅子，坐在哪裡寫？」回去合力搬了一隻有扶手的籐沙發椅給我。

坐著那隻籐椅，伏在竹床書寫，我的職業寫作生涯就那樣開始了。三月三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在中央副刊發表了三篇小說；五月一日出刊的《皇冠》登出了〈一把青花花的豆子〉；五月十六日又在中央副刊和中華副刊各發表一篇小說；六月十九日，《皇冠》的平鑫濤先生與我簽了五年的基本作家合約；見證人是瓊瑤。那份合約書，是平先生親自以鋼筆寫在五百字一張的《皇冠》稿紙上，薄薄的兩張，八項條文，力透紙背，大約七百五十字。

七月號的《皇冠》，正式公布了基本作家辦法：「說得具體一點，這辦法有些類似歐美的經理人制度，站在作家的立場上，為他們作一切最好的安排。使他們把一切困擾，交給我們，使他們可以把整個心力，溶匯入作品；我們也將邀請基本作家們定期小聚，或野餐，或郊遊，或茶會，

或彼此交換心得……如果有生活上或臨時的需要，我們願意預支稿費及版稅。」平先生讓我每月預支六百元稿費，付了房租還有四百元吃飯生活。

《皇冠》公布的第一批基本作家，共有十四位：司馬中原、尼洛、朱西寧、季季、段彩華、茅及銓、桑品載、高陽、張菱舛、華嚴、馮馮、魏子雲、聶華苓、瓊瑤。他們不是已享盛名就是文壇前輩，只有我未滿二十歲，只發表了幾篇小說；而且是唯一的台灣人。這種機緣和幸運，是我離開永定來台北時，未曾夢想到的。

3.

永定村的李家是大家族，族人密如蛛網。像我這樣讀完全縣最好的省立女中，不考大學也不出去做事，常有熱心親戚來家裡說媒，不然就是一出門碰到三姑六婆，一個個雞婆的問道：「啊妳每日在家寫什麼啊？」眼睛直愣愣上下打量，彷彿我在家做著什麼不該做的事。

在家寫什麼，哪裡說得清楚呢？小說寫的，不就是人世的牽牽絆絆，說也說不清的一些事嗎？如果說得清楚，也就不必字字書寫了啊。

一九六四年二月下旬，我在報上看到台大夜間部補習班的招生廣告，遲疑到三月初，把那張廣告以及發表過和未發表的小說拿給父親看，對他說想再去台北讀些書，自由寫作維生。父親十四歲就去東京讀書，比我更早就走得更遠。他理解了我，立即答應了。父親是六兄弟的老么，在東京有兄長族親照顧；我是父親七個子女的老大，決定到台北的那天，還不知道晚上住哪裡呢。但他放心的讓我走出永定的蜘蛛網絡，去到陌生的台北都會，做一個自由的人，一個自由的寫作者。

在台大夜補班修的三門課，最吸引我的是自由主義大師殷海光教的理則學。殷先生那時是台大哲學系教授，四十五歲，滿頭灰髮，穿著白襯衫米黃長褲，教室講桌上頭懸著一支細長的日光燈，照得他的身形愈顯瘦小。他說話急促略帶金屬聲，講課時不苟言笑，神情有點疲憊，下了課收起書本就走，大概覺得我們只是慕名而來，並非真的想鑽研學術精髓。殷先生娓娓而談的那些演繹，歸納，論證，邏輯，雖然條理明晰，我卻總不能專心聽進去，漸漸感覺枯燥，一個多月後因為去文星上班，就沒再去上課了。可見要做殷先生的學生，也得要有些慧根啊！

不久殷先生開始受政治迫害，一年多以後離開台大；一九六九年因胃癌辭世。然而我始終懷念著日光燈下娓娓而談的殷先生的臉孔。他教的那些理論雖然枯燥，卻讓我學會用邏輯的眼光看待人世；演繹，歸納，論證，不至因迷惑而軟弱。

那是我最大的收穫。

4.

「難道整天寫作妳都不覺得枯燥嗎？」

是的。那時的我的生活，除了寫作，再沒有更讓我覺得入迷、刺激、有趣的事了。而且皇冠有時安排聚餐或郊遊，可以和那些前輩作家吃飯聊天，聽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文壇掌故，那種樂趣也是從寫作衍生而來的。有一晚我們在新台北飯店聚餐後，散步去附近的聶華苓家聊天，那時她和媽媽及兩個女兒住在松江路的《自由中國》宿舍。閒談之間，才知道曾與她在《自由中國》共事的殷先生，結婚前就和她們同住在那棟日式房子裡。如果不是因為寫作，怎能發現這種因緣巧合呢？

整天伏在竹床上寫作，確是單調孤獨的，但組合那些文字，人物，表情，慾望，從無到有或從有到無，常常只是一念之間；或甚至只是一瞬之間。寫作的過程，奇妙得像玩魔術，神秘，緊張，刺激，怎會枯燥呢？

我租的房間，面對一道老舊的暗紅磚牆，牆縫裡密生著毛絨絨的青苔，牆頭攀出手臂粗壯的茄苳枝椏，偶有麻雀家族在枝頭吱吱喳喳道東說西，此外沒有任何人來問我每日在家寫些什麼。那種自由的感覺，是一種神奇的力量，有時早上起床開始寫一篇小說，中午去永和豆漿旁邊吃麵，就把寫好的小說投入路口的郵筒；過了一個禮拜，小說就在副刊登出來了。

那時十七巷巷尾住著曾在南京辦《救國日報》的龔德柏先生，有時我拿著信封出門，看到他也拿著一個信封，仙風道骨飄然而過，大概也是寫好了稿子要去投寄吧？他那時已七十多歲了，一把灰白美髯配銀髮，穿一襲深藍長袍，一雙黑布包鞋，低著頭，心事重重的往前走。他慢慢的走，我慢慢的走在他的後面。他不知道身後的我。我是在重慶南路書店免費閱讀時，從作者簡介的照片認出了他。等他把信封投入郵筒轉身走了，我才去投入我的信封。一個可敬的、筆耕數十年的長者，沉默，而且陌生。然而走在他的後面，每一次我都有一種追隨者的孺慕與感動。

5.

我們嘻嘻哈哈去坐往宜蘭的公路局，到小格頭那一站下車。越過山坡穿過樹叢跨過斷崖，二十八個人沿路唱歌說笑聊天。忽高忽低跋涉了兩個小時，汗水淋漓的抵達了北勢溪上游的鷺鷥潭。林懷民、丘延亮、桑品載、蒙紹、楊蔚、王葆生等會游泳的，都光著上身穿著內褲跳入了溪裡，一時水聲喧嘩水花四濺。不會游泳的朱西寧、劉慕沙、司馬中原、魏子雲、段彩華、蔡文甫、瓊瑤、王令嫻、朱橋等人，坐在河灘上繼續唱歌聊天。清澄的溪水在五月的陽光裡綠得發亮，雪白的鷺鷥在松林間悠閒飛舞。鷺鷥潭，一個白得最白綠得最綠的幽谷，在那裡，二十一歲的我，要結婚了。

《皇冠》主編陳麗華和發行部的楊兆青，在河灘上鋪了兩條塑膠布，撿了幾個石頭壓住，然後從籃子裡拿出餐點、草莓酒、杯子、結婚證書等等。為我安排婚禮的平先生，在一旁細心的檢視，把桑品載舉了一路的兩支包了紅紙的竹筒分插兩旁，慎重的點起了紅燭，然後以主人的身分開始分配任務：男方主婚人魏子雲、女方主婚人瓊瑤；證婚人朱西寧；介紹人段彩華、張時；男女賓相王葆生、張菱齡；司儀桂漢章。

「喂，要開始囉，」平時溫文優雅的平先生，對著溪裡幾條好漢扯開嗓門大喊：「你們趕快上來啊！」

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下午一時，好漢們的上身映著水光，內褲還滴溜著水珠，我穿著一件金黃底色斜插幾枝鮮紅玫瑰的無袖洋裝，捧一把沿路採來的金黃馬纓丹，赤足站在瓊瑤與張菱齡之間。新郎楊蔚站在魏子雲與王葆生之間。朱西寧站在我們六人的中間。於是司儀開始唱名，證婚人致辭，介紹人說些無關事實的介紹辭，主婚人致謝辭。然後司儀大聲說道：「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於是我與《聯合報》記者楊蔚，轉過身子，舉起杯子，喝了我們的交杯酒。

午後我們又跋涉兩小時，到小格頭坐公路局回台北。傍晚回到永和中興街，買了半個西瓜。吃完了西瓜，我們就累得睡著了。

那天是在綠島坐過十年政治牢的新郎的三十八歲生日。沒有生日蛋糕也沒有結婚喜宴。他的老家在山東，與家人音訊斷絕。我的老家在雲林，爸爸來信說，結完婚帶回來見見親戚，一起吃頓飯吧。爸爸與我們一樣，都不喜歡喧嘩的婚宴。

6.

一九七一年，鷺鷥潭繼續白得最白，綠得最綠。

秋天來時，帶著兩個孩子，我回到了永定，結束了婚姻。

一九八七年，翡翠水庫完工，北勢溪上游沉入庫底。

鷺鷥潭已經沒有了！

季季：

李瑞月（1944年—），筆名季季，生於臺灣雲林縣，女作家。她從1960年代開始創作，有小說集《屬於十七歲的》、《誰是最後的玫瑰》等，自傳性質的《行走的樹》。她較成熟而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說，如《拾玉鐲》、《夜歌》等是1970年代才出現的，此時她採取了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小說中表現了敏銳的解剖問題的能力。季季是台灣女作家中創作力相當旺盛的一位。

1964年10月成為《皇冠雜誌》的「基本作家」。曾任《聯合報》特約撰述、編輯，1977年後轉至《中國時報》任〈人間副刊〉撰述委員、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周刊》、時報文化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總監。2007年12月退休。

1965年與當時《聯合報》記者楊蔚結婚，因楊蔚牽涉民主台灣聯盟案，季季在林海音勸說下，於1971年離婚。

船長事件：1963年4月23日，《聯副》出現了一首詩〈故事〉，作者名為風遲（本名王鳳池），這首詩敘述一位船長因無知迷航後漂流孤島，而後被島上美女吸引而忘記自己的故鄉。詩中船長的角色被當局認為有「影射總統愚昧無知」之嫌，緊接著林海音為免拖累報社，便立即向報社辭去職務，作者風遲也因叛亂嫌疑被收押，此即為所謂「船長事件」。

楊蔚：（1927年或1928年—2004年），台灣作家，籍貫中國大陸山東。1950年，因涉入華東軍區人民解放軍台灣工作團案，遭逮捕入獄，判感化三年，但被監禁了十年才被釋放。後任聯合報記者。筆名何索、哈潑。

民主台灣聯盟案：1968年7月31日，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一起政治迫害案件。台灣文學作家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陳述孔、丘延亮等人，利用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外交郵件，進口左派書籍到台灣，在讀書會上傳閱。此事遭到告發，中華民國政府指控這群人組織民主台灣聯盟，以「預備顛覆政府」罪名，逮捕36人，並分別處以刑期不等的徒刑。這起事件是二次戰後台灣文學界波及人數最多的政治迫害事件。此案發生的原因，乃時任《聯合報》記者的楊蔚擔任警總線民，向警總告發了陳映真等人而起。

四、單元教學任務

請為妳的愛情下一則廣告標語：_____

組別 A（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成員 1：寫標語 成員 2：設計 成員 3：美編 成員 4：上台分享

組別 B（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4 位成員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

五、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晚遊六橋待月記〉

1. 請問什麼是不寫之寫？為什麼它能夠讓作品顯現更高的文學性？
2. 請分析魏文帝毒殺任城王、夜雨寄北、江城子等作品的不寫之寫技巧。

六、其他影片：消失的情人節、理性與感性、半生緣



學生成果示例

愛情廣告文案舉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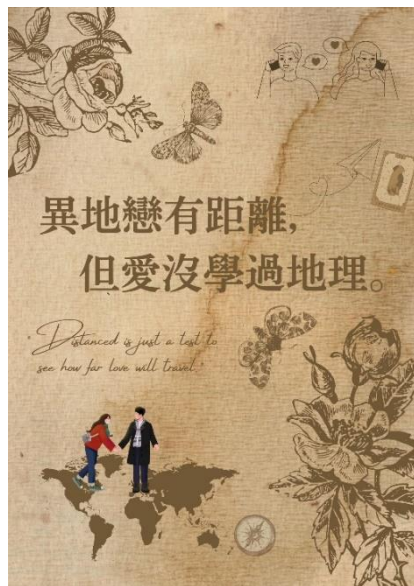
學生對愛情所下的定義—顏值當道



學生對愛情所下的定義—無滋無味



學生對愛情所下的定義—糾纏永世



學生對愛情所下的定義—超越距離

※本單元學生練習了如何下一個能勾起讀者閱讀興趣的標題※

第 4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 2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內容	Ad-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家庭教育 / 家人關係與互動		
	實質內涵	家 U8 覺察與實踐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			
教材來源	天空之城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p>學生的先備知識：友情是學生時代最重要的人生課題，學務處及輔導室亦持續進行友情的課程與演講宣導</p> <p>學習狀態：學生對霸凌等主題文本有閱讀的興趣，加以離大學備資繳交期限尚遠，此單元願投入課程的學生佔大多數</p> <p>預期的學習難點：礙於同儕壓力，部分學生可能會選擇隱藏自我</p>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經由觀賞天空之城的影片，進而省思友情的真諦是什麼？異性之間是否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誼？進而去檢視自己過去與現在的友情故事。 2. 學生藉由童戲及勞山道士文本的閱讀，學習分析心理學在文本上所形成的文學效果，並嘗試將來在寫作上進行相關應用。 3. 學生經由肢體定格活動，思索團隊對友情的定義，並藉由外部肢體檢視個人的內在的思維。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p>一、導入活動</p> <p>(一) 天空之城影片觀賞</p> <p>(二) 學生自由主動分享個人生命中一段印象深刻的友情</p> <p>二、開展活動</p> <p>(一) 學生閱讀艾莉絲·孟若的童戲文本</p> <p>(二) 學生分組討論，文本中的兩位主角命運，作者為什麼如此安排？逃過法律制裁的她們，面對心理折磨，啟動了哪些自我防衛機轉的機制？這樣的心理學寫作技巧，形成了怎樣的文學效果？</p> <p>(三) 同樣的，在勞山道士一文中，有關簪化嫦娥的情節安排，蒲松齡暗中點出了王生怎樣的心理活動？王生的形象哪方面因此被強化了？</p> <p>三、綜合活動</p> <p>(一) 學生分組至中正紀念堂進行肢體定格</p> <p>(1) 教師先進行示範</p> <p>(2) 學生分組進行定格並拍照</p> <p>(3) 活動結束前繳交一至兩張成果照片至群組</p> <p>(4) 學生分組說明照片的命名，並分享全組對友情定義的討論</p> <p>(二) 教師進行總結活動：說明這樣的教學，就是寫作策略中的「心理學應用」。文本強化內在心靈探索，肢體定格則檢視內心是否有隱藏而不願坦露之處</p>	<p>100ms</p> <p>10ms</p> <p>20ms</p> <p>10ms</p> <p>10ms</p> <p>70 ms</p> <p>20ms</p> <p>10ms</p>	<p>天空之城是一部學生非常熟悉的影片，但多數的同學幾乎都已經忘記重要的情節。學生最熱衷討論的點會放在男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屬於愛情還是友情？因此非常能帶起學生的討論。</p> <p>請學生為自己的團體定格命名，主要是要大家找出對友情共同的定義。</p>
課後延伸閱讀		
卡通〈小甜甜〉		
附件 (學習講義)		
第四單元 人生的第二門必修課 友情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影片：天空之城		



二、文本：童戲 / 艾莉絲·孟若

請至雲端閱讀或參看教師影印童戲全文

艾莉絲·孟若

艾莉絲·安·孟若 (英語：Alice Ann Munro，1931年7月10日－)，或譯艾莉絲·孟洛、愛麗絲·蒙若、愛麗絲·門羅，原姓萊德勞 (Laidlaw)，加拿大女作家，被譽為「加拿大的契訶夫」，三次獲得加拿大總督獎，於2009年獲得布克國際獎。

艾莉絲·孟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溫厄姆 (英語：Wingham)，孟若大部分的小說都是和她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家鄉有關。其父親從事狐狸和貂的養殖，母親Anne Clarke Laidlaw是名教師。孟若1951年畢業於西安大略大學英語專業。1968年是加拿大女權運動的最高峰，時年37歲的她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一炮而紅，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

孟若的第一部受到高度評價的小說集是《快樂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 1968)，她憑藉這本小說集獲得了加拿大文學的最高獎，加拿大總督獎。很快她又寫了一部線索複雜的故事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 1971)，有時都不能稱之為小說。在1978年，孟若又發表了一部線索複雜的小說《你以為你是誰？》(Who Do You Think You Are?)。她憑藉這本書再次獲得了加拿大總督獎。在1979年到1982年期間，門羅旅居澳大利亞，中國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1980年，孟若成為了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昆士蘭大學的客座教授。在1980到1990年期間，她每四年發表一本小說集。

孟若的作品經常發表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Grand Street, Mademoiselle和巴黎評論。在一

篇推廣她於2006年發表的一部小說集《從城堡向外看》(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 的評論中，孟若提到她可能不再出版任何小說集。她後來收回言論，有出版其他小說集。她的小說集《樂極生悲》在2009年八月發表。她的小說《來自遠山的熊》被改編為電影，由莎拉·波莉執導，朱莉·克里斯蒂和高登·平森特出演，電影名為《柳暗花明》。這部電影於2006年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首映，並被提名為最佳改編電影學術大獎，但遺憾未能獲獎。

在2013年10月10日，孟若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並被評價為「現代短篇小說大師」。她是第一位加拿大籍獲獎者和第十三位女性獲獎者。

孟若以短篇小說見長，至2013年共創作了11部短篇小說集和1部類似故事集的長篇小說。她的小說寫的都是渥太華郊區小鎮平民中的愛情、家庭日常生活，涉及的卻都是和生老病死相關的主題。孟若筆觸簡單樸素卻細膩地刻畫出生活平淡真實的面貌，給讀者帶來真摯深沉的情感。很多人把她和寫美國南方生活的福克納和奧康納相比，她還被美國猶太作家辛西婭·奧齊克(英語：Cynthia Ozick) 稱為「當代契訶夫」，並被很多歐美媒體評論為「當代最偉大小說家」。

很多孟若的小說都是以安大略省的Huron County為背景，因此她小說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另外一個特點是她是一個知識廣博的故事敘述者。很多評論家拿她的小說的小城背景與美國南部村莊的作家相比。但是她以女性視角寫出的作品要更為複雜。很多她的作品被歸為是南安大略哥特小說。

孟若的作品經常被拿來與很多偉大的短篇小說家相比較。她在小說中經常使用第二人稱，這和契訶夫的小說很相似。就像Garan Holcombe評論道：「所有的內容都是在自於靈光乍現的一瞬，突然的頓悟，連精確的相關的細節都會有。」孟若的作品是有關愛和工作，生與死的。她和契訶夫一樣，都迷戀於無法逆轉的時間以及它給我們帶來令人悲傷的無力感。

在她的作品中有一個經常出現主題，特別是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她經常會討論一個女孩隨著年齡的成長，與家庭和小城鎮做出的妥協。在最近的作品中，比如《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2001) 和《逃離》(2004)，她開始寫一些有關中年女性的辛苦勞動，孤獨和變老的故事。這是她寫作風格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孟若的詩歌同樣反映了她生活的矛盾：「幽默的諷刺和嚴肅的講述共存」，「虔誠的傳統的尊奉者但又是偏執的盲信者」，「特別，但是又沒用的知識」，「驚悚和快樂的語言風格並存」。她的風格正是通過矛盾的風格的交織來反映真實的生活，因此她的風格看起來很普通，但是很特別。就像Robert Thacker評論道：「孟若的作品使評論家和讀者產生一種共鳴。他們會被一種似乎落入俗套，但是有很特別，很接近人性的風格所吸引。」

很多評論家認為孟若的短篇故事是非常有情感和文學深度的。很多人懷疑她寫的到底是故事還是小說。Alex Keegan 給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這個不重要，小說的要素在孟若的故事中都存在。」

三、單元教學任務

請為友情進行一個肢體定格寫作。

定格 / 定鏡 (Still-Image / Still Picture / Frozen

Moment) : 這可以是個人、小組或全班一起做的活動，把某個意念或事件的某一刻影像定住呈現出來，再讓教師與學生一起探討某一特定時刻所發生的事情。

組別A (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可邀其他組別同學來友情贊助)

成員4位：以定格形式展現友情，拍照後成員進行定格說明 (也可進行思路追蹤，進行深化教學) 。

組別B (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4位成員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勞山道士〉

3. 請問老道士和王生進行了哪些心理戰？為什麼它能夠讓作品顯現更高的文學性？
4. 請分析老道士嫦娥段落的所有看客心理活動。

五、其他影片：小甜甜



友情定格成果舉隅



友情是「心機」



友情是「同心(星)協力」



友情是「相與枕藉」




友情是「青春軼事(易逝)」

※學生用定格，以肢體書寫她們內心對友情的看法※

第 5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2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國 S-U-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力。
	學習內容	Cc-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涵。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生涯規劃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之基本概念		
	實質內涵	涯 U2 思考生命與存在的價值，建構個人生涯願景。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科			
教材來源	姊妹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已於生涯規劃課學習過升學規畫及職涯探索等單元 學習狀態：學生正值升學的當口，對自己的升學問題討論具有高度的興趣 預期的學習難點：學生比較關注未來就讀學系的就業所得，重視個人小卻幸而較難進入個人與家國的大主題關懷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經由觀賞人權電影「姊妹」影片，進而思索自己為什麼要讀大學？大學的意義在哪裡？ 2. 學生經由翁禎翊〈南十字星〉的文本討論，藉此想像自己所將要就讀的科系，承擔了哪些社會責任？ 3. 使用「預言示現」的寫作技巧，簡單用 300 字勾勒自己的大學生活片段。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p>一、導入活動</p> <p>(一) 學生觀賞人權電影姊妹</p> <p>(二) 學生分組討論並分享大學是菁英教育還是普羅教育？其背後的哲學涵義有什麼不同？</p> <p>二、開展活動</p> <p>(一) 閱讀翁禎翎的南十字星全文及諸葛亮出師表全文</p> <p>(二) 請同學說明，翁禎翎選擇就讀法律系的動機可能有哪一些？諸葛亮出師北伐的動機又是什麼？</p> <p>(三) 請同學綜整歸納，你自己計畫就讀某一科系的「設想原因」又有哪一些呢？</p> <p>三、綜合活動</p> <p>(一) 請同學進行預言示現的短文寫作，想像大學狀況</p> <p>(二) 教師綜整預言示現在文學創作上的效果</p> <p>(三) 加分題：同學分享個人創作篇章（自主發表）</p>	<p>100ms</p> <p>10ms</p> <p>15ms</p> <p>15ms</p> <p>10ms</p> <p>30ms</p> <p>10ms</p> <p>10ms</p>	<p>姊妹一片不斷強調女主角入學維吉尼亞大學後，對她生命的啟發，授課老師可適時點出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p> <p>預想是一件很文學的事情，請同學設想自己生命中的種種可能，千萬不要設限。</p>
課後延伸閱讀		
致青春影片觀賞		

第五單元 人生的第二門必修 大學之道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影片：姊妹



二、文本：南十字星 / 翁禎翊

什麼是你生命中最害怕的一刻？

我在十歲的時候因為搬家而轉學，在原本的學校分班升上三年級，好不容易新認識了一批人，很快就被迫來到另一個環境，全部從頭開始。

在新學校最先和我變成朋友的是小良，因為我們兩個家住得很近。發現這件事也不是透過互相問候你住哪裡、我住哪裡而來，而是純粹出於意外。學校圍牆外面沒走幾步路就有捷運站的出入口，很多小朋友放學後就順著手扶梯緩緩下潛，揮手和午後的日光說再見，搭車直接被運往日暮已經抵達的地方。我以為小良也是其中一個。好幾次看著他跟著人群走入捷運站，然後我在那個路口轉彎、過馬路，照著爸爸媽媽教我的路走回家。

家裡和學校在同一站，但完全不同的方向。某天放學快要到家的時候，我看見剛剛走進捷運站的小良，竟然又從這一側的出口走了出來。我和他說，以後一起走吧。他說好啊，但他習慣的回家方式是穿過整個捷運站，因為感覺近很多。

長大後的我，除非迷路或下雨，不然在任何捷運站根本不會這麼做。從一側的出口移動到另一側，光上上下下就有夠麻煩了，哪來比較近比較快。

不過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只想到：交到新朋友了，而且是獨一無二的那種。

小良似乎沒有要改變他既定路線的意思，那我就跟他一起走捷運站吧。

那時候不知道，這其實是個危險的念頭。危險就在後頭。

我坐在司法官口試的預備區再一次想起了這件事。超過一小時的漫長等待，身邊的人每個都

正裝筆挺，大多反覆翻閱著手上最後的資料，口中念念有詞。大概都是一次又一次背著自我介紹，或者考古題的擬答吧，可是我雙手空空的，雲霄飛車逐漸攀升到頂點那樣，緊張一點點，不耐煩和期待也各自一些些。乾脆讓腦袋放空。而一空下來，從前的事就像洗牌發牌，冥冥之中自己精簡揀選、排列組合起來。

在我小的時候爸媽遇到通靈的人和他們說，要小心這個兒子為了朋友而走歪學壞。不知道是真有憑有據還是神棍話術，現在回想起來，最貼近那句敘述的事件，就發生在我十歲和小良一起回家的路上。

再讓時間回到那個時候。我們家和學校所在的這個捷運站，和其他站都不一樣，如果要走到完全反方向的出口，非得要進站不可。小良每天放學就拿著悠遊卡刷進刷出，扣款十六塊；爸媽沒有給我悠遊卡，也沒有多餘的銅板零錢，因為走路上學用不到。於是小良想出一個辦法：他刷卡，我們同時通過剪票口。

某天放學，我們在出站的時候被站務員給抓到了。

如果有看動漫，常會發現有時小孩子的角色身高和大人不成比例。哪個小學生會只有成人膝蓋的高度？

告訴你，那時候站務員擋在我們面前時，就是那麼高。

他先問，你們兩個是誰刷卡的。我看了看小良，站務員看到他手的悠遊卡，就說：你可以先走了。

以一個懂法律的大人來說，這個舉動荒謬極了。如果真的是搭車逃票，幫忙掩護的那個人怎麼會沒事？刑法上共犯的規定不是裝飾用的吧……如果我是那個站務員的主管，還不把他電到飛天？

但他就是讓小良走了。然後繼續把我攔著，講出一句讓我害怕至極的話。

「我會叫警察，還有通知你的父母。」

而小良一直都沒有離開。我們就兩個人站在那邊，站務員轉身要進去打電話，我不知道小良在想什麼，只記得自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連拜託求饒都擠不出口。如果還能有什麼念頭，那一定是：要不要趁機逃走。



後來我再也沒有和小良一起回家過了。那天的事像從沒發生一樣，我們沒有再提起，也沒有誰說出去。

十二年後，二十二歲大學畢業前的我認識了念管理學院的 YJ，她查了查共同好友，問我為什麼認識小良，我和她說：國小同學，我們三、四年級同班。她說原來如此。以為話題在這邊就要結束了，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接下去和她說了和小良在捷運站發生的事。當下莫名有這種感覺：如果不說，大概以後也不會和誰說了吧。

YJ 聽到最後問道：所以你們就被警察帶走了？

我說，沒有。

站務員轉身準備要去打電話時，忽然又回頭問我：你們從哪裡搭來的？我說不出完整的句子解釋一切，只能照著問題簡答，硬是說出了站名。就是我們當時身處的那一站。

站務員就放我們走了。

YJ 說，你不知道只要和站務員拿通行證，就可以不花錢穿越捷運站嗎？我說，知道啦，高中才知道。

她於是發表了感想：真是一個虎頭蛇尾的故事。除了小良很有義氣以外。他還留在那邊陪你……

我說，沒錯，就是這樣。半開玩笑地接著：如果虎頭虎尾的話，恐怕我現在不會在台大和你說這個故事了。

YJ 和小良一起在外商銀行實習，後來，她跑去問他還記不記得這些，小良說完全沒有印象。沒印象也沒關係，我們之間因此重新有了點聯繫，畢業典禮結束的傍晚，小良特地從指南山下來到公館找一些朋友時，恰好也碰到了我。我們也合照，簡單聊了天，而且不是過度禮貌或疏遠的那種問候。

不過，終究沒有辦法用什麼「熱絡如當年」加以形容。即便是回憶，如果回憶不起來的話，同樣會消失。好險好險，雖然久遠，還是有些輪廓。

十歲、不再一起走回家的我們並沒有生疏。簡單來說的話，我的轉學生活過得還挺不錯的，時間久了，和我最要好的除了小良，另外還有小逸和小黑。應該是小逸取的名字：「四劍客」，因為我們每節下課都打籃球，去打專門給高年級使用、最高的籃球框，我們是班上最愛打也最會打的一群了。至於籃球和劍客的關聯性在哪，我也不知道，或許就是沒有關聯。這麼小的事，小逸本人也有很高的機率沒印象了；他在高雄念醫學系，現在和以後應該都會滿順利的吧。

「那你知道小黑現在在幹嘛嗎？」要離開前小良問了我。我說不知道，反問了同樣的問題，他也搖搖頭。

我們彼此間互相確認了一則流言的真實性，關於小黑的。結果小良同樣輾轉聽過這件事，版本也差不多。結論就是：那件事發生後，就再也沒人聽過關於小黑的消息了。

那件事我聽到的時候是十七歲。

我在漸暗的天色裡和小良說再見、掰掰。

●
司法官口試的萬年考古題之一便是：你為什麼想來當司法官？大概各種類型、各種場合的面試，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沒什麼特別，但要講得不至於太空洞或太矯情，就真的很難。

口試是集體面試，五個考官對上四個考生，總共時間八十分鐘。一一自我介紹後，換考官提問，每個人都得輪流回答，誰先開始，由提問的考官隨機決定。每一輪回答都像即席演講，第一個被點到最刺激，還來不及構思就得開口暢言三分鐘；最後一個也沒比較好，因為前面三個人幾乎把能講的都講完了。而考官始終是五雙心事重重的眼神，他們會在不應該皺眉的地方皺眉，在沒什麼好點頭的時機點頭。

經過第一次模擬面試，我就意識到了，如果直接按著提問申論般地回答，要嘛不知所云，要嘛人云亦云，語速還一直比心跳要快。所以決定，講故事好了。考官不一定會有興趣，但至少沒辦法往死裡追問。於是我為每一個考古題大致安排了回答的起手式——問工作上的情境：你身為法官如何和國民法官講解無罪推定原則？我會回答：大家以前念書時，有遇過班上東西不見而誤把某個人被當成小偷嗎……問專業問題：你對勞動法院設置有什麼看法？我會回答：一個空服員在班機起飛前的準備時間是五個小時，為什麼我知道……問人格特質：看到有人插隊你會出面制止嗎？我會回答：某個下雨的禮拜五晚上，我在忠孝復興站一直擠不上捷運……

在這樣的準備方向下，「你為什麼想要當司法官」似乎就不是什麼特別難應付的問題了。真正暗藏陷阱的地方是，不論如何回答，都一定會被反問：那為什麼不當律師就好？

這些我都想到了。其實，在我心裡，這樣的問題都指涉著同一件事：什麼是你生命中最害怕的一刻？

我會這樣回答：在我小學的時候有個很要好的朋友，雖然我不確定他現在還是不是把我當朋友。

那個時候我們上課分組都在一起，下課形影不離，每天一起打籃球長大。後來我們升上同一

個國中，幸運地被分在同一班，卻愈來愈陌生。

我們讀的是一所升學學校，在那裡學生只分成兩種：會念書的，和不會念書的。不會念書的他被當成問題學生，國二以後就被學校隔離了，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待在班上，和其他班的一些人統一由訓導處管理。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他們或許是在被罵，或許罰站，也可能是做些愛校服務。

還有幾次，他們在訓導處的走廊，警察也在那。

畢業典禮的那天，我們連說聲再見也沒有。

再一次聽見關於他的消息，是我高二的時候。他去工地工作，和主任還是工頭吵架，憤怒之下，拿起了磚塊往人家頭砸去。

砸成了重傷害。

「這是真的嗎？」和我一起練習口試的組員聽完這樣的擬答，問了我。

「如果我高中聽到的消息沒有錯，那就全部是真的。」

「那後來呢？感化教育？」

我說，也許吧、不知道。故事就到這邊了。

我們在法律學院的交誼廳忽然有了那麼一小片段的靜默。

●
故事裡的「他」就是小黑。不過，與其說這是他的故事，我更希望這樣描述：這是我們的故事。

說出「我們一起長大」這句話，當下只要幾秒鐘，背後卻需要無數的笑容和眼淚。我笑的時候剛好你也在笑，我哭的時候你也跟著哭，這才叫「一起」。並不是坐在同一間教室那麼單純而已。

而三分鐘的回答時間，這些沒辦法全交代清楚。

我在三年級後半近視，配了第一副眼鏡，結果某次被籃框彈出的球砸壞，當下大家都傻了、不知所措，是小黑拉著我去保健室。下一節課他坐在位置上花了大半時間，試圖幫我把斷掉的鏡架暫時黏起來。

四年級的時候，我和小逸搶著當模範生，要不是小黑來來回回在我們之間傳話，又勸說又哀求，兩個人應該就翻臉了。

之後，樂樂棒球比賽我當捕手，漏了好多球沒接到，些微的失分讓全班被淘汰。體育課大家檢討戰犯，小孩子赤裸的真心話最傷人，老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小黑大聲說：「這樣不公平吧。比賽又不是他一個人的。」

那天一下課後我就躲去廁所關上門。小黑跟了進來，我說不用理我、一下就好了。他只回了一聲嗯。後來打開門，他還坐在門口。

然後就是國中了。國一，段考後班導師把大家兩兩分成一組，讓成績相對好的那個人，去幫助另外一個。下次段考哪組進步最多，就先選座位，並且免寫一個月的週記。小黑和我分到同一組，公布時，他傳了一張紙條給我，上面寫著：我會加油，不會拖累你的。

接下來一、兩個月的時間裡，放學後我花了很多時間幫他檢討小考，或者重新講解上課沒聽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或力量驅使著小黑，總之他比我還積極。四點放學我們常常拖到快天黑才回家，順路經過超商每次他都要請我吃東西，儘管我說沒關係、不用了。

而最後我們沒有得到獎勵。

小黑又寫了一張紙條給我。裡面重複最多的是對不起，還有讓你失望了、下次會更努力。

這兩張紙條我至今都還留著，壓在書桌的桌墊下。歷經高中、大學，好幾次整理房間都沒有丟掉，像是牢牢為某段沒人相信的往事，守著證據。

紙條上的字很好看，很工整，像是電腦裡的少女體。

記憶裡他的人也是，有著好看的五官，國中後半遠遠看著他頭髮又燙又染、然後掛著耳環，都感覺是《改造野豬妹》裡的山下智久。雖然那樣的造型，是學校不允許的。

我那個時候收到紙條，有回傳些什麼吧……應該有的，我記得。常常我在想，和他說了很多加油、沒問題的、沒有關係，這樣是最恰當的嗎。又或者，這些話這樣的留言，有讓他眼神裡的憂鬱或愧疚，少一些嗎。

那是多麼美麗卻又複雜的眼神。暗夜裡又近又遠、沒有逃避的星星。往後在班導師面前、在訓導主任面前，甚至在警察面前，小黑再也沒這樣過，那之後的渙散或者不屑，任誰看了馬上都會明白。

什麼是你生命中最害怕中最害怕的一刻？

是聽到要報警的時候，還是面對不夠好的自己的時候？是站在法院上的時候，還是想起在乎自己的人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一輩子和法律扯不上關係，那是最好的。可是也有很多人，捲進了法律裡，有著說不出口、說了也沒人想聽的故事。」

「對那些人來說，他們可能去找律師，律師也確實能夠陪伴他們走一段路。但這沒辦法改變身為人、對於權威感到害怕的事實。當然也可能，他們其實根本不害怕權威，不害怕懲罰或者貼標籤。來到法院之前，他們早就見過許許多多類似的人和事情了。」

「真正讓人害怕的不過是：當你還相信這個世界的時候，卻不被這個世界所理解。這就是我想要來當司法官的原因。」

「我長大的過程中，好幾次被溫柔地接住；我會一直問自己，做了這個工作，會不會也是努力了解他們的其中一個人？」

從位子站起身，扣好西裝扣子，我和自己確認了這樣的擬答和心情。

要走進口試考場了，為什麼來到這裡，要無比誠實的話，我會說：因為錢比較多。

想賺錢的心是真的，可是想起從前的事，對誰有一些些憤怒、對誰有一些些感謝，那樣真切敏感的心，也是真的。希望永遠不要忘記這樣的自己。南十字星總共由四個端點、四顆星星組成；橫豎各兩顆，像是十歲的時候我們下課打籃球，拆成兩兩一隊那樣。

四顆星星裡面，有一顆在北回歸線以北的台北，是看不到的，但它是最亮的一個。那是十字架二。我們看不到，也只是因為大部分的我們，只會站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角度看星星而已。

翁禎翊

1995 年生，台大法律系輔修日文系畢，現就讀台大法研所民法組。白天是研究生和助教，職業教民法；晚上告訴自己要安靜寫點東西，記得快樂或傷心的事。喜歡海、煙火還有拉拉熊。覺得愛不是只有一種形式，遺憾與美麗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同義詞。與凌性傑等人合著旅遊書《慢行高雄》，作品入選九歌 108 年度散文選。曾獲余光中散文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

三、單元教學任務

請用「預言示現」的寫作手法，「虛構一則你的大學小故事」，文長 300 字以內。

組別 A：大學隨筆寫作（個人創作，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組別 B：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個人閱讀，基本分六十分）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出師表〉

請問諸葛亮為蜀漢後主進諫了哪些雅言、規劃了什麼樣的未來藍圖？他是天馬行空的泛論，還是有具體的思維歷程？

五、其他影片：致青春



學生成果示例

學生「大學之道」預言示現短文舉隅

我輕輕的來了，看著帥壯的船夫撐著一支長篙，在康河的潑灑波光中漫溯，池畔金柳被微風吹起，清澈池底荇菜柔柔搖曳，對大學的期盼與不安在康河的柔波中被輕而易舉的化解。

我的思鄉、我的感傷、我的惶恐，全揉碎在河裡，沉澱著，此時此刻只剩下幸福與平靜，因為爸媽，在我的戶頭裡存入了一千萬英鎊。

有帥哥在，我當然不能淫蕩放歌，那帥哥船夫絮絮叨叨地說著異國語言，我偶爾應和，不知該說些什麼的時候，便粲然一笑——笑，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這，我很瞭。

來這，為了尋夢，此刻有星輝斑斕的夜色，遠方有學院的暖燈，此時的我，懷抱著滿腹的憧憬，聽說英國買來的學位比較不會被取消。沉默的康橋，充滿著無限希望，一隻夏蟲，就這樣輕輕降落到我的鬢邊……

若水短評：

這是一篇令人莞爾的作品，然而卻充滿了對當前時事的諷刺，對社會整體偏差的嘲弄，是讀之讓人會心一笑的極短篇。

第 6-7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u>7</u> 節， <u>350</u>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國 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學習內容	Ad-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 / 我族文化的認同		
	實質內涵	多 U2 我族文化的批判或創新。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歷史科			
教材來源	無言的山丘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p>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已學習過台灣歷史，對於這塊土地的脈絡發展已有基礎的認識</p> <p>學習狀態：學生在寫作方面，常常忽略了場域對作品的重要性，本次教學將強化這方面的書寫</p> <p>預期的學習難點：學生對周遭環境常淪於習焉不察的狀況，因此需要比較多的文本分析練習</p>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經由影片的情意引導，喚起學生對這塊土地的情感，並對自我生活的場域進行觀察。 經由三篇文本的閱讀，引導學生對寫實主義及鄉土文學建立初步的概念。 經由上台的分析與報告，讓學生更為深化自我對寫實主義及鄉土文學的了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 觀賞無言的山丘影片 (二) 請以六 W 分析法分析這部影片，並說明這些元素在影片中的重要性	150ms 30ms	這部影片長度比較長，但因為情節很緊湊動人，學生不致於因枯燥而失去專注。實施困難點在於授課教師必須對日治時期的採金史有相當的了解。
二、開展活動 (一) 學生閱讀洪醒夫的吾土，並進行六 W 分析 (二) 學生閱讀唐捐的神經衰弱自療法，並進行六 W 分析 (三) 學生閱讀蔡若水的紅埤塘，並進行六 W 分析 (四) 學生閱讀〈鹿港乘桴記〉，並進行六 W 分析	30ms 30ms 30ms 10ms	
三、綜合活動 (一) 學生進行三篇文章的綜合整理，進行寫實主義跟鄉土文學的概念說明，並說明如果要改寫鹿港乘桴記，會從哪些地方去改寫？ (二) 學生分組上台進行綜合整理報告	50ms 30ms	
課後延伸閱讀		
稻草人、嫁妝一牛車		

一、影片：無言的山丘



二、文本：吾土 / 洪醒夫（唐捐及蔡若水文章為 PDF 檔，請參雲端連結）

等了很久，終於看到那一胖一瘦從遠遠的一排防風林拐過來。馬水生扔掉短得不能再短的煙屁股，站起來，舉起粗大的右手，懶洋洋揮兩下，算是打了招呼。

走在前面的，是溪尾寮那個陳水雷，他看起來像一隻肥唧唧的番鴨，走路屁股搖來擺去，身上那堆肉，彷彿要從衣褲裡迸裂出來一般；他邊走邊用原先別在褲帶上的毛巾不停地抹著看來有些浮腫的臉和粗粗短短的脖子。

跟在後面的，是細瘦矮小的富貴伯，他是半個駝子，年輕時靠著挑陶甕在各村莊來回叫賣討生活，有一次閃了龍骨，右肩崩下去，從此直不起來，走路斜半邊，還必須彎著腰，兩眼就自然而然的看著地面，因此，有些人在背後喊他「龜仔」。

近年來，龜仔專做土地買賣的介紹工作，做得不錯，馬水生賣掉的那些田產，都是他搭的線。這一次，馬水生又要賣地，他給他介紹陳水雷，並約好時間，帶著來看地。

這一胖一瘦走到馬水生旁邊，停下來，胖的伸出肥短的手，朝遠處一陣比劃，問：「這一塊和那一塊，還有那邊那一片是不是？」

「是。」馬水生特別強調著：「從這邊開始，到那邊第二排防風林為止，總共一甲五分七。」

「嗯，嗯，那，我就免去那邊看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攏總是貧瘠的沙丘地呀！」肥

番鴨一屁股坐在樹根上，沒有忘記擦汗：「天氣這麼熱，走路真艱苦！」

馬水生應酬著嘿嘿笑了兩聲，眯著眼睛抬頭向遠處望去。這時大約早上九點鐘左右，太陽已經很大，夏天的陽光照在青綠的葉片上，散發出一片溫暖柔和的亮麗光芒，一叢叢健康強壯的花生株，排著整齊的隊伍，歡天喜地的蔓延開去。稍遠處，第一排防風林過去的芝麻田裡，那芝麻約莫已有四五尺高了，它們頭上開滿了白色的小花，軀幹上結實纍纍，果實的外殼還是青色的，密密麻麻的生在細瘦的莖桿上，馬水生知道，如果距離再拉近一些，那芝麻桿上就好似井然有序地爬滿了金龜子一般；然而，不管花生或者芝麻，再過一個月左右，都可以採收了，看樣子，今年的收成會比去年好。

以前，這些地方哪有什麼花生芝麻的，都是合歡林，一大片，大得看不到邊，走進林裡，如果不抬頭看看太陽的位置，根本分不清東西南北。

台灣光復那年，馬水生二十二歲，今年三十八，算算也不過是十五六年，這十五六年變化真大，光復前，連一畦菜圃都沒有，光復後好些年，土地政策一實施，一家人種的那十幾甲地，竟然都變成自己的！真像一場夢，一場想不到的夢；可是……，兩年，只不過短短的兩年，又有這麼大的變化，轉眼間，土地全賣光了，這又像一場夢，想不到的夢！

唉，這大概是命！

村子裡那些人，連同附近幾個村莊裡的人，沒有一家像我馬家這樣歹運！自古以來因為吃喝嫖賭敗家的有，可是我馬氏一家沒有一個子弟是這樣的，大家都是勤勤懇懇忠厚老實過日子。幾次問過廟裡的保生大帝與五府千歲諸神，都沒有結果，燒香拜佛，許下千萬個願，阿爸阿母的病仍然沒有起色，花銀票就像撕金紙，十幾甲地都要花光了，父母還是皮包骨活殭屍的父母，這大概是命！

剩下這一甲多地賣了，往後便沒有可賣的了，一家二十幾口的生活……還有，爹娘的病……唉！管不了這許多，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所以，地還是要賣的，而且要賣現金，雖然捨不得，還是要賣！……以前賣的地，又有哪一塊是捨得的？……天大地大，阿爸阿母最大，做兒女的，怎麼可以丟下他們？如果丟下他們不管，將來在九泉之下見了面，他們即使不說話，又怎麼有臉去會見祖父祖母列宗列祖？……再說，這些地也是他們帶著一家大小辛辛苦苦開墾出來的，沒有他們，怎麼會有這些地？怎麼會有這些這麼好的土地！

可是，幹！這個陳水雷講話就像放屁撲撲撲，他說這土地貧瘠，又不是沒有長眼睛，怎麼看不見田裡的花生芝麻長得比別人的都好？

雖然如此，嘴上卻不好說些什麼。……地賣多了，再沒有先前那樣容易發脾氣，買地的人總是故意挑剔，以備討價還價時理直氣壯一些。多次的賣地經驗使他世故起來，雖然心中不悅，卻也淺淺笑一下，笑得很自然。

三年前第一次賣地，一見面，對方說他的地不好，他立即激烈地跟人家吵起來，差一點開打。如今，畢竟有經驗了，經驗可以使人得到教訓，即使自己非常不喜歡這些經驗。

所以馬水生只能笑笑，他有趣的看著陳水雷。

陳水雷氣喘如牛，擦了半天汗，這才漫不經心的問：「什麼數字？怎麼賣呀？」

馬水生不知道怎麼說才差不多，如果可以不賣，一百萬他都不賣，但是……他猶豫了，他轉過頭看富貴伯，意思是讓他說個數字做參考。因為他不知應該說多少，才不會讓人占了便宜。

那龜仔馬上咳嗽兩聲，以行家的口吻大聲說：「我講的都是公道話，絕對不會歪哥，富貴伯的名聲你們也不是不知道……，以目前的行情來看，這樣的土地，一甲可以賣十二萬……」

什麼!?

這隻龜仔越老越顛頹，講什麼瘋話！

他急急打斷富貴伯的話，憤憤不平的說：「什麼十二萬!?!哈！富貴伯，你內行人怎麼講這種外行話？豈有此理，二十萬還差不多咧！什麼十二萬！你看，我這樣肥的土地種出來的土豆、麻仔都那麼好！你看，你自己看！別人的土豆是什麼樣？我的又是什麼樣？我的又是什麼樣？稍微比較一下，什麼十二萬？……」

「阿娘呀喂！」肥番鴨呱呱叫：「水生兄你嘛不要這樣獅子開大嘴，什麼十二萬二十萬，要驚死人！……啊哈！照我看來，這樣的沙田，能賣八萬你就要笑笑！」

伊娘，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天理？八萬元!?!這樣肥的土地一甲八萬元，他也說得出口？不怕下頰落掉？

「喂！水雷兄，咱做人講話攏總要存天理，」他說：「大家攏總有眼睛，好壞大家攏總看得懂，你老兄嘛莫滾笑，莫說那種沒有行情的話，這樣，買賣才好做！」

「是啊，是啊！」陳水雷笑著說：「你自己想看看，這樣的沙田開價二十萬，會驚死人！知道的人，會說你水生兄愛講笑話，不知道的人……」

「我是正經的！」馬水生堅定的說：「左邊那塊地，你看到了，幾日前，金竹賣給過溪村的火財伯，一甲地十八萬，他那種土地能賣十八萬，我的二十萬，又有什麼不對！」

「哎呀，水生兄，你嘛莫這樣講笑。」陳水雷說：「你也知道，金竹與火財伯賭博，賭輸了，沒錢還，拿土地抵賭債，這樣的價錢怎麼可以拿來比較？」

「但是，我的土地是這裡最好的，村內的人都說這是一塊良田，每年的收成都是第一，一甲價值二十萬有什麼不對？」

陳水雷還是笑，不懷好意的笑，一張浮腫的臉笑成圓圓的肉餅。他說：「話若這樣講，我只好說我失禮，二十萬，我買不起，我們大家散散去，你賣給別人好了！」

富貴伯一看氣氛不對，忙打圓場：「莫這樣，莫這樣，大家有話慢慢講！」

馬水生實在不甘心。要不是不得已，狗母生的才賣地哪！這些地可都是一鋤頭一鋤頭開墾出來的，一家大小為開地流下來的汗水，攏總加起來，保證會把這個陳水雷活活淹死，一甲八萬元？幹！這種無天無良的話他也說得出口！

原先四腳仔日本鬼在這裡——離海不遠的沙丘地，種了千千萬萬棵的合歡樹，做為保安林，沒過多久，這些合歡就肆無忌憚的茂盛起來，長得一大片青綠，這邊看過來，那邊看過去，都看不到邊。

這些合歡樹禁止砍伐，如果有人去砍，給四腳仔捉到，免不了一頓毒打，有時還會抓去「官廳」關起來，因此，沒有人敢動開墾的腦筋。

二十幾年前，當馬水生還是十五六歲的少年時，戰爭打起來了，很多人被四腳仔抓去打仗。他父親馬阿榮身體細瘦，不識字，聽不懂「國語」，四腳仔找去問話，一問三不知，被皮靴踢了幾下，沒有被抓去當兵，留在家鄉當「農務」，給四腳仔種田。

戰爭越打越烈，物資缺乏，尤其燃料油更甚。「官廳」下命令，獎勵農民種蓖麻，以補油料之不足，凡種蓖麻有收成的，拿去「官廳」繳納，可以賣錢，但價格極低，蓖麻又輕，不上稱，一大麻袋也賣不了幾個錢，大家不願意種，可是不種又不行，日本鬼逼急了，他們就去領些種子來，田頭田尾一片亂灑，敷衍了事。

那時馬家很窮，沒有自己的土地，阿榮伯時常說，為這一家的長遠發展打算，要想辦法開墾一些土地，有土地才有依靠。……可是，一直找不到機會，附近除了大片保安林之外，沒有荒地，

有人也有鋤頭，卻無用武之地。

然而，種蓖麻的命令一下，阿榮伯靈活的腦筋轉了幾轉，馬上有了主意，他的主意打在那片廣大無邊的合歡林上面。不幾天，他喜孜孜的去領了好幾袋種子，天沒亮就把一家人叫醒，帶鋤頭與種子，進入保安林中心地帶林深草茂之處，開始動手開墾起來。阿榮伯對一家大小說，樹林中心比較不容易被人發現，要是被四腳仔發現，大家講好了，就說自己沒有地，「上面」又需要蓖麻，只好開一些地來種，四腳仔大概不會怎樣才對。

這是在強權下求生存的主意，也虧阿榮伯想得出來，從此一家大小幾乎不分晝夜都在勤快工作，比較小的孩子，只要拿得動任何挖土的工具，阿榮伯就叫他拿著慢慢挖。在忙完其他田裡的工作以後，哪怕只剩下一點點時間，都不輕易放棄。阿榮伯鼓勵孩子說：多挖掉兩棵合歡，就多一點土地，我們就多一分希望。

開墾出來的土地是要種東西的，所以不是把樹砍掉就好，要把樹根也挖掉，合歡樹實在討人厭，有些根是深深的紮進地裡的，挖半天也挖不出來，開墾的那種艱苦，只有有過經驗的人才能體會。

挖了兩天，只挖出一點點空地，手都起泡了，鋤頭拿在手裡，熱熱的，麻麻的，一用力，就有一種被撕裂的感覺，實在痛，所以馬水生挖一下停一下，不斷的看自己的手。

「伊娘咧！」阿榮伯兇猛地罵：「地不挖，在那裡看手，手有什麼好看！」

「起泡了！一雙手都起泡了！活活要痛死！」他委屈地說，眼淚快要掉下來。

「起泡有什麼好看！看一看就不痛了是不是？乞食身也想要有皇帝命，一點點艱苦就大驚小叫，叫什麼？活到十五六歲了，還那樣不會想，也不想我們屁股有幾根毛！幹！敢有時間叫苦？」

本來就覺得很受委屈了，現在又受父親一頓斥罵，更恨不得立刻去死。他想，父親簡直不顧他的死活，手都快要擦破了，還罵得那樣嚴重。

不但這樣，阿榮伯還兇巴巴的下命令：

「挖呀！憨憨站在那裡做什麼？還不趕緊挖！」

他不敢反抗，拿著鋤頭，有一下沒一下的挖著，眼淚一顆顆掉下來。

這樣挖了一會兒，阿榮伯走過來，輕輕拍著他的肩膀，小聲的，十分疼惜的說：「不要哭了！我知道很痛，但是我們要忍耐，你想想看，我們就要有自己的土地了！」

他沒有講話，也沒有抬頭，卻希希索索哭出聲音來。

阿榮伯歎了一口氣，又輕輕在他肩上拍了兩下，慢慢把雙手伸到他的眼前，不急不緩的說：

「你看阿爸的手！」

一看到那雙手，馬水生的臉色立刻變了。

都是血！

一雙手都是血跡。有的血已經乾了，變成黯紅色，有的卻還是鮮鮮豔豔的紅！

他一時目瞪口呆，吃驚得說不出話來。看看父親的鋤頭，握過的地方血印斑斑，又看看自己肩上父親拍過的地方，也留有一些血漬，轉頭去看母親，沒想到母親也對他伸出一雙血手。

阿爸阿母這一輩子都在種田，手掌早已磨得又粗又厚，現在居然磨破了厚皮，磨出一手鮮血，可以想像他們真是拚了命！……痛，人是肉做的，當然會痛，然而他們並沒有我這樣愁眉苦臉的表情，反而有一種平和的堅定的淡淡的喜悅之色……

一種從未有過的激動，一種從未遭遇過的強有力的震撼，使他發現自己已經是一個男子漢了，他咬緊牙關，用手臂把眼淚抹掉，深深地挖了下去！

挖呀挖，把水泡挖破了，挖出血來，把血挖乾了，挖成了繭，然後繭越挖越厚！

每次收工，父親總會在已經暗下來的天色下，在挖過的空地上，跨開大步，一、二、三、四、五……一路數下去，有時會激動地說：「我們終於有自己的土地了！」

「不要含眠！」母親罵他說夢話：「這土地是『官廳』的，四腳仔管，我們又沒有所有權，講什麼瘋話！」

「哈！查某人不識世事，妳知道什麼？」父親說：「有一天，四腳仔會被趕走，那時……」那時是那時，這時是這時——

這時，陳水雷說這樣的土地一甲能賣八萬就要笑笑，伊娘咧，實在無天良！

馬水生蹲下去，小心翼翼撥開腳前一叢花生的枝葉，拔掉一棵雜草，那樣子，就好像他平日給狗抓蚤子一樣；看那花生長得實在健壯美麗，心裡便禁不住一陣陣割腸剖肚似的疼痛起來。

富貴伯說：「大家莫這樣，水生你再減一點，水雷你再加添一點，買賣就做得成了！」

馬水生說：「好吧，既然這樣，那就……十六萬就好！」

前幾天陳醫師習慣性地皺著眉頭對他說：「水生兄，你知道，嗎啡這個東西不容易拿到，都是現金交易……。」

「哦，我知道，我知道……如今攏總欠你多少？」

醫生翻翻他的帳冊，說：「三萬六千多。」

「這麼多!？」他微微吃了一驚，馬上堅定的說：「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倒掉！……這幾日，我已經叫龜仔去奔走了，要賣土地，土地賣掉，一定跟你算清楚，一角五釐攏總會跟你算清楚！」

「呵呵呵，你莫這樣說，你們兄弟的孝心，大家都稱讚，我也真正欽佩……我不敢向你討錢，實在是……實在是，我最近手頭不方便，沒有現金可以去拿藥，所以……所以……若不是這樣，你就是十萬八萬也沒有關係！」

田莊人拚死命的節儉，因為一角五釐都得來不易，所以看錢比天大，除了花在神明與朋友身上，其他的一概能省則省，對自己尤其苛刻；自己的身體有了病痛，都捨不得花錢看醫生，認為一點點病痛礙不了什麼事，用不著花錢，頂多在家裡藥商寄存的成藥包裡，拿點藥吃吃就算了。——咳嗽，自然吃治咳嗽的藥，頭痛，自然吃治頭痛的藥，所以，急性腸炎很可能吃胃散，腦裡長瘤很可能吃感冒藥或是鎮痛劑，病體嚴重起來，第一個反應是求神問卜，連神明都無法解決的，才送給醫師，不管是急性的或是慢性的要命的病，送到醫師那裡，十之八九都壞了，大都已到群醫束手回天乏術的地步了。

馬水生的父母便是這樣，先是咳嗽，沒有管它，越咳越厲害，吃成藥包裡治咳嗽的藥，沒有效，咳出了血，人一天天消瘦下去，還是草藥或是加重份量的成藥，胡吃一通，最後瘦成了皮包骨，面色黃，眼圈黑，兩眼深陷，就保生大帝五府千歲的求，自己村裡的神無法使病人康復，求別村莊的神，求更遠的，口碑最好最靈驗的神，還是沒有辦法，只好送進醫院，一檢查：肺結核！並且已經到了讓醫師搖頭的地步了！

這個病會傳染，兩個老的幾十年住一起，不知是誰傳給誰的？唉！反正情況已經大壞，誰傳給誰都一樣了。

沒有特效藥。醫生說：必須趕緊隔離，送到療養院去長期療養。

去了十天半個月，一點起色都沒有，兩個老的沒有知識，不曉得這個病的嚴重性，都認為醫師騙他們，設好圈套故作驚人之語，要騙他們的錢。而且，院裡就只有病房、庭園、花草樹木等等，閒閒的，不知做些什麼才好，從來沒有閒過的人，一旦閒下來會惶恐起來，不知怎麼過日子，看不到自己的兒子孫子，雞鴨豬狗，看不到田地農作物，一天到晚盡是牽掛，兒子來了，吵著要

回去，醫生不讓回去，用三字經罵人家，罵人家騙他的錢會絕子絕孫！

硬是回到家，請了陳醫師看，醫師看了直搖頭，給兩人各打一針，一言不發，走了。

針打下去不久，兩個老的臉色逐漸紅潤起來，精神來了，跳下床，歡天喜地屋前屋後看牛羊雞鴨豬狗，看孫子們扭成一團玩得高興，他們笑起來，隨手摸摸孫子們的頭，還去田頭田尾走一遭，笑呵呵跟村人打招呼談天說笑，像一對神仙。

回來吩咐兒子，明日再要陳醫師打針。

打了兩天針，陳醫師對馬水生兄弟說了實話，說這個病好不了，尤其碰到兩老這種自幼操勞，經歷許多磨練，生命力特強的人，要結束生命也不容易！醫師告訴他們，他打的是嗎啡針，並詳細說明嗎啡的性質、功用、價錢，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

聽得他們兄弟個個臉色慘白。

氣氛自然沉悶，兄弟們只是搖頭歎氣，一個接著一個，一聲接著一聲，大家都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好。病無法治好，人也不會在短期間內死去……，老人家又固執得不近情理，不肯去住療養院，這怎麼辦？打嗎啡針基本上是吃毒藥，它能提神，止咳，卻與治病無關，不但無關，還會要命！還會傾家蕩產……如果不打針，兩個老的只能奄奄一息的躺在那裡，被痛苦煎熬，煎熬……至死方休……為人子者，忍見父母這樣拖命嗎？……唉！

兄弟們的臉，被愁雲慘霧籠罩著，像罩上一層沙灰，黯淡，了無生氣。大家頹喪的坐在那裡。沒有人說話。沉默良久。馬水生終於開口了。

他說：「阿爸阿母歹命一世人，沒有一天好日子過，我們做人子女，怎麼可以眼睜睜看他們痛苦地拖命？錢財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開！這樣的錢應該開！只要能讓阿爸阿母歡喜再活一兩年，就是會破產，也要笑笑！」

兄弟們立刻激烈地表示贊成。他們每個人幾乎每一天都看到他們父母的不忍卒睹的枯槁的形貌，也看到驚心動魄的咯血場面，印象不僅清晰深刻，還時時盤繞在腦海之中，揮之不去。只恨此身無能，不能替代父母，亦不能使父母免於痛苦的煎熬……錢？錢算是什麼東西！

陳醫師：「你們要想清楚，一兩年以後，就是破產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掉！」

「那時再作打算！」馬家一個兄弟說：「時到時當，無米煮番薯塊湯！」

醫師搖頭，長長歎一口氣，走了。

就這樣打了兩年針，十幾甲地都快打完了，今天這一甲多再賣掉，便沒有可賣的了！唉！這大概是命！——馬水生時常這樣跟自己解釋。

他站起來，把斗笠戴到頭上去，隔一會又摘下來，拿在手裡當扇子搧，搧兩下，又戴上去。陳水雷已經把他的煩躁誇張地表現出來了，只有富貴伯還是呵呵呵地笑，口沫橫飛，有時看他笑得起勁，也免不了要跟著裂裂嘴。

終於，陳水雷伸出他那肥短的手來，斬釘截鐵地說：「就這樣決定，一甲十二萬，現金，先付定金兩萬，其餘的手續辦好時一次付清。明早八點，我在你們村裡的店仔頭等你，兩萬訂金我會帶去，你回去跟你兄弟商量一下，明天回我的消息！」

馬水生說好，伸手去握那隻手，只碰觸了一下，對方就把手抽開了，在極短暫的接觸裡，他感覺到，也許是流了手汗，對方那隻手，是濕黏冰冷的！

這一胖一瘦轉身就走，他失神地看著他們的背影，一直到他們消失在防風林裡，才收回視線。

悵悵然的站了一會兒，無端感到疲累起來，這才想到昨晚一夜沒睡好，整個人便癱下去，萎坐在沙地上，衣袋裡摸出煙來，點上火。

昨天夜裡整夜翻來覆去，一直在將睡未睡的境界裡，朦朧中，有一片漫無邊際的合歡林一再

出現，他拿著鋤頭拚命地挖，挖，挖掉一棵，馬上又長出一棵來，太陽又大，沙又滾燙，又饑又渴，嘴唇乾裂，渾身無力，卻仍然在那裡挖，挖，挖……。

雞啼時翻身下床，意外地感到筋骨酸痛，疲憊異常，拿著餵豬用的杓子，手竟乏力得有些顫抖的模樣！

地賣光了以後，一家大小二十幾張嘴，吃的大概還不成問題，靠七八個大人做粗工，雖然吃得不好，不過，一枝草一點露，日子還是可以過！

最令人放心不下的，還是兩個老人家的問題。兩年前，剛剛開始時，一天打一次針，現在一天要打兩次到三次了，每一次的份量都比以前多……到哪裡去弄錢？

弄不到也要弄，阿爸阿母歹命一世人……以前的人。——做戲的人有在說——把兒子埋掉，專心孝順父母，以免兒子吃掉父母的食物，我們現在人當然不可以殺兒子，卻也絕對不可放下父母不管！要做工，一家人都要拚命去做工……。

太陽漸漸大起來，樹影漸漸縮短，他移動了一下位置，把身體靠在樹幹上，兩腿伸直併攏，裸露在短褲外邊的腿肉，便自然的接觸到涼爽的細沙，頓時有一股真實的溫馨的、彷彿久遊異鄉的浪子乍見親人的感受，襲上心頭，蘊存在心裡的豐盛感情便蠢蠢然沸動起來。他用左手拿煙，騰出右手，有一下沒一下的把細沙撥上來，蓋在雙腳上，越蓋越多，越覺得舒暢，索性扔掉煙，雙手勤快地撥動著，不一會兒，兩隻腳都埋在細沙裡了，那種感覺竟如此熟悉而美好，涼涼的，清清爽爽的，連空氣都異樣的清新起來，使人泫然欲淚。多少年沒有這樣玩過沙子了？二十年？二十五年？還是三十年？……記不清了，小孩子時候常常這樣玩，長大了便只是在田裡工作，沒有那個閒情，然而，縱使事隔多年，那個美好的感覺還是清楚熟悉的……。

好一塊美好的土地哪！

阿爸為它付出龐大的代價，我們兄弟也是。土地是我們的，我們開墾的，要愛護它，要照顧它，不要怕艱苦！——阿爸身體健康時，時常這樣說。但是，我把它賣了，賣了，十幾甲都賣了！

那時候，這裡那裡都是一片翠綠無邊的合歡林，我們開墾它。阿爸對它充滿信心，他說：有一天，四腳仔會被趕走……。

然而，四腳仔並沒有馬上被趕走，反而發現他們「違法」開墾的事。

有一天，一個矮胖的日本警察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雖則事前曾設想過應付的辦法，然而大家還是怕得要死，那時誰看到日本仔，都會像看到鬼一樣的面無血色。那日本警察兇暴異常的大聲吼叫，噯哩哇啦一大堆，除了那句不斷出現的「巴格野魯」之外，馬水生一句也聽不懂。只見阿榮伯不斷地點頭鞠躬，嗨嗨嗨，嗨個不停。他手裡提一袋蓖麻種子，還捧出一捧給四腳仔看，跟他比手畫腳，如此折騰半天，四腳仔才「嗯」了一聲，緊接著更是聲色俱厲的噯哩哇啦好幾句，終於，補上那句他們似乎永遠都不會忘了說的「巴格野魯」，走了。

等四腳仔的背影沒入那一大片合歡林中看不見時，阿榮伯才呸了一口，用不大不小的聲音罵：「八個野鹿，四腳仔！」

「四腳仔講什麼？」阿榮伯的女人很緊張地問。

「我怎麼知道？他像瘋狗一樣汪汪汪，汪半天，伊娘咧，那種蕃仔話哩哩嚕嚕，誰知道他在講什麼，幹！鬼幹到也不是那樣汪汪叫！」

日本話是聽不懂，不過看四腳仔講話那個樣子，又不斷的「八個野鹿」，意思自然不難明白。所以，阿榮伯說：「這裡不能再挖了，我們要換個地方，不要讓四腳仔再找到我們！」

於是把開墾出來的土地先種上番薯，再胡亂灑些蓖麻種子，然後轉移陣地，離開幾百公尺，又挖起來。種番薯是真，種蓖麻是瞞天過海，卑屈的求生存的辦法。以後每塊土地都是這樣，挖

挖挖，一兩分地三分地不等，就又換個地方挖。

沒挖多久，出事了！

出事的地點，就是現在種芝麻的地方。

那天除了先前來過的那個矮胖的以外，還帶一個比較年輕高大的，一進來，什麼都沒說，劈哩啪啦，拳打腳踢，一家大小都挨了打，連那時只有四歲的最小的弟弟都挨了一腳，小娃娃挨那一腳顯然不輕，卻沒有哭，傻傻的坐在樹下，瞪大了驚慌的眼睛，等四腳仔走了以後，才哇的一聲哭出來，一哭就是半天。

阿榮伯被打得最重，吐血兩次，沒有人敢還手，只是抱著頭在地上打滾。阿榮伯吐血以後，雙膝落地，跪在那裡，口口聲聲哀求著：「大人啊，大人……。」

人跪著，還不停的叩頭。對方直挺挺的站在那裡，雙手抱胸，嘿嘿嘿得意的笑著。他們的皮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此時跌坐在地上的十六歲的馬水生，目不轉睛的看著他們，他偷偷的握緊拳頭，越握越緊，把拳頭按在沙上，終於深深地陷入沙裡。他早已忘了被踢被打的疼痛，心裡唯有悲憤，卻只能咬牙。

四腳仔並不罷休，又對阿榮伯補了幾腳，那個高大的突然用台灣話大聲吼叫：「七月半鴨仔，不知死活，叫你不可偷掘地，你偏偏偷掘，今日只是小小教訓一下，下次再讓我看到，就活活把你打死，不信你給我試試看！」

大家都感到意外，台灣話那樣標準，不知道他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

那兩隻狗走了以後，阿榮伯掙扎著自己站起來，用手背恨恨地抹去嘴角的血漬，悲憤地罵：「伊娘咧，我們自己的土地，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開墾！伊娘咧，總有一日，不信你試看看，總有一日，你們這些四腳仔，幹！攏總要跳海！」

馬水生從未看過父親有那樣凌厲、兇猛、激動的劍一樣的目光，他站著，怒睜著雙眼，手指指到馬水生的鼻子上：「你們千萬給我記住！今日的事，你們都看到了，你們不可以忘記！我，你們的阿爸，今日，伊娘咧，向四腳仔下跪！你們，大大小小給我記住，男子漢，一跪天地，二跪神明，三跪父母，其他的，打死了也沒有下跪的道理！你們的阿爸我，今天為了一家大小的生命為了我們的土地，向四腳仔下跪，你們不可忘記，什麼人忘記了，將來落了地獄以後，我還要找他算帳……。」

說到後來，他竟然泣不成聲！

這樣的事情怎麼忘得了？

問他痛不痛，身體要不要緊，他兇巴巴地說：「這一點點皮肉之痛，有什麼好操煩！」

然而，看他走路，卻是踉蹌得厲害！

這樣的事情怎麼忘得了？就在那塊芝麻田裡，好像還是昨天的事！

然而，這塊地竟然要賣掉了！

馬水生的心，一下下的往下沉！

他把雙腳從細沙裡抽出來，站起來，眼睛望向芝麻田裡，那芝麻長得真是漂亮，骨幹健壯，又結實纍纍，今年的收成一定會比去年好。他看著看著，眼睛逐漸有些模糊起來，也不去擦拭，戴上斗笠，沿著防風林，一路走回家。

回到家，已是近午時分，他走得口乾舌燥，一身是汗，門前大榕樹下抓起鋁製圓胖肚子的大茶壺，嘴對壺嘴，咕嚕咕嚕灌一肚子水，放下茶壺，摘下斗笠，一路搵著，一路走向他父母的房裡。

一進門，看到兩個老人家斜倚在木床的床欄上，半閉著眼睛養神，他躡手躡腳走過去，想把

床邊的痰盂拿去清潔一下，彎身拿起痰盂時，卻看到兩個老人家各睜著一雙無神的眼睛看著他。

兩個人有著極其相同的樣相，身上的肉都不知消失到哪裡去了，一張蠟黃的、長著許多黑白老人斑的、滿是皺褶的臉皮，不很勻稱地包著凹凸分明的骨頭，像包裝紙沒拉緊一般，顯出十分的鬆軟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窟裡，兩個鼻孔黑洞洞的，意外顯得大而朝天，張開嘴巴時，牙齒浮出，露出黯紫色牙齦，頭髮、鬍鬚未加整理，乍見之下，確是觸目驚心哪！

馬水生是習慣了，心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醫生再三吩咐，說這個病會傳染，盡量少接觸病人為妙；於是他自告奮勇，負擔起照顧病人的大部分工作，其他人只是晨昏定省，或是偶爾進來探視一下。

馬水生輕輕地把痰盂放下，伸右手撫摸他母親的臉頰，笑著問：「今天有卡好無？醫生來注射過了嗎？」

「剛剛注過。」他母親說，唇邊有一絲似有似無的笑意。她伸出枯柴般的手握住她兒子的手背，那隻手正輕輕撫觸著她的臉。

「這麼瘦！」兒子說：「今天我吩咐他們去買一尾虱目魚回來煮麵線，虱目魚剛出來不久，聽說滋補。」

「有什麼用！」阿榮伯說：「吃了那麼久，吃過那麼多好東西，還不是這樣，你看，像殭屍一般，敢有一點人樣？這是病，吃熊掌燕窩也如此如此，叫你們不要多開錢買那麼貴的東西，仙講都講不聽！」

歇一會兒，歎一口大氣，有氣無力對他老伴說：「水生他娘，我看我們這個病是無望了，這樣久了，還是如此！如今一日注射三四遍，身軀上這裡那裡攏總是針孔，注到一身麻麻，也沒聽醫生說怎樣，伊娘咧，三不五時還會頻頻顫，大粒汗小粒汗拚命流，幹！前生作孽，這世人才會拖累子孫到這般！」

「就是啊！」他母親說：「很奇怪，射剛注下去不久，就很爽快，好像沒什麼病痛一樣，但是，藥力若退去，哎喲，實在比死卡艱苦！」

又來了，每次談談談，都會談到這個上面，馬水生總要千辛萬苦把話引開，但兩個老的還是將信將疑，有一次，他父親竟然說：「以前聽人說過，說以前的人吃鴉片煙就是這樣！」

做兒孫的全聽馬水生指使，遇到這樣的話題，一律把責任推給陳醫師，每個人都告訴老人家，醫生說的，這個病就是這樣，有時會頻頻顫，但不久就會好的！

馬水生說：「不久就會好的！」

「你一日到晚攏總這樣講，我們又不是三歲囡仔！」他父親表情複雜的笑著說：「兩年前這樣，一年前還是這樣，但是你，攏總這樣講！」

「實在是這樣嘛！醫生這樣講，保生大帝五府千歲諸神攏總是這樣講，醫生是人，你可以不相信他曾經講這樣，保生大帝五府千歲是神，神明面前，我不敢對你白賊！」

馬水生說得一本正經，老人家歎口氣，便禁聲了。

神明有靈，應該不會責備我——馬水生每一次都這樣想——我是不得已的，神明應該知道，我馬氏一家大小無人做過壞德性的事情，每天早晚都恭恭敬敬的燒香，眾神啊，祢要保庇啊！

他退兩步離開床邊，在室內唯一的一條長板凳上坐下來。為著避開父母的眼神，便裝著上下左右前後到處看看，裝著在室內找尋什麼的樣子。

這房子是土牆砌成的，為了供老人家養病，特別整修了一次，屋頂用幾根木柱子橫的豎的搭成了架子，上面蓋上灰黑的瓦片，窗子又特地開大一點，便成了冬暖夏涼的土屋形式；房後邊有一棵老榕樹，綠樹濃蔭，有些枝葉延伸過來，在屋頂形成一小部分的天然棚架，棚架下的瓦片便

時時積上一點鳥糞蟲屎樹籽落葉，夏天裡特別涼爽。

房裡一張有床欄的大木床，一櫥一桌，都是十幾二十年的舊貨，只有一張結實笨重的長板凳，是新近添置的，那板凳粗工粗料，卻是耐用；除了這些簡單的傢俱之外，便只有一些諸如痰盂之類的小東西了，因此，房中央還有一片舖上水泥的地面，進出，活動，都很便利；然而有時卻嫌寬大，尤其是室內人少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的時候，這種情形時常碰到，尤其最近這一段日子。

馬水生此刻便有這種感覺，空空的，總覺得欠缺什麼，也許欠缺的是物品，也許不是。

「你在找什麼？」他母親問。

「沒有，沒有什麼！」馬水生說：「我是在想，這房子會不會熱，要不要買電扇。」

「你講過好幾次了，每次都告訴你說不必，為什麼你要時常提起？」

「哦！」馬水生說：「我怕你們熱。」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這樣的對話的確時常出現，重複過多，對彼此都沒有意義，馬水生不知是沒有察覺，還是怎麼的，時常搬出來，尤其是無話可說的時候。

悶坐了一會兒，他聽到母親問：

「你今早去了哪裡？」

「保安林那邊的土豆園。」他說。

「哪一邊？草湖埔還是沙崙頂？」

「攏總不是，我去牛屎埔。」

「哦！牛屎埔！我們剛剛去過……幾日了？六日，對！六日前我們去過！」他父親興奮的說：「真好，土豆和芝麻都照顧得真好，牛屎埔會豐收！」

「是啊！是啊！」他母親被這一份即將豐收的愉悅感染了，笑起來，說：「假使草湖埔，沙崙頂也這樣，那不知要多好！水生仔，那邊的情形怎樣？」

那邊早就賣掉了，草湖埔八甲多地都種西瓜，遠遠看去，西瓜一粒一粒圓圓，就像灑了一地大玻璃珠一般，種西瓜的天賜仔笑得嘴都歪一邊，伊娘，現在正是收成時，一卡車一卡車嘟嘟運搬去，賺錢像舀水一樣，難怪天賜仔在西瓜園邊設一張桌子一把刀，要吃西瓜自己剖，吃到飽吃免錢，村裡的人都說他慷慨，幹！我馬水生若賺那麼多錢，我也會那樣慷慨！有一日從西瓜園走過，給天賜仔看到，咚咚咚跑來拉人，水生兄水生兄吃西瓜，伊娘，咱不吃，他硬硬揀一粒大的破開，剖一片要你吃，西瓜實在好吃，甜，水分多，又沙沙，吃吃吃，西瓜好像哽在喉頭，吞不下去。這種土地那時一甲八萬元賣給天賜，伊娘，只有兩年，天賜仔恐怕連本都賺回來了。

馬水生想起這些，時常都會激動不已。沙崙頂三甲多地賣給呂天生，呂天生種芝麻，去年收成時，用三輛牛車來回載兩三趟，牛車上一麻袋一麻袋疊得天那麼高，都是去殼以後乾淨的黑芝麻。

馬水生抑制心中翻滾的激動之情，若無其事的對他母親說：「草湖埔的情形還要比牛屎埔好，不管是土豆、芝麻、甘藷，攏總真漂亮，沙崙頂稍微差一點，不過，比去年好！」他笑出聲音來，樣子很是高興：「有人在鼓吹種甘蔗，我在想，種甘蔗也是好，省工省肥料，蔗葉又可以給牛吃或是做柴燒，明年，我想把沙崙頂那三甲多地都種甘蔗，不過，一定要你們同意才行，也要和兄弟參詳一下！」

「好，好，好！」他父親說：「種甘蔗好！」

亂箭穿心一般，馬水生咬咬牙繼續笑，說：「溪尾寮那二甲多水稻田才是真的好哪！那稻穗一穗一穗長長，飽飽，稻粒大大，稻珠都被壓得彎彎垂垂，街仔賣種子的缺嘴來發仔看了稻子，

一口氣就先訂下一萬五千斤，要做種子賣，價錢比平常加兩成，先付訂金兩千！」

「真的!？」

「是啊！村裡很多人都說，他們要換稻種，要買這種去種！」

「呵呵呵，真好，真好！」

老人歡喜得手腳都顫抖起來。其他兩個人便跟著笑起來。

溪尾寮那塊稻田的確這樣，只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出來，那土地一年前就賣給村長了，村長有個兒子農校畢業，帶這種稻種回來種，轟動附近幾個村莊。

笑過一陣後，他母親滿懷憧憬的，興高采烈的說：「水生仔，哪一天我們卡好一點的時候，你要帶我們去田裡看看哦！我感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去田裡了，這麼久以來，我們只有去過牛屎埔，因為牛屎埔較近，你就只有帶我們去那裡，其他地方，很久很久都沒有去了！」

「對對對！」他父親眼裡露出異樣的光彩：「你要帶我們去，用牛車載我們去，車上面可以鋪稻草，裝上車板，用棉被墊著，我們可以倚靠在車板上，去溪尾寮，去草湖埔，去沙崙頂，一次去一處就好了，兩三公里的路，我們有法度擋得住！你不要擔心！」

說完，歎了一口氣，尾音拖得很長，由強漸弱，終於無聲。他的身體一動也不動，眼睛怔怔的望著泥土牆壁，心裡似乎在想一樁極其遙遠的事體，說話的聲音，也就特別給人一種飄渺而不實在的感覺：「水生他娘，妳想想看，我們靠著棉被坐在牛車上，在樹蔭下，慢慢的走，走去我們的田園……」最後面這一句卻是堅定的，他說：「要死以前能再去看一次自己的土地，死也甘願！」

「怎麼講這種話!？」馬水生緊張的說：「勇勇健健，醫生和神明都說不久就會好，怎麼講這種話!？」

老人悽然一笑，說：「沒有啦，跟你講笑的啦，看你緊張成這樣！」

馬水生心裡慌亂起來，坐不住，站起來：「那就好！」他說。彎身拿痰盂：「那我就放心！」痰盂拿在手上，站在床邊，一臉愉快的笑：「我把痰罐拿去清潔一下，你們休息，馬上就吃飯了！」一頓，說：「這幾天比較空閒，你們好一點時，我一定用牛車載你們去田裡，一定！」還是一臉笑，看到兩個老的都高興地笑著點頭，這才放心轉過身去，一轉身，那一臉笑拍的一下都被扯掉了，換成一張皺著眉心的臉，端著痰盂，走出門外。痰盂裡色彩斑斕，花紅柳綠，一些淡黃夾帶著淺灰色的濃痰，因為馬水生端著走動的關係，便在那半盂血水裡載沉載浮起來。

父母要去田裡走走，這個容易，這兩年來，全村的人老早就自然而然有一種默契，絕不會把馬家賣地的訊息露一絲給這兩個老人家，即使去田裡看到田地的新主人在耕種，新主人也會幫著打馬虎眼，說是農忙時大家互相幫著工作的。草湖埔那八甲多地，如今天賜仔種了西瓜，他跟他父母說是種花生芝麻甘藷，比較麻煩一點，不過也不是很困難，到時候編個動聽的理由就是了。馬水生操的不是這個心。這兩年來，父母、土地、家人等等大事小事，堆起來像一座山，重重的壓在他的心上，沒有一分一秒喘息的機會，這還不要緊，最重大的，是家裡的情形一天一天壞下去！

吃飯時，一家大小都到齊了，兩個老人家在他們房裡吃，白米煮稀飯，菜也特別買較好一些的，其他的，分三張不大不小的木桌，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小孩一桌，吃蕃薯簽，一碗黑黑灰灰的番薯簽裡幾粒稀稀疏疏的白米點綴其中，醃瓜、高麗菜乾，自己種的菜豆白菜等，三餐都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有時小孩會去河裡溪裡摸些魚蝦，跟醃瓜一起大鍋煮，吃飯時大家便搶著撈魚，小孩會因搶魚而吵架、打架。今天這個中餐無魚無蝦，沒什麼可搶，比較平靜。

小孩平靜，大人卻不平靜，男人在討論賣地的事，女人壓低聲音吱吱喳喳，不知說些什麼。

天氣熱，他們把飯桌搬到大門口榕樹下，男人小孩大都裸著上身，下身只穿一條短褲，也還是熱，汗流得滿身。

男人在一堆，先把陳水雷臭罵一陣，罵他吃人，罵他無天良，罵他祖宗，罵他的後代，罵他不該開那種價錢。罵完了，仔細檢討起來，還是同意把土地賣給他，因為不賣就沒有錢，沒有錢陳醫師的帳就沒辦法清，不清帳他就不來注射，幾個小時不注射就不得了。要賣給別人，短時間內又找不到買主，尤其是幾天內就拿得出三五萬現金的，更沒地方找，是農人才買農田，而農人的財產又大部分在農田上，再變成現金，都需要時間，做生意的，對買農地無興趣，就是有興趣，也未必比陳水雷高；賣吧，不得已，只好賣了！

決定賣地之後，五六個兄弟一個個唉聲歎氣，地都賣光了，看以後怎麼辦？想起以前辛苦開墾的情形，想起勤勞耕作與歡喜收成的酸甜苦辣，每個人對土地的感情都格外激烈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一時沒完沒了。

台灣剛光復那兩三年，因為四腳仔走了，一切又都還沒有上軌道，尤其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地方，根本也沒有誰來講過什麼，所以大家都大大方方的把合歡樹挖掉，把土地墾出來，馬家人多，又夙有開墾經驗，就以原先開好的幾塊地為基礎，向四面八方擴展起來，此期間又弄到幾塊「日本人的土地」，合起來就有好幾甲了。雖然有好幾甲，因為一家人都勤奮，又替其他地主種了幾甲地，一年復一年，田地裡有些收成，省吃儉用積下來，又拿去買地，過不久，土地政策逐一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眼睛一眨，做夢一樣，他們竟然有十幾甲屬於自己的土地了！

然而如今，……，又什麼都沒有了！

兄弟們不免黯然神傷。

馬水生說：「我們又不賭博，又不開查某，土地就這樣沒有去，免不了會不甘願，但是，連神明也知，這是不得已。做人子女，這樣也是應該。所以，大家也不必矢志，你們想想看，我們從無到有，也只不過十五六年二十年光景，很快，對不對？那就是了，我們是不得已，才失去土地，有一天，我們會再拿回來，只要大家勤儉打拚，從現在的一無所有，要變成當初的『有』，絕對無問題，男子漢大丈夫，不要矢志，大家若和好一點，團結起來，家和萬事興，就是說，萬一，萬一我們這一代不能把失去的土地買回來，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子子孫孫，一定能夠做到！」

「你講什麼瘋話!？」他的一個弟弟說：「二十年內若是做不到，我的頭給你斬做椅子坐！騙肖！這種小事，也要講到子子孫孫那樣菜豆長又纏的話，也不是說要做皇帝，發那麼大的誓願做什麼？子孫自有子孫福，時機若到，子孫若有那種能力，有人會做聯合國國王也不一定，我們是土牛不識半字，我們的子孫敢會像我們這樣！我們也沒做壞天理的事，才不會那麼衰咧！」

「對，對，有理，有理，本來就是這樣！」其他的人附和著說。

「不管怎樣，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們都要打拚！」最小的弟弟嚴肅地說：「我們的土地，我們開墾的，就是會怎樣，也不能就這樣放掉！」

「是，是！」

大家都吃飽了，女人把餐具收去，男人還談個沒完，小孩子有的跑去玩，有的就躺在地上睡覺。

一會兒，馬水生口渴，想喝水，茶壺裡半滴都不剩，他拿著茶壺，想到廚房叫女人煮一壺開水，走到廚房門口，卻聽到他的女人和他四弟媳在吵架。

他的女人一邊洗碗一邊很生氣地說：「妳講話要卡有良心咧！不然，若給別人聽到，真會以

為我水生嫂是那種人，我夫妻一日到晚做牛做馬，也是為了使這個家庭像個樣，所以什麼事情都不願計較，妳講我歪哥，講我積私房錢，實在太過分，老實給妳講，這邊的人也有脾氣，也會生氣！」

他四弟媳雙手插腰，倚在對面牆壁上，冷笑一聲，惡毒的說：「哼！會生氣是要怎樣？妳會生氣，我敢就不會生氣？妳不要看你們是老大，就時常要欺侮人！給妳講，別人怕，這邊的人不怕……。」

「不怕是要怎樣？怕又是要怎樣？三八查某！我無那種閒工夫跟妳在這裡搭七搭八了！」她把洗好的碗筷放到菜櫥裡去：「老實講，也沒有什麼好相爭的，如今土地都賣光了，還爭什麼？」

「妳才三八啦誰三八！賣土地，十幾甲的土地還不是妳尪（丈夫）賣的！賣了了，哼！還好意思講？賣十幾甲土地，妳們不知歪哥多少，積了多少錢咧！哼！以為我不知道？」

「妳知道個xx啦！講妳三八妳就三八，妳知道妳現在在講什麼嗎？這樣黑白講！古早人有在講，抬頭三尺有神明，做人講話要卡差不多咧，賣土地，是不得已，妳以為我孩子的爸歡喜要賣？」

「哼！有歡喜無歡喜賣，那要問妳才知道，我怎麼知道？屁股幾根毛都看現現，有什麼好講！」她的聲音越來越大，好像要吃人一樣。

馬水生很是生氣，這幾年來，他處處以家庭為念，時常告訴孩子的娘要耐勞忍讓，時時曉以大義。他女人做為她們妯娌的頭，也確實刻苦耐勞，寧願處處吃虧。到今天才知道，原來還有人這樣無天良，硬要把白白布染到黑，實在氣，實在忍受不住，剛要發作，突然想到他現在是一家之主，家用長子，國用大臣，他要公平嚴格，即使自己有理，也只能吃悶虧，為的是一家和樂。

但他實在太生氣了，所以忍不住脫口大喝一聲：「散散去！」

聲音之大，大如雷鳴，連門口樹下乘涼的兄弟，以及已經回到各人房間休息的弟媳們都聽得很清楚，他們聞聲匆匆趕來。

水生嫂吃了一驚，她從未看過水生那樣生氣過，立即閉了嘴。那四弟媳卻依然是一付潑辣模樣，她慢條斯理的，故意要氣死人的用鼻音說：「怎麼？人多，聲音大，就要壓死人？給你講，這邊的人不怕大聲！」

這時大家都趕到了，七嘴八舌吱吱喳喳聽了簡略報告，大家都說那四弟媳不對，水生的四弟大手一揮，啪的一聲，一個巴掌結結實實打到他女人臉上去，大聲罵：「幹！查某人囉嗦什麼，雞公不啼，啼到雞母去！」

女人挨了打，楞了一下，被太陽晒黑的臉上赫然是一個看得很清楚的血手印，她用手摀住臉，哭起來：「打要死，打要死！沒囊巴的！你的某（妻子）給人欺侮去，你反而打我給人看？路旁屍半路死！嚙，我問你，我講不對是不是？你講你講，要給兩個老的注嗎啡射是伊們的主意，要賣土地也是伊們的主意。如今十幾甲土地都賣了了，我講伊幾句，你就打我，打要死，你是打要死是麼？我講不對是不是，你講！無路用的查埔子，不會好死的！你講呀！」

眾人亂成一團，妯娌間有人動手拉扯那個女人。大家嗡嗡。一時十分凌亂。

冷不防背後傳出一聲暴喝：

「散散去！你、你、你們這些不孝子！」

大家慌亂的回過頭去，他們的父母親，馬家的兩個老人家，各人拄著一根柺杖渾身顫抖的站在那裡。阿榮伯臉色發青，柺杖舉起來，不知要指人還是要打人，但因為身體激烈顫抖，柺杖沒拿穩，掉到地下去。老人家用手指著一群人，激激激半天，才發出聲音來：「不孝！你們這些不孝子！」

大口喘氣，喘半天，說：「水生仔，來，我問你，老實給阿爸講，阿梅講你給我們注嗎啡，

土地賣了了，是真是假，老實講！」

「阿爸，阿爸……。」

「你這個不孝子，你這個不孝子！」老人走近一步，用雙手沒命的捶打他的兒子，邊打邊罵邊大聲哭：「騙我騙到今日，枉費，枉費！人講國用大臣，家用長子，我用你做頭，你拿毒藥給我們吃，你土地，十幾甲土地賣了了，你、你不孝！不孝！我前生是做什麼孽！我是做什麼孽！」

老人捶打兒子之餘，還捶打他自己，因為身體實在太虛弱，挺不住，跌坐在地上，大家趕緊來攙扶，他一手揮開，掙扎著自己要爬起來，爬了一下，又跌下去，眾人趕緊扶他起來。這時，水生嫂與另兩個妯娌早就攙扶著他們的婆婆了，這老人家哭得死去活來，連哭聲都哽住了，氣出不來，樣子很是嚇人！馬水生的四弟媳這一刻像個木頭人，乾站在一邊，不知所措！

馬老先生被扶起來，還是哭，大聲哭，六七十歲的老人家哭起來，幽悽悽慘切切，實在不忍卒聽。眾人七嘴八舌的跟著哭著勸著，老人家稍稍平息，卻大聲說：「水生仔！」

馬水生應了一聲。他的臉早已縮成一團，大禍臨頭，驚慌無措之外，還有歉疚，悔恨與悲傷。

「跪下！」

老人聲色俱厲的下命令，馬水生喀咚一聲，雙膝落地。

「楞仔！」

馬水生把柺杖撿起，雙手呈給他父親，老人家接到柺杖，立即沒命的、不分輕重的、朝著跪在地上的水生的頭臉打下去，邊打邊大聲哭，邊罵：「不孝，不孝子，土地，你把土地，賣了了，十幾甲，我，我們一鋤頭，一鋤頭，開墾的土地，賣了了……你阿爸為了土地，給四腳仔打到吐血，向四腳仔下跪，你，不孝，你把土地賣了了，你阿爸給四腳仔打到吐血……。」

一會兒，老人力氣用盡了，眾人扶兩老進去房間給他們躺著休息，大家一陣勸說，一再保證，土地雖然失去了，但是，他們一定要同心協力勤儉打拚積錢再買回來，勸很久，說很多話，一再保證，老人情緒才平穩下來，但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那不是釋然於懷的表情，而是既已如此，不得不認而已。

老人閉著眼睛躺了一會兒，呼吸聲音逐漸均勻起來，兒子們以為他們睡著了，正準備離去，阿榮伯卻突然睜開眼睛，鄭重其事的，下命令的告誡兒子們：「土地是我們的，我們辛苦開墾的，那是我們的命，你們要勤懇，不管怎樣，都要積錢再買回來！」

兒子們堅定的，嚴肅的點點頭，一再保證，一定拿回來，老人歎了一口氣，對他老伴說：「都是我們！把子孫拖累到這樣，二三十個人，連一畦種菜的土塊總沒有，看怎麼過日！」說過不久，大概過於勞累，即沉沉睡去。馬家兄弟個個垂著頭，心情沉重地，離開父母的房間。

這晚上，馬氏一家的大人都在床上翻來覆去，子夜一過，才迷糊入夢，唯有馬水生，怎麼睡也睡不著，思前想後，憂心如焚，雞啼時，猶恍恍惚惚似睡似醒，朦朧中聽到一聲碰撞聲響，好像什麼東西倒在地上一樣。過後，即歸於沉寂，只有晨雞報曉之聲，一陣緊似一陣。

過一會兒，馬水生突然想到什麼，身體就像觸電一樣，從床上彈坐起來，跳下床，暗叫不好，三步併兩步，慌亂萬分地衝進他父母房裡。

那條粗壯的長板凳倒在地上，馬水生的父母，雙雙吊在屋頂的木柱上，燈光幽微，一抬頭可以看到兩個老人家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他們的身體懸空靜止不動，一條黑色的粗布褲子，順著褲管被扯開，各扭成細長條，套在他們的脖子上。馬水生呆了，他抬著頭，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恍惚間，他好似看到他的父母駕著牛車，雙雙坐在車板前的橫木上，在溪尾寮、草湖埔、沙崙頂、牛屎埔的田園邊，有樹蔭的牛車路上，緩緩前進，有說有笑。

又恍惚看到他們疲累枯槁的躺在床上，聽到他父親對母親說：「都是我們，把子孫拖累到這般！」又恍惚聽到父親對他說：「土地是我們的，不管怎樣，都要勤儉打拚再拿回來！」然而，他眨一眨眼睛，仔細聽時，那聲音卻在自己腦子裡洶湧翻騰起來。除此之外，萬籟俱寂，唯雞啼之聲此起彼落。

室內昏黃的五燭光的電燈，平靜地散發出微弱的光芒，照著兩個懸空靜止的人，也照著他們緊緊握在一起的手。

洪醒夫：(1949年12月10日—1982年7月31日)，彰化縣二林鎮人，原名洪媽從，另有筆名司徒門、馬叢、洛堤、林邊，畢業於居仁國中、臺中師專。十八歲進入文壇，創辦《這一代》月刊，參加「後浪詩社」，助理《台灣文藝》的編務，主編《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大家文學選——小說卷》等。1967年在台灣日報副刊連載短篇小說，1968年和蘇紹連、蕭文煌在台中籌組「後浪詩社」，1970年與陌上桑、喬幸嘉、黃朝湖等人將已停刊的文藝雜誌《這一代》復刊，曾得吳濁流文學獎佳作，1974年與台中師專同學林碧雲結婚，婚後繼續創作，與妻林碧雲育有洪承甫、洪承民二子。1975年至神岡鄉社口國小任教。洪醒夫曾經和友人說想將筆名取為「洪醒夫斯基」，向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看齊。中華民國教育部曾選錄其作〈紙船印象〉、〈散戲〉兩篇至國、高中國文課本，其中〈散戲〉曾獲聯合報小說獎。1982年7月31日當天，洪醒夫與好友利錦祥（豐原三民書局店東、現為民主進步黨成員）一起搭乘計程車由台北返回台中路上，由於當時適逢颱風安迪登陸台灣，在潭子鄉因路面打滑導致車輛翻覆，司機安然無恙，利錦祥重傷，洪醒夫肝臟破裂，送醫至豐原醫院，於次日早晨逝世，享年33歲。遺孀林碧雲後來另嫁他人。

三、單元教學任務

請說明寫實主義的寫作特色，能從文本中舉出實例段落，分數會更高。

請說明「鄉土文學」與「寫實主義」之間的關係。

組別 A：分組報告，四人一組（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組別 B：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鹿港乘桴記〉

請用寫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來分析這一篇作品

五、其他影片：稻草人、嫁妝一牛車



學生成果示例

學生分組上台報告舉隅

<p>鄉土文學</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用本土語言所撰寫的文學 • 中下層階級的民衆（農、魚、礦、工）為主題 • 以台灣本土的社會、環境、風土民情為主題的文學 <p>+</p> <p>寫實主義</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性描寫 • 對人物內心世界深入刻畫、生活細節真實呈現 • 「反映現實」：白描、具體的書寫外在事物 <p> </p> <p>鄉土文學採用寫實主義的手法描繪當地特色</p> <p>扎实的描寫生活以呈現真實情感和社會議題</p>	<p>吾土</p> <p>恍惚間，他好似看到他的父母駕著牛車，雙雙坐在車板前的橫木上，在溪尾寮、草湖埔、沙崙頂、牛屎埔的田園邊，有樹蔭的牛車路上，緩緩前進，有說有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角：台灣早期的農民 • 角度：第三人稱 • 用詞：口語、鄉土語言 • 情節次序：現在>>>過去>>>現在 • 結尾：馬家父母死了，但實際上卻讓家人可以不用賣掉最後一甲地，留下一絲希望 <p>↓</p> <p>寫實主義的特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題：關注中下階級的小人物 • 角度：以第三人稱描述客觀事實
<p>學生分析寫實主義跟鄉土文學的關係</p>	<p>學生分析洪醒夫的吾土</p>
<p>紅埤塘</p> <p>阿物用尖刀刮去紅錦鯉身上的鱗片，腹中的肚腸早拋在一旁……仰頭的阿姆，和我帶淚的眼光就這樣對上了。阿姆沒有說什麼，魚還是上了晚餐的飯桌。我坐在門檻上看著爭食鮮魚的家人，這，才是現實生活。</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角：蔡若水（小時候&長大版本） • 角度：第一人稱 • 用詞：中文、本土語言（阿姆） • 情節次序：過去>>現在 • 結尾：若水帶兒子去看荷池，想起童年時的紅埤塘。 <p>↓</p> <p>寫實主義的特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題：描寫特定地域的文化、風土人情，強調對當地生活、人文景觀的呈現 • 角度：以第一人稱描述回憶場景 	<p>神經衰弱自療法</p> <p>他家到底有多鄉下</p>  <p>大埔鄉地處阿里山山脈之上，全境有90%以上的土地屬國有或保安林地，是嘉義縣人口最少的鄉鎮，也是全臺灣人口密度最低的平地鄉鎮(每平方公里約26人)</p>
<p>學生分析蔡若水的紅埤塘</p>	<p>學生分析唐捐的神經衰弱自療法</p>

※經由大量的閱讀與文本分析，期許學生習得寫實主義的寫作技巧※

鍾文音老師演講，因是日老師身體極度不適，取消執行，接下來便進行第8單元教學

第 8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3 節， 1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內容	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 / 品德核心價值		
	實質內涵	品 EJU9 公平正義。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科			
教材來源	血觀音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p>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已進行過職業探索等規劃，對未來的人生有初步的藍圖</p> <p>學習狀態：學生開始面臨繳交備審資料的壓力</p> <p>預期的學習難點：學生對現實人生沒有相關經驗，對於職業上可能面對的困境比較無法進行想像</p>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可以經由影片觀賞，發現世界的不好，進而知曉所有的主題都能成為藝術創作的題材。 2. 學生可以經由文本的閱讀，再次被強化生命可能面對的殘惡面，因而擴充期末長文寫作的主題，思索更為多面向的人生。 3. 學生可以經由古文的搭配，了解成人世界的詭詐多變，深化了自己寫作的層次。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 觀賞血觀音影片 (二) 請學生討論血觀音所呈現的黑暗美學，這樣的劇情安排，可以造成怎麼樣的心靈衝擊的效果？ 二、開展活動 (一) 閱讀地獄變文本及燭之武退秦師文本 (二) 學生個人說明閱讀後心得及條列出地獄變感官描寫的技法 (三) 學生個人條列出燭之武退秦師中各國的利益打算 三、綜合活動 (一) 學生進行說鬼故事比賽，導出人不如鬼主題 (二) 教師綜整學生的發表，歸納新感覺派的特色	100ms 15ms 10ms 10ms 5ms 5ms 5ms 5ms	血觀音展露了成人世界的醜陋，教師要特別說明主要的教學目的在於 黑暗主題的探索 ，而非人生處處皆如斯。 新感覺派的特色因為具有一定的難度，因此相關的技法最好由教師歸納說明。
課後延伸閱讀		
大佛普拉斯		
附件 (學習講義)		
第七單元 人生的第四門必修課 職業阿修羅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影片：血觀音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二、文本：地獄變 / 芥川龍之介 (簡體字版，若需繁體字同學，請自行到課程雲端下載 PDF 檔)		

像堀川大公那種人物，不但過去沒有，恐怕到了後世，也是獨一無二的了。據說在他誕生以前，他母親曾夢見大威德的神靈，出現在她的床頭。可見出世以後，一定不是一位常人。他的一生行事，沒一件不出人意外。先看看堀川府的氣派，那個宏偉呀、豪華呀，究竟不是咱們這種人想像得出的。外面不少議論，把大公的性格比之秦始皇、隋煬帝，那也不過如俗話所說“瞎子摸象”，照他本人的想法，像那樣的榮華富貴，才不在他的心上呢。他還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關心，有一種所謂“與民同樂”的度量。

因此，遇到二條大宮的百鬼夜行，他也全不害怕。甚至據說，那位畫陸奧鹽灶風景的鼎鼎有名的融左大臣的幽靈，夜夜在東三條河原院出現，只要大公一聲大喝，立刻就消隱了。因為他有那麼大的威光，難怪那時京師男女老幼，一提到這位大公，便肅然起敬，好像見到了大神顯靈。有一次，大公參加了大內的梅花宴回夜，拉車的牛在路上發性子，撞翻了一位過路的老人。那老人卻雙手合十，喃喃地說，被大公的牛撞傷，真是多麼大的榮幸。

所以在大公一生之間，給後代留下的遺聞逸事，是相當多的。例如在宮廷大宴上，一高興，就賞人白馬三十匹；叫寵愛的童子，立在長良橋的橋柱頂；叫一位有華倫術的震旦僧，給他的腿瘡開刀，一一像這樣的追事，真是屈指難數。在許多逸事中，再也沒有一件比那至今為止，還一直在他府裡當寶物傳下來的《地獄變》屏風的故事更嚇人的了。甚至平時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大公，只有在那一回，畢竟也大大吃驚了，不消說，像我們這種人，當然一個個都嚇得魂飛膽戰了。其中比方是我，給大公奉職二十年來，也從來沒見到過這樣淒厲的場面。

不過，要講這故事，先得講一講那位畫《地獄變》屏風的，名叫良秀的畫師。

二

講起良秀，直到今天，大概也還有人記得。那時大家都說，拿畫筆的人，沒一個出於良秀之上，他就是那樣一位大名鼎鼎的畫師。發生那事的時候，他已過了五十大關，有年紀了。模樣是一個矮小的、瘦得皮包骨頭的、脾氣很壞的老頭兒。他上大公府來，總穿一件丁香色的獵衣，戴一頂軟烏帽，形容卑窶。他有一張不像老人該有的血紅的嘴，顯得特別難看，好像什麼野獸。有人說，那是因為舔畫筆的緣故，可不知是不是這麼回事。特別是那些貧嘴的人，說良秀的模樣像一隻猴子，給他起了個渾名叫猿秀。

起這個渾名也有一段故事。那時大公府有良秀的一個十五歲的獨生女，是當小女侍的。她可不像老子，是一位很嬌美的姑娘，可能因為早年喪母，年紀雖小，卻特別懂事、伶俐，對世事很關心。大公夫人和所有女侍都喜歡她。

有一次，丹波國獻上了一隻養熟了的猴子。頑皮的小公子，給起了個名字叫良秀，因為模樣可笑，所以起了這名字，府裡沒一個人見了不樂。為了好玩，大家見它趴在大院松樹上，或躺在宮殿席地上，便叫著良秀良秀，逗它玩樂，故意作弄它。

有一天，良秀的女兒給主人送一封系有梅枝的書信，走過長廊，只見廊門外逃來那只小猴良秀，大概腿給打傷了，爬不上廊柱，一拐一拐地跑著。在它後面，小公子揚起一條棍子趕上來，嘴裡嚷著，“偷橘子的小賊，看你往那兒逃。”良秀女兒見了，略一躊躇，這時逃過來的小猴抓住她的裙邊，嗚嗚地直叫——她心裡不忍，一手提著梅枝，一手將紫香色的大袖輕輕一甩，把猴兒抱了起來，向小公子彎了彎腰，柔和地說：“饒了它吧，它是畜生嘛！”

小公子正追得起勁，馬上臉孔一板，頓起腳來：

“不行，它偷了我的橘子！”

“畜生呀，不懂事嘛……”

女兒又求著情，輕輕地一笑：

“它叫良秀，是我父親的名字，父親遭難，做女兒的怎能不管呢。”終於這樣說了，迫得小公子也只好罷手了。

“啊啊，給老子求情，那就饒了它吧。”

勉勉強強說了一聲，便把棍子扔掉，走向廊門回去了。

三

從此以後，良秀女兒便和小猴親熱起來。女兒把公主給她的金鈴，用紅綢綜系在猴兒脖子上。猴兒依戀著她，不管遇到什麼總繞在她的身邊不肯離開。有一次女兒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小猴就守在她枕邊，愁容滿面地咬自己的爪子。

奇怪的是，從此也沒人再欺侮小猴了，最後連小公子也對它和好了，不但常常喂它栗子，有時哪個武士踢了它一腳，小公子便大大生氣。到後來，大公還特地叫良秀女兒抱著猴子到自己跟前來，可能聽到了小公子追猴的事，對良秀女兒同猴發生了好感。

“看不出還是一個孝女哩，值得誇獎呀！”大公當場賞了她一方紅帕，那猴兒見女兒捧著紅帕謝恩，也依樣對大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逗得大公都樂了。因此大公分外寵愛良秀的閨女，是為了喜歡她愛護猴兒的一片孝心，並不是世上所說的出於好色。當然閒言閒語也不是沒有，這到後來再慢慢講。這兒先說明，大公對畫師女兒，並非別有用心。

卻說良秀女兒掙到很大面子，從大公跟前退出來。因為本來是一位靈巧的姑娘，也沒引起其他女侍的嫉妒。反而從此以後，跟猴兒一起，總是不離公主的身邊，每次公主乘車出外遊覽。也缺不了她的陪從。

話分兩頭，現在把女兒的事擱在一邊，再談談父親良秀。從那以後，猴兒良秀雖討得了大家的歡喜，可是本人的良秀，仍被大家憎厭，依然叫他猿秀。不但在府裡，連橫川的那位方丈，一談起良秀；也好像遇見了魔鬼，臉色就變了（也有人說，良秀畫過方丈的漫畫。可能這是無稽的謠言，不確實的）。總之，不問在哪裡，他的名聲都是不妙的。不說他壞話的，只是在少數畫師之間，或只見過他的畫，沒見過他本人的那些人。

事實是，良秀不但其貌不揚，而且還有叫人惹厭的壞脾氣，所以那壞名聲，也不過是自己招來的，怨不得別人。

四

他的脾氣，就是吝嗇、貪心、不顧面子、懶得要命、惟利是圖——其中特別厲害的，是霸道、傲慢，把本朝第一大畫師的招牌掛在鼻子上。如果單在畫道上，倒還可說，可他就是驕傲得對世上一切習慣常規，全都不放在眼裡。據他一位多年的弟子說，有一次府裡請來一位大名鼎鼎的檜垣的女巫，降起神來，口裡宣著神意。可他聽也不聽，隨手抓起筆墨，仔細畫出女巫那張嚇人的鬼臉。大概在他的眼裡，什麼神道附體，不過是騙小孩子的玩意兒。

因為他是這樣的人，畫吉祥天神時，畫成一張卑鄙的小丑臉，畫不動明王時，畫成一幅流氓無賴腔，故意做出那種怪僻的行徑。人家當面責備他時，他便大聲嚷嚷：“我良秀畫的神佛，要

是會給我降災。那才怪呢！”因此連他的弟子們都害怕將來會受他牽連，有不少人就半途同他分手了。——反正一句話，就是放蕩不羈，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

因此不管良秀畫法怎樣高明，也只是到此為止了。特別是他的繪畫，甚至用筆、著色，全跟別的畫師不一樣，許多同他不對勁的畫師中，有不少人說他就是邪門歪道。據他們說，對川成、金風和此外古代名畫師的畫，都有種種奇異的評品，比方畫在板門上的梅花，每到月夜便會放出一陣陣的清香，畫在屏風上的宮女，會發出吹笛子的聲音。可是對良秀的畫卻另有陰森森的怪評，比如說，他畫在龍蓋寺大門上的《五趣生死圖》，有人深夜走過門前，能聽到天神歎氣和哭泣的聲音。不但如此，甚至說，還可以聞到圖中屍體腐爛的臭氣。又說，大公叫他畫那些女侍的肖像，被畫的人，不出三年，都得瘋病死了。照那些惡評的人說，這是良秀墮入邪道的證據。

如上所說，他那麼蠻不講理，反而還因此得意。有一次，大公在閒談時對他說：“你這個人就是喜歡醜惡的東西。”他便張開那張不似老人的紅嘴，傲然回答：“正是這樣，現在這班畫師，全不懂醜中的美嘛！”盡管是本朝第一的大畫師吧，居然當著大公的面，也敢放言高論。難怪他那些弟子，背地給他起一個渾名，叫“智羅永壽”，諷刺他的傲慢。大家也許知道，所謂“智羅永壽”，那是古代從震旦傳來的天狗的名字。

可是，甚至這個良秀——這樣目空一切的良秀，惟獨對一個人懷著極為深厚的情愛。

五

原來良秀對獨生女的小女侍，愛得簡直跟發瘋似的。前面說過，女兒是性情溫和的孝女，可是他對女兒的愛，也不下於女兒對他的愛。寺廟向他化緣，他向來一毛不拔，可是對女兒，身上的衣衫，頭上的首飾，卻毫不吝惜金錢，都備辦得周周到到，慷慨得叫人不能相信。

良秀對女兒光是愛，可做夢也想不到給女兒找個好女婿。倘有人講他女兒一句壞話，他就不難雇幾個街頭的流氓，把人家暗地裡揍一頓。因此大公把他女兒提拔為小女侍時，老頭子大為不服，當場向大公訴苦。所以外邊流言：大公看中他女兒的美貌，不管她老子情不情願，硬要收房，大半是從這裡來的。

這流言是不確的，可是溺愛女兒的良秀一直在求大公放還他的女兒，倒是事實。有一次大公叫一個寵愛的童兒作模特兒，命良秀畫一張幼年的文殊像，畫得很逼真，大公大為滿意，便向他表示好意說，“你要什麼賞賜，盡管說吧！”

“請你放還我的女兒吧！”他就老實不客氣地提出了請求。別的府邸不說，侍奉堀川大公的人，不管你當老子的多麼疼愛，居然請求放還，這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規矩。這位寬宏大量的大公，聽了這個請求，臉色就難看了，沉默了一會兒，低頭瞧著良秀的臉，馬上喝了一聲：“這不行！”站起身來就進去了。這類事有過四五次，後來回想起來，每經一次，大公對良秀的眼光，就一次比一次地冷淡了。和這同時，女兒也可能因擔心父親的際遇，每從殿上下來，常咬著衫袖低聲哭泣。於是，大公愛上良秀女兒的流言也多起來了。其中有人說，畫《地獄變》屏風的事，起因就是女兒不肯順從大公，當然這種事是不會有的。

當我們看來，大公不肯放還良秀的女兒，倒是為了愛護她，以為她去跟那怪老子一起，還不如在府裡過得舒服。本來是對這女子的好意嘛，好色的那種說法，不過是牽強附會，無影無蹤的謠言。

總而言之，就為了女兒的事，大公對良秀開始不快了。正在這時候，大公突然命令良秀畫一

座《地獄變》的屏風。

六

說到《地獄變》屏風，畫面上駭人的景象，立刻出現在我的眼前。

同樣的《地獄變》，良秀畫的同別的畫師所畫，氣象全不一樣。屏風的一角，畫著小型的十殿閻王和他們的下屬，以後滿畫面都跟大紅蓮小紅蓮一般，一片連刀山劍樹都會燒得融化的熊熊火海。除掉捕人的冥司服裝上著的黃色藍色以外，到處是烈焰漫天的色彩。空頂上，飛舞著 V 字形墨點的黑煙，和金色的火花。

這筆法已夠驚人，再加上中間在烈火中燒身，正在痛苦掙紮的罪魂，那種可怕的形象，在通常的地獄圖裡是看不到的。在良秀所畫的罪魂中，有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乞丐賤人，包括各種身份的人物。既有峨冠博帶的宮殿人，也有濃裝艷抹的仕女，掛佛珠的和尚，曳高齒展的文官、武士，穿細長宮袍的女童，端供品的陰陽師——簡直數不勝數。正是這些人物，被卷在火煙裡，受牛頭馬面鬼卒們的酷虐，像秋風掃落葉，正在四散奔逃，走投無路。一個女人，頭髮掛在鋼叉上，手腳像蜘蛛似的縮成一團，大概是女巫。一個男子，被長矛刺穿胸膛，像蝙蝠似的倒掛著身體，大概是新上任的國司。此外，有遭鋼鞭痛打的，有壓在千斤石下的，有的吊在怪鳥的尖喙上，有的叨在毒龍的大嘴裡——按照罪行不同，受著各種各樣的折磨。

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半空中落下一輛牛車，已有一半跌落到野獸牙齒似的尖刀山上（這刀山上已有累累的屍體，五體刺穿了刀尖）。被地獄的狂風吹起的車簾裡，有一個形似嬪妃、滿身綾羅的宮女，在火焰中披散著長發，扭歪了雪白的脖子，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從這宮女的形象到正在燃燒的牛車，無一不令人切身體會火焰地獄的苦難。整個畫面的恐怖氣氛，可說幾乎全集中在這人物的身上了。它畫得這樣出神入化，看著看著，耳裡好似聽見淒厲的疾叫。

哎哎，就是這，就為了畫這場面，發生了駭人的慘劇。如沒這場慘劇，良秀又怎能畫出這活生生的地獄苦難呢。他為畫這屏風，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結果連命也送掉了。這畫中的地獄，也正可說是本朝第一大畫師良秀自己有一天也將落進去的地獄。

我急著講這珍貴的《地獄變》屏風，把講的次序顛倒了。接下去講良秀奉命繪畫的事吧。

七

卻說良秀自從奉命以後，五六個月都沒上府，一心一意畫那座屏風，平時那麼惦著的女兒，一拿起了畫筆，硬連面也不想見了。真怪，據剛才那位弟子說，他一動手作畫，便好像被狐仙迷了心竅。不，事實那時就有人說，良秀能在畫道上成名，是向福德大神許過願的，那證據是，每當他作畫時，只要偷偷地去張望，便能看見好幾隻陰沉沉的狐狸圍繞在他的身邊。所以他一提起畫筆，除了畫好畫以外，世界上的什麼事都忘了，白天黑夜躲在見不到陽光的黑屋子裡——特別是這次畫《地獄變》屏風，那種狂熱的勁頭，顯得更加厲害。

據說他在四面掛上蒲席的屋子裡，點上許多燈台，調制著秘傳的顏料，把弟子們叫進去，讓他們穿上禮服、獵裝等等各式衣服，做出各種姿態，一一寫生——不但如此，這種寫生即使不畫《地獄變》屏風，也是常有的。比方那回畫龍蓋寺的《五趣生死圖》，他就不畫眼前的活人，卻靜坐在街頭的死屍前，仔細觀察半腐的手臉，一絲不苟地寫生下來。可這一回，他新興了一些怪名堂，簡直叫人想也想不出來的。此刻沒工夫詳細講說，單聽聽最主要的一點，就可以想像全部的模式了。

良秀的一個弟子（這人上面已說起過），有一天正在調顏料，忽然師傅走過來對他說：

“我想睡會兒午覺，可是最近老是做噩夢。”這話也平常，弟子仍舊調著顏料，慢然地應了一聲：

“是麼？”可是良秀顯出悄然的神色，那是平時沒有過的，很鄭重地託付他。

“在我睡午覺時，請你坐在我頭邊。”弟子想不到師傅這回為什麼怕起做夢來，但也不以為怪，便信口答道：

“好吧。”師傅卻還擔心地說：

“那你馬上到裡屋來，往後見到別的弟子，別讓他們進我的臥室。”他遲遲疑疑地做好了囑咐。那裡屋也是他的畫室，白天黑夜都關著門，點著朦朧的燈火，周圍豎立起那座僅用木炭構好了底圖的屏風。他一進裡屋，便躺下來，拿手臂當枕頭，好像已經很困倦，一下便呼呼地睡著了。還不到半刻時間，坐在他枕邊的弟子，忽然聽見他發出模糊的叫喚，不像說話，聲音很難聽。

八

開頭只發聲，漸漸地變成斷續的言語，好像掉在水裡，咕嚕咕嚕地說著：

“什麼，叫我來……來哪裡……到哪裡來？到地獄來，到火焰地獄來……誰？你是……你是誰？……我當是誰呢？”

弟子不覺停下調顏料的手，望望師傅那張駭人的臉。滿臉的皺紋，一片蒼白，暴出大顆大顆的汗珠。乾巴巴的嘴唇，缺了牙的口張得很大。口中有個什麼東西好像被線牽著骨碌碌地動，那不是舌頭麼？斷斷續續的聲音便是從這條舌頭上發出來的。

“我當是誰……哼，是你麼？我想，大概是你。什麼，你是來接我的麼？來啊，到地獄來啊。地獄裡……我的閨女在地獄裡等著我。”

這時候，弟子好像看見一個朦朧的怪影，從屏風的畫面上蠕蠕地走下來，感到一陣異樣的恐怖。當然，他馬上用手使勁地去搖良秀的身體。師傅還在說夢話，沒有很快醒過來。弟子只好拿筆洗裡的水潑到他臉上。

“她在等，坐上這個車子來啊……坐上這個車子到地獄裡來啊……”說到這裡，已變成抑住嗓子的怪聲，好不容易才睜開了眼睛，比給人刺了一針還慌張地一下子跳起身來，好像還留著夢中的怪像，睜著恐怖的圓眼，張開大口，向空中望著，好一會才清醒過來。

“現在行了，你出去吧！”這才好像沒事似的，叫弟子出去。弟子平時被他吆喝慣了，也不敢違抗，趕緊走出師傅的屋子，望見外邊的陽光，不禁透了一口大氣，倒像自己也做了一場噩夢。

這一次也還罷了。後來又過了一月光景，他把另一個弟子叫進屋去，自己仍在幽暗的油燈下咬著畫筆，忽然回過頭來命令弟子：

“勞駕，把你的衣服全脫下來。”聽了師傅的命令，那弟子急忙脫去自己身上的衣服，赤裸了身子。他奇怪地皺皺眉頭，全無憐惜的神氣，冷冰冰地說：“我想瞧瞧鐵索纏身的人，麻煩你，你得照我的吩咐，裝出那樣子來。”原來這弟子是拿畫筆還不如拿大刀更合適的結實漢子，可是聽了師傅的吩咐，也不免大吃一驚。後來他對人說起這事說：“那時候我以為師傅發精神病要把我殺死哩。”原來良秀兄弟子遲遲疑疑，已經冒起火來，不知從哪兒拿出一副鐵索，在手裡晃著，突然撲到弟子的背上，扭轉他的胳膊，用鐵索捆綁起來，使勁拉緊鐵索頭，把捆著的鐵索深深勒緊在弟子的肌肉裡，當啷一聲，把他整個身體推到地板上了。

九

那時這弟子像酒桶似的滾在地上，手腳都被捆成一團，只有腦袋還能活動。肥胖的身體被鐵索抑住了血液的循環，頭臉和全身的皮膚都憋得通紅。良秀卻泰然自若地從這邊瞅瞅，從那邊望望，打量這酒桶似的身體，畫了好幾張不同的速寫。那時弟子的痛苦，當然是不消說了。

要不是中途發生了變故，這罪還不知要受到幾時才完。幸而（也可說是不幸）過了一陣，屋角落的壇子後面，好像流出一道黑油，蜿蜒地流了過來。開頭只是慢慢移動，漸漸地快起來，發出一道閃爍的光亮，一直流到弟子的鼻尖邊，一看，才嚇壞了：

“蛇！……蛇！”弟子驚叫了，全身的血液好似突然凍結，原來蛇的舌頭已經舐到他被鐵索捆著的脖子上了，發生了這意外事故，儘管良秀很倔，也不禁驚慌起來，連忙扔下畫筆，彎下腰去，一把抓住蛇尾巴，例提起來。被倒提的蛇昂起頭來，蜷縮自己的身體，只是還夠不到他手上。

“這言生，害我出了一個敗筆。”

良秀狠狠地嘟囔著，將蛇放進屋角的壇子裡，才勉強解開弟子身上的鐵索。也不對弟子說聲慰勞話。在他看來，讓弟子被蛇咬傷，還不如在畫上出一筆敗筆更使他冒火……後來聽說，這蛇也是他特地豢養了作寫生用的。

聽了這故事，大概可以瞭解良秀這種像發瘋做夢似的怪現象了。可是最後，還有一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小弟子，為這《地獄變》屏風遇了一場險，差一點送了命。這弟子生得特別白皙，像個姑娘，有一天晚上，被叫到師傅屋裡。良秀正坐在燈台旁，手裡托著一塊血淋淋的生肉，在喂一隻怪鳥。這鳥跟普通貓兒那麼大小，頭上長兩撮毛，像一對耳朵，兩只琥珀似的大圓眼，像一隻獵豹。

十

原來良秀這人，自己幹的事，不願別人來插手。像剛才說的那條蛇以及他屋子裡其它的東西，從不告訴弟子。所以有時桌子上放一個骷髏，有時放著銀碗、漆器的高腳杯，常有些意想不到的東西用來繪畫。平時這些東西藏在哪裡也沒人知道。大家說他有福德大神保佑，原因之一，大概也是由這種事引起來的。

那弟子見了桌上的怪鳥，心裡估量，大概也是為畫《地獄變》使用的。他走到師傅跟前，恭恭敬敬問道：“師傅有什麼吩咐？”良秀好像沒聽見，伸出舌頭舔舔紅嘴唇，用下額朝鳥兒一指：

“看看，樣子很老實吧。”

“這是什麼鳥，我沒有見過呀！”

弟子細細打量這只長耳朵的貓樣的怪鳥，這樣問了。良秀照例帶著嘲笑的口氣：

“從來沒有見過？難怪啦，在城裡長大的孩子。這鳥兒叫梟，也叫貓頭鷹，是前幾天鞍馬的獵人送給我的，只是這麼老實的還不多。”

說著，舉手撫撫剛吃完肉的貓頭鷹的背脊。這時鳥兒忽的一聲尖叫，從桌上飛起來，張開爪子，撲向弟子的臉上來。那時弟子要不連忙舉起袖管掩住面孔，早被它抓破了臉皮。正當弟子一聲疾叫，舉手趕開鳥兒的時候，貓頭鷹又威嚇地叫著再一次撲過來——弟子忘了在師傅跟前，一會兒站住了防禦，一會兒坐下來趕它，在狹窄的屋子裡被逼得走投無路。那怪鳥還是盯著不放，忽高忽低地飛著，找空子一次次向他撲去，想啄他的眼睛。每次大翅膀拍出可怕的聲響，像一陣橫掃的落葉，像瀑布的飛沫。似乎有猴兒藏在樹洞裡發爛的果實味在誘惑著怪鳥，形勢十分驚人。

這弟子在油燈光中，好像落進朦朧的月夜，師傅的屋子變成了深山裡噴吐著妖霧的幽谷，駭得連魂都掉了。

害怕的還不僅是貓頭鷹的襲擊，更使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位良秀師傅，他在一邊冷靜地旁觀這場吵鬧，慢慢地攤開紙，拿起筆，寫生這個姑娘似的少年被怪鳥迫脅的恐怖模樣。弟子一見師傅那神氣，更恐怖得要命。事後他對別人說，那時候他心裡想，這回一定會被師傅送命了。

十一

被師傅送命的可能不是完全沒有。像這晚上，他就是把弟子叫進去，特地讓貓頭鷹去襲擊，然後觀察弟子逃命的模樣，作他的寫生。所以弟子一見師傅的樣子，立即兩手護住了腦袋，發出一聲絕叫，逃到屋角落門口牆根前蹲下身體。這時，忽聞良秀一聲驚呼，慌張地跳起身來。貓頭鷹大翅膀扇動得更猛烈了，同時地下啪嚓一聲，是打破東西的聲響。嚇得弟子又一次失魂落魄，抬起護著的腦袋，只見屋子裡已一片漆黑，聽到師傅在焦急地叫喚外邊的弟子。

一會兒，便有一個弟子在屋外答應，提著一盞燈匆匆跑來。在油燈的煙火中，一看，屋裡的燈台已經跌翻，燈油流了一地。那貓頭鷹只有一隻翅膀痛苦地扇動，身子已落在地上了。良秀在桌子的那邊，伸出了半個身體，居然也在發愣，嘴裡咕咕地呢喃著別人聽不懂的話。——原來一條黑蛇把貓頭鷹纏上了，緊緊地用身子絞住了貓頭鷹的脖子同一邊的翅膀。大概是弟子蹲下身去的時候，碰倒了那裡的壇子，壇子裡的蛇又遊出來了，貓頭鷹去抓蛇，蛇便纏住了貓頭鷹，引起了這場大吵鬧。兩個弟子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茫然瞧著這奇異的場面，然後向師傅默默地行了一個注目禮，跑出屋外去了。至於那蛇和貓頭鷹後來怎樣，那可沒有人知道了。

這類的事以後還發生過幾次。上面還說漏了一點，畫《地獄變》屏風是秋初開始的，以後直到冬盡，良秀的弟子們一直受師傅怪僻行徑的折磨。可是一到冬盡的時候，似乎良秀對繪事的進展，遇到了困難，神情顯得更加陰鬱，說起話來也變得氣勢洶洶了。屏風上的畫，畫到約摸八成的時候，便畫不下去了。不，看那光景，似乎也可能會把畫好的全部抹掉。

可是，發生了什麼困難呢，這是沒有人瞭解的，同時也沒有人想去瞭解。弟子們遭過以前幾次災難，誰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盡可能離開師傅遠一點。

十二

這期間，別無什麼可講的事情。倘一定要講，那末這倔老頭不知什麼緣故，忽然變得感情脆弱起來，常常獨自掉眼淚。特別是有一天，一個弟子有事上院子裡去，看見師傅站在廊下，望著快到春天的天空，眼睛裡含著滿眶淚水。弟子見了覺得不好意思，急忙默默退回身去。他心裡感到奇怪，這位高傲的畫師，畫《五趣生死圖》時連路邊的死屍都能去寫生，這次畫屏風不順利，卻會像孩子似地哭起鼻子來，這可不是怪事麼。

可是一邊良秀發狂似地一心畫屏風，另一邊，他那位閨女，也不知為了何事，漸漸地變得憂鬱起來。連我們這些下人，也看出來她那忍淚含悲的樣子。原來便帶著愁容的這位白皙靦腆的姑娘，更變得睫毛低垂，眼圈黝黑，顯出分外憂傷的神情了。開頭，大家估量她是想念父親，或是受了愛情的煩惱。這其間，有一種說法，說是大公要收她上房，她不肯依從。從此以後，大家似乎忘記了她，再也沒人講她閒話了。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晚上，已經深夜了，我一個人獨自走過廊下，那只名叫良秀的猴兒，忽然不知從哪裡跳出來，使勁拉住我的衣邊。這是一個梅花吐放清香的暖和的月夜，月光下，只見

猴兒露出雪白的牙齒，緊緊擡起鼻子尖，發狂似地啼叫著。我感到三分驚異，七分生氣，怕它扯破我的新褲子。開頭打界把猴兒踢開，向前走去。後來想起這猴兒受小公子折磨的事，看樣子可能出了什麼事，便朝它拉我去的方向走了約三四丈路。

走到長廊的一個拐角，已望見夜色中池水發光，松枝橫斜的地方。這時候，鄰近一間屋子裡，似乎有人掙紮似的，有一種慌亂而奇特的輕微的聲響，吹進我的耳朵。四周寂靜，月色皎潔，天無片雲，除了游魚躍水，並聽不到人語。我覺察到那兒的聲響，不禁停下腳來，心想，倘使進來了小偷，這回可得顯一番身手了。於是憋住了喘息，輕輕地走到屋外。

十三

那猴兒見我行動遲緩，可能著急了，老在我腳邊轉來轉去，忽然憋緊了嗓門大聲啼叫，一下子跳上我的肩頭，我馬上回過頭去，不讓它的爪子抓住我的身子。可猴兒還是緊緊扯住我藍綢衫的袖管，硬是不肯離開——這時候，我兩腿搖晃幾下，向門邊退去。忽然一個跌蹌，背部狠狠地撞在門上。已經沒法躲開，便大膽推開了門，跳進月光照不到的屋內，這時出現在我眼前的一一不，我才一步跨進去，立刻從屋子裡像彈丸似地沖出來一位姑娘，把我嚇了一跳。姑娘差一點正撞到我的身上，一下子竄到門外去了，不知為了什麼，她還一邊喘氣，一邊跪倒地上，抬起頭來，害怕地望著我，身體還在發抖。

不用說，這姑娘正是良秀的閨女。今晚這姑娘完全變了樣，兩眼射出光來，臉色通紅通紅，衣衫零亂，同平時小姑娘的樣子完全不同，而且看起來顯得分外艷麗。難道這真是弱不禁風楚楚可憐的良秀的閨女麼？——我靠在門上，一邊在月光中望著這美麗的女子，一邊聽到另一個人的腳音，正急急忙忙向遠處跑去，心裡估量著這個人究竟是誰。

閨女咬緊嘴唇，默然低頭，顯得十分懊喪。

我彎下身去，把嘴靠在她耳邊小聲地問：“這個人是誰？”閨女搖搖頭，什麼也不回答。同時在她的長睫毛上，已積滿淚水，把嘴鬧得更緊了。

我是笨蛋，向來除了一目了然的事，都是不能瞭解的。我不知再對她說什麼好，便聽著她心頭急跳的聲音，呆呆地站了一會兒，覺得這件事不好再過問了。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我關上身後的門，回頭看看臉色已轉成蒼白的閨女，盡可能低聲地對她說：“回自己房裡去吧。”我覺得我見到了不該見到的事，心裡十分不安，帶著見不得人的心情，走向原來的方向。走了不到十來步，我的褲腳管又在後面被悄悄拉住，我吃了一驚，回頭一看，你猜，拉我的是誰？

原來還是那只猴子，它像人一樣跪倒在我的腳邊，脖子上金鈴叮玲做聲，正朝我連連叩頭。

十四

那晚的事約莫過了半月。有一天，良秀突然到府裡來，請求會見大公。他雖地位低微，但一向受特別知遇，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拜見的大公，這天很快就召見了。良秀還是穿那件丁香色獵衣，戴那頂皺癟的烏軟帽，臉色比平時顯得更陰氣，恭恭敬敬跪伏在大公座前，然後歎聲地說：

“自奉大公嚴命，製作《地獄變》屏風，一直在無日無夜專心執筆，已有一點成績，大體可以告成了。”

“這很好，我高興。”

不知為什麼，在大公儼然的口氣中，有一種隨聲附和沒有勁兒的樣子。

“不過，還不成，”良秀不快地低下了眼瞼，“大體雖已完成，但有一處還畫不出來。”

“什麼地方畫不出來？”

“是的，我一向繪畫，遇到沒親眼見過的事物便畫不出來，即使畫出來了，也總是不滿意，跟不畫一樣。”

大公帶諷刺地說：

“那你畫《地獄變》，也得落到地獄裡去瞧瞧麼？”

“是，前年遭大火那回，我便親眼瞧見火焰地獄猛火中火花飛濺的景色。後來我畫不動天尊的火焰，正因為見過這場火災，這畫您是知道的。”

“那裡畫的地獄的罪魂、鬼卒，難道你也見過麼？”大公不聽良秀的話，又繼續問了。

“我瞧見過鐵索捆著的人，也寫生過被怪鳥追襲的人，這不能說我沒見過罪魂，還有那些鬼卒……”良秀現出難看的苦笑，又說：“那些鬼卒嘛，我常常在夢中瞧見的。牛頭馬面、三頭六臂的鬼王，不出聲的拍手、不出聲的張開的大口，幾乎每天都在夢裡折磨我——我想畫而畫不出的，倒不是這個。”

大公聽了驚異起來，狠狠地注視著良秀有好一會，然後蹙緊眉頭叱問道：

“那你究竟要畫什麼啊？”

十五

“我準備在屏風正當中，畫一輛檳榔毛車正從空中掉下來。”

良秀說著，抬頭注視大公的臉色。平常他一談到作畫總像發瘋一般，這回他的眼光更顯得怕人。

“在車裡乘一位華貴的嬪妃，正在烈火中披散著亂發，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臉上熏著濛濛的黑煙，緊蹙的眉頭，望著頭頂上的車篷，一手抓住車簾，好像在抵禦暴雨一般落下來的火星。車邊有一二十只猛禽，張大尖喙，圍著車子——可是，我畫不出這車子裡的嬪妃。”

“那……你準備怎麼樣？”

大公好像聽得有點興趣了，催問了良秀。良秀也像上了火似地，哆嗦著紅紅的嘴唇，又像說夢話似的重複了一遍。

“我畫不出這個場面。”然後，又咬一咬牙，“我請求一輛檳榔毛車，在我眼前用火來燒，要是可以的話……”

大公臉色一沉，突然哈哈大笑，然後一邊忍住笑，一邊說：

“啊，就照你的辦，沒有什麼可以不可以。”

那時我正在大公身邊伺候，覺得大公的話裡帶一股殺氣，口裡吐著白沫，太陽穴索索跳動，似乎傳染了良秀的瘋狂，不像乎時的樣子。他說完話，馬上又像爆炸似的，嗓門裡發出的格格的声音，笑起來了。

“一輛檳榔毛車，被火燒著，車上一位華貴的女人，穿著嬪妃的服裝，四周包圍著火焰和黑煙，快將燒死這車中的女子……你想像出這樣一個場面，真不愧是本朝第一大畫師，了不起啊，真了不起！”

良秀聽著大公的話，忽然臉色蒼白，像喘息似的哆嗦著嘴唇，身體一軟，忙把雙手撐在地上。

“感謝大人的鴻恩。”他用僅能聽見的低聲說著，深深地行了個禮。可能因為自己設想出來

的場面，由大公一說，便出現在他眼前來。站在一旁的我，一輩子第一次覺得良秀是一個可憐的人。

十六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公依照諾言，把良秀召來，讓他觀看火燒檳榔毛車的場面。可不是在堀川府，地點是挑了一個叫化雪莊的地方，那裡是一座在京師郊外的山莊，從前是大公妹子住的。就在這山莊裡，佈置了火燒的場面。

這化雪山莊已不能住人，廣大的庭園，顯得一片荒涼，大概是特地選這種無人的場所的吧。關於已經去世的大公妹子，也有一些流言流語，據說每當沒有月亮的黑夜，這裡常有鬼魂出現，穿著鮮紅裙子，足不履地地在廊上移動——這兒連白天也是靜悄悄的，流水聲都帶一股陰氣，偶然像流星似地，掠過幾隻鷺鷥鳥，同怪鳥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也難怪會有這樣的流言。

恰巧在那晚也沒有月亮，天空漆黑，在大殿的油燈光中，大公在簷下臺階上，身穿淡黃色繡紫花鎮白緞邊的大袍，高高坐在圍椅上，前後左右，簇擁著五六個侍從，恭恭敬敬地侍候著。這些侍從中有一個據說幾年前在陸奧戰事中吃過人肉，雙手能扳下鹿角。他腰圍肚兜，身上掛一把大刀，威風凜凜地站在簷下——燈火在夜風中搖晃，忽明忽暗，猶如夢境，充滿著恐怖的氣氛。

院子裡放著一輛檳榔毛車，高高的車篷頂上壓著深深的黑暗。車子沒有駕牛，車轆倒向一邊，銅絞鏈像星星似的閃光。時候雖在春天，還冷得徹骨。車上有流蘇邊的藍色簾子蒙得嚴嚴的，不知裡面有什麼。車子周圍一群下人，人人手執松明，小心地高擎著，留意不使松煙吹到簷下去。

那良秀面對台階，跪在稍遠一點的地上，依然穿那件丁香色獵衣，戴那頂皺癟的烏軟帽，在星空的高壓下，顯得特別瘦小。在他身後，還蹲著一個烏帽獵衣的人，可能是他的一個弟子。兩個匍匐在暗中，從我所站的簷中遠遠望去，連衣服的顏色也分辨不清了。

十七

時候已近午夜，在四圍林泉的黑暗中，萬籟無聲，大家憋住氣注視著這場面，只聽見一陣陣夜風吹來，送來油煙的氣味。大公無言地坐了一會，眼望著這奇異的景象，然後膝頭向前移動了一下：

“良秀！”一聲厲聲的叫喚。

良秀不知說了什麼，在我耳裡只聽到喃喃的聲響。

“良秀，現在依照你的請求，給你觀看放火燒車的場面。”

大公說著，向四周掃了一眼，那時大公身邊，每個人互相會心地一笑。不過，也許這只是我的感覺。良秀戰戰兢兢抬起頭來，望著台階，似乎要說話，卻又克制了。

“好好看吧，這是我日常乘用的車子，你認識吧……現在我準備將車燒毀，使你親眼觀看火焰地獄的景象。”

大公說到這裡，向旁邊的人遞過一個眼色，然後換成陰鬱的口氣說：“車子裡捆著一個犯罪的女子，車子一燒，她就皮焦肉爛，化成灰燼，受最後的苦難，一命歸陰。這对你畫屏風，是最好的樣板啊。你得仔細觀看，看她的雪膚花容，在火中焦爛，滿頭青絲，化成一蓬火炬，在空中飛揚。”

大公第三次停下嘴來，不知想著什麼，只是搖晃著肩頭，無聲地笑著：

“這種場面幾輩子也難得見到的，好吧，把簾子打開，叫良秀看看車中的女子。”

這時便有一個下人，高舉松明火炬，走到車旁，伸手撩開車簾。爆著火星的松明，顯得更紅亮了，赫然照進車內。在窄狹的車廂裡，用鐵索殘酷地鎖著一個女子……啊喲，誰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繡著櫻花的燦爛奪目的宮炮，垂著光澤的黑發，斜插著黃金的簪子，發出美麗的金光。服裝雖已改變，但那嬌小的身材，白淨的頸項，沉靜賢淑的臉容，這不是良秀的閨女麼？我差一點叫出聲來。

這時站在我對面的武士，連忙跳起身子，一手按住刀把，盯住良秀的動靜。良秀見了這景象可能已經昏迷了，只見他蹲著的身體突然跳起來，伸出兩臂，向車子跑去。上面說過，相離得比較遠，所以還看不清他臉部的表情。一剎那間，陡然失色的良秀的臉，似乎有一種冥冥之力使他突然跳起身來，在深深的暗色中出現在我的眼前。這時候，只聽到大公一聲號令：

“點火！”那輛鎖著閨女的檳榔毛車，已在下人們紛紛拋去的火炬中，熊熊燃燒起來了。

十八

火焰逐漸包圍了車篷，篷門上紫色的流蘇被風火吹起，篷下冒起在黑夜中也顯出白色的濃煙。車簾子，靠手，和頂篷上的鋼絞鏈，炸裂開來，火星像雨點似的飛騰……景象十分淒厲。更駭人的，是沿著車子靠手，吐出萬道紅舌、烈烈升騰的火焰，像落在地上的紅太陽，像突然迸爆的天火。剛才差一點叫出聲來的我，現在已只能木然地張開大口，注視這恐怖的場面。可是作為父親的良秀呢……

良秀那時的臉色，我至今還不能忘記。當他茫然向車子奔去，忽然望見火焰升起，馬上停下腳來，兩臂依然伸向前面，眼睛好像要把當前的景象一下子吞進去似的，緊緊注視著包卷在火煙中的車子，滿身映在紅紅的火光中，連鬍子碴也看得很清楚，睜圓的眼，嚇歪的嘴，和索索發抖的臉上的肌肉，歷歷如畫地寫出了他心頭的恐怖、悲哀、驚慌，即使在刑場上要砍頭的強盜，即使是拉上閻王殿的十惡不赦的罪魂，也不會有這樣嚇人的顏色。甚至那個力大無窮的武士，這時候也駭然失色，戰戰栗栗地望著大公。

可是大公卻緊緊咬著嘴唇，不時惡狠狠地笑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這個場景。在車子裡——啊啊；這時候我看到車中的閨女的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也實在沒有勇氣講下去了。她仰起被濃煙問住的蒼白的臉，披著被火焰燃燒的長發，一下子變成了一支火炬，美麗的繡著櫻花的宮袍——多慘厲的景象啊！特別是夜風吹散濃煙時，只見在火花繽紛的烈焰中，現出口咬黑發，在鐵索中使勁掙紮的身子，活活地畫出了地獄的苦難，從我到那位大力武士，都感到全身的毫毛一條條豎立了起來。

又一陣風吹過庭園的樹梢，——誰也意想不到：漆黑的晴空中突然發出一聲響，一個黑魘魘的物體平空而下，像一個大皮球似的，從房頂一條直線跳進火燒的車中。在朱漆的車靠手的迸裂聲中，從後面抱住了閨女的肩頭。煙霧裡，發出一聲裂帛的慘叫，接著又是第二聲、第三聲——所有我們這些觀眾，全都異口同聲地一聲尖叫。在四面火牆的烈焰中抱住閨女肩頭的，正是被系在壩州府裡的那只諱名良秀的猴兒。誰也不知道它已偷偷地找到這兒來了。只要跟這位平時最親密的姑娘在一起，便不惜跳進大火裡去。

十九

但大家看見這猴只不過一剎那的功夫。一陣像黃金果似的火星，又一次向空中飛騰的時候，猴兒和閨女的身影卻已埋進黑煙深處，再也見不到了。庭院裡只有一輛火燒著的車子，發出哄哄

的駭人聲響，在那裡燃燒。不，它已經不是一輛燃燒的車，它已成了一支火柱，直向星空沖去。只有這樣說時，才能說明這駭人的火景。

最奇怪的，——是在火柱前木然站著的良秀，剛才還同落入地獄般在受罪的良秀，現在在他皺癟的臉上，卻發出了一種不能形容的光輝，這好像是一種神情恍惚的法悅的光。大概他已忘記身在大公的座前，兩臂緊緊抱住胸口，昂然地站著，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見婉轉就死的閨女，而只有美麗的烈火，和火中殉難的美女，正感到無限的興趣似地——觀看著當前的一切。”

奇怪的是這人似乎還十分高興見到自己親閨女臨死的慘痛。不但如此，似乎這時候，他已不是一個凡人，樣子極其威猛，像夢中所見的怒獅。駭得連無數被火焰驚起在四周飛鳴的夜鳥，也不敢飛近他的頭邊。可能那些無知的鳥，看見他頭上有一圈圓光，猶如莊嚴的神。

鳥猶如此，又何況我們這些下人哩。大家憋住呼吸，戰戰兢兢地，一眼不眨地，望著這個心中充滿法悅的良秀，好像瞻仰開眼大佛一般。天空中，是一片銷魂落魄的大火的怒吼，屹立不動的良秀，竟然是一種莊嚴而歡悅的氣派。而坐在簷下的大公，卻又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口角流出泡沫，兩手抓緊蓋著紫花繡袍的膝蓋，嗓子裡，像一匹口渴的野獸，呼呼地喘著粗氣……

二十

這一夜，大公在化雪莊火燒車子的事，後來不知從誰口裡洩漏到外邊，外人便有不少議論。首先，大公為什麼要燒死良秀的閨女？最多的一種說法，是大公想這女子想不到手，出於對女子的報復。可是我從大公口氣中瞭解，好像大公燒車殺人，是作為對屏風畫師怪脾氣的一種懲罰。

此外，那良秀死心眼兒為畫這屏風，不惜讓閨女在自己眼前活活燒死，這鐵石心腸也遭到世間的物議。有人罵他只知繪畫，連一點點父女之情都沒有，是個人面獸心的壞蛋。那位橫川的方丈，就是發此種議論的一人，他常說：“不管藝道多高明，作為一個人，違反人倫五常，就該落入“阿鼻地獄。”

後來又經過一月光景，《地獄變》屏風畫成了，良秀馬上送到府上，請大公鑒賞。這時候，恰巧那位方丈僧也在座，一看屏風上的圖畫，果然狂風烈火，漫天蓋地，不覺大吃一驚。然後扮了一個苦臉，斜睨著身邊的良秀，突然把膝蓋一拍：“鬧出大事來了！”大公聽了這話時，臉上的一副苦相，我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以後，至少在堀川府裡，再沒有人說良秀的壞話了。無論誰，凡見到過這座屏風的，即使平時最嫌惡良秀的人，也受到他嚴格精神的影響，深深感受到火焰地獄的大苦難。

不過，到那時候，良秀已不是此世之人了。畫好屏風的第二天晚上，他在自己屋子裡懸梁自盡了。失掉了獨生女，可能他已無法安心地活下去了。他的屍體埋在他那所屋子的遺址上，特別是那塊小小的墓碑，經過數十年風吹雨淋，已經長滿了蒼苔，成為不知墓主的荒塚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 樓適夷 譯）

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日語：芥川龍之介／あくたがわ りゅうのすけ，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號「澄江堂主人」，俳號「我鬼」，日本知名小說家，博通漢學、日本文學、英國文學，但一生為多種疾病、憂慮所苦而仰藥，年僅三十五。其名作甚多，以極短篇為主，如《竹林中》、《羅生門》、《蜘蛛之絲》等三篇翻譯為中文，選入臺灣的高中國文課文。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竹林中》。

三、單元教學任務

- (1) 教師介紹新感覺派的寫作手法及特色。
- (2) 說鬼故事大賽，得分關鍵為「人不如鬼」。

組別 A：分組說鬼故事，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組別 B：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燭之武退秦師〉

請分析各國之間的縱橫捭闔，並品評秦君及晉君的「決策動機」。

五、其他影片：大佛普拉斯



學生成果示例

本單元為學生個人口頭發表加分，無成果示例

第 9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 / 科目	語文領域 / 閱讀與寫作		設計者	主授蔡永強、助教蔡旻軒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3 節，1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6-V-3 熟練審題、立意、選材、組織等寫作步驟，寫出具說服力及感染力的文章。	核心素養 / 具體內涵	國 S-U-B3 理解文本內涵，認識文學表現技法，進行實際創作，運用文學歷史的知識背景，欣賞藝術文化之美，並能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美感體驗
	學習內容	Ad-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議題融入	議題 / 學習主題	性別平等教育 / 性別權力關係		
	實質內涵	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 / 公民科			
教材來源	孤味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p>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生在國中已討論過青銀共居的問題，長照也是當前社會的重大議題</p> <p>學習狀態：接近大學申請資料繳交，學生更顯焦慮</p> <p>預期的學習難點：暮年是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離學生比較遙遠，她們對於這樣的議題比較難於想像</p>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 / DVD、教師自製講義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學生在這一單元除了體驗人生的收束之外，也要進行文本總結的練習 結論段的哲學高度，往往就是一篇文章的最高峰，袁瓊瓊跟潘人木的作品是良好示範，學生要學習如何做一個好的結論 搭配〈虬髯客傳〉，讓學生思索作者如此安排結論的目的性，進而理解自己的篇章要如何下結論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 觀賞孤味影片 (二) 請學生說明影片所展現的人生哲思是什麼？ 二、開展活動 (一) 學生閱讀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一文 (二) 學生閱讀潘人木的一關難度一文 (三) 請學生改寫〈虬髯客傳〉的結局，並思索上列兩篇文章的結局能怎麼改寫？ 三、綜合活動 (一) 請學生構思自己的長文寫作 (二) 請學生檢核自己使用到了哪些單元所教授的技法	100ms 10 ms 10ms 10ms 10 ms 5ms 5ms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自己困在繭裡，本單元剛好可以請學生思索，人生只能有一種結局嗎？種種的可能設想，剛好可以與第一單元形成前呼後應的課程結構。 虬髯客傳也可抽換成鴻門宴或項脊軒志。
課後延伸閱讀		
1.82 年生的金智英 2.愛·慕		

第七單元 人生的第五門必修課 終章

北一女中 蔡永強

(一) 影片：孤味



(二) 文本：自己的天空 / 袁瓊瓊

她一下就哭起來了。

良三抿緊了嘴坐著，已經不準備再說了。她看著他，眼淚啪啪流下來，流到頰邊癢癢的。不知怎麼，光留心了那癢。良三不知道是什麼看法，面對著個哭哭啼啼的女人。還有良四跟良七。三個大男人一溜圍著她坐著，看她哭。眼淚搞糊了視線，光看到三個直矗矗的人頭。看不清表情。

「嫂嫂。」是良七叫了一聲，他那個方向的人影動了一下。靜敏垂下頭來，在手袋裡找手帕。她擦眼淚的時候聽到良七又喊了一聲：「嫂嫂。」

她答應：「嗯。」

視線又清楚了。良三跟良四都垂著眼，面無表情。良七年紀輕，還不大把持得住自己，坐在那兒，臉都迸紅了。

靜敏看他，他突地立起來：「什麼嘛！」他說，聲音都變了腔：「還找我幹麼！」

良四拉他：「你坐好。」

良七坐下來了。靜敏看到他眼睛紅紅的，她嫁過來的時候，良七才念小學，一直到上高中，同她這嫂子感情最好。現在好像也只有他同情她。她心一酸，眼淚又下來了。

良三慢慢的說話：「前頭不是講好了嗎？叫妳不要哭。」他停了一下，仍然是上對下的口吻：「這又不是家裡。」

靜敏抹眼淚。

良四的角色是調劑雙方的氣氛的。他當下應話：「嫂嫂，不要哭，三哥又沒說不要你。」

良三說：「是呀！」他一點也不慚愧：「只是暫時這樣。現在她鬧得厲害，騙騙她。」她是指那舞女。

他說那個女人的時候，嘴角悄悄的迸了朵笑，只有一剎那。靜敏看得很清楚，不懂他怎麼這

樣寡情，總算是夫妻七年。他現在或者是種控制住局面的得意吧！別的男人有外遇，總弄得雞飛狗跳的，只有他，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完全拿她不當回事。現在還要她把房子讓給那個女人，而且算定了她會聽話。

良四說：「三哥給你租的那房子，雖然小些，是套房，什麼都齊全的。」

良三說：「住起來很舒服的。」他皺著眉，不是苦惱，是種嚴峻，決定性的表情：「我每個禮拜都會去看你。」

沈默。靜敏拿面紙擦眼淚，極輕的沙沙的聲音，還有她自己吸鼻子，一吸一吸，氣息長長的，像害了病。

良七抱著手膀，很陰沈的盯著她，好像突然成了她的敵人。良四一向是家裡最滑溜的，這時候臉上是適當的凝重表情。良三則呆著臉，好像要睡著了。他難得有這樣和氣的表情，或者他也有良心的，也在這件事上頭感到一點點不忍。

靜敏終於說話了：「為什麼？」

三個人都看著她，靜敏又不說了——她垂下頭來整理一下思緒，有點驚奇的發現自己沒想到什麼。

這也算是女人一生的大事。男人有了外遇，現在要跟自已分居。可是她想不出一些別的什麼來，連哭都不大想。為什麼剛才會哭，也許只能歸因於她一向愛哭。也許她給嚇倒了，想不到自己生活裡會出這種事。也許她覺得不高興，這種事應當在家裡講。結果把她帶到這裡來，四個人圍個大圓桌子，就像馬上要開飯。他們兄弟圍著圓桌的那邊，這裡只有她一人坐著，好像她跟他們全不相干。

她應當有點合適的想法才對，比如指斥一下良三的忘恩負義，「我做錯了什麼，你要對我這樣。」電視上演過很多。至少也該一下暈死過去。可是她光是健康的不痛不癢的坐著，手在桌子底下絞手帕，絞得硬硬的再轉鬆回來。她看到地毯上讓煙燙了一個洞，那是深紅底黑紋的地毯，不仔細還不大看得出來。她又拿手帕擦了一下臉，估計現在臉上是沒有樣子了，恐怕鼻子都肥了起來。她忽然很慚愧。要分手的時候，讓他看到自己這樣醜。

良三說：「她六月就要生了，需要大一點的房子。」

靜敏灰心起來。她應聲：「哦。」一談到孩子，她就覺得灰心乏味，她跟良三沒有孩子，可是她不知道他是這麼想孩子的，他從來也不說什麼。她忽然又想哭了，又開始亂七八糟掉淚，男人們安靜著。她分明的見著了眼淚落在裙子上，眼淚聲音好像很大，真是啪答啪答落雨一般。

雅室的門呀地推開，服務生現在才進來，也是這家生意太好。靜敏垂首坐著。良三說：「還是吃點什麼吧！這店子是出名的。」

他靜靜的翻菜單，平穩的徵求其他人的意見：「來道蝦球好嗎？」

服務生刷刷的記在單子上。

良四說：「來點清淡的，三哥，你這是不成的，小心血壓高。」

「這是這兒出名的菜，你懂不懂？」

良三點了四菜一湯。

服務生離開。靜敏垂頭說：「我想上洗手間。」

良三說：「去吧！」

靜敏離座，唏唏嗦嗦在皮包翻東西，終於決定連皮包一起帶去。那三個男人寧靜有禮的坐著。良四甚至做了個微笑。

靜敏合上門。隔著門是那一家三個男人，叫她妻子叫她嫂子的，可是這下她是給關在門外了，她一下有點茫然，忘了自己要做什麼。她發了一會兒呆。聞到飯館廚房飄過來的香氣，熱鬧鬧的。她沿著通道走，通道底是廚房，看到廚師的白帽子白圍裙和不鏽鋼廚具。轉過彎來是餐廳，隔著許多張桌子椅子和人群，自動門就在那兒。自動門是咖啡色，映出來的外面像是夜晚。靜敏看著，很想走出去，人聲嗡嗡的。但是走出去又怎樣呢？她覺得有點心煩，結婚七年來一直依賴著良三，她連單獨出門都沒有過，這地方還不知是那裡。而且她還沒帶什麼錢，因為總跟著良三。現在是給他帶到這裡來講這些事。相信他，他就把人不當回事。

她又氣自己不爭氣，怎麼連錢也不帶呢？她沒辦法的事多著，向來出門是良三把車子開來開去，她懷疑自己就算坐了計程車，能不能把地方指點給司機聽，總之是無能，不怪人家要來甩張舊報紙樣的甩掉自己。

她只好去洗手間。在鏡子裡看到自己果真是花容凌亂。她洗了臉，對著鏡子描妝。眼睛哭了一陣，倒是清清爽爽的。她注意鏡子裡的自己，覺得過於精神了，不像是剛受到打擊的女人。可是為什麼要把這件事當做是打擊呢？她覺得自己並沒那麼愛良三。他們的婚姻是媒人撮合的，是很平靜不費力的婚姻。或許良三對那女人的感情還深些，他一說起那女人，有很特殊的表情。

可是她剛才哭那麼多，良三恐怕要以為她崩潰了。他全部的心思只想到要震懾她安撫她，不願她糾纏不放以致失態。他可不知道她根本不在乎。她一直哭，因為怕。而且想到自己要三十歲了，突然變成被遺棄的女人。早幾年的話她還年輕些。年輕時被遺棄比較上有什麼好處，她一時也想不清楚。不過一切事年輕時總要好。她開始有一點點恨良三，彷彿正暖暖的泡在熱水池裡，良三過來澆人一頭冷水。過後她開始細細的打扮，為良三，她一直是為良三打扮的。又把眼線擦掉了，也是為良三，顯得太容光煥發，良三也許要難過的。他一直認為他在靜敏心裡頭有分量。

回到房間裡，三個人已經在吃了。良三抬頭瞄她一眼，說：「吃一點吧！」

這又是很家常的感覺，一家人坐著吃。良七完全不看她，靜敏不知怎麼，感覺到他那強烈的羞愧感覺，彷彿席上眾人，光他一個做錯了事，她知道良七同情她。良四也許也同情，可是他沒那麼強烈的道德感，他很挑剔的夾了塊荷葉蒸肉，小心的用筷子把荷葉翻開來。良三一吃起東西來總是心情很好。他慢慢的談是如何發現這館子的。像尋常一般指點著菜對靜敏說：「靜敏，你研究一下這道菜，人家做的是真好。」

良四問：「她這方面不大成吧？」他不看靜敏，不是說她。「她那種出身。」

良三略微遺憾了：「就是呀！」

靜敏默默坐著，有些難過，當著她，就這樣談起那個女人來了。

良三像要安撫她：「靜敏的菜做得好，那是難得的。」

他賞她也許就這一樣，良三非常講究口腹的。事實是他們家的男人全是。想到良三那個女人是不會燒菜的，靜敏一下子同情他了，不知怎麼，一下看他是別的男人，同情他妻子不好，忘了他是自己丈夫。靜敏說：「以後你吃不到了。」

良三停下筷子看她：「什麼？」

「我的菜呀！」靜敏漫漫應道。她忽然有種鬆懈的感覺：「我不想分居。」

良三頭一下抬正了起來，彷彿有點變了臉：「剛才不是說好了嗎？」

「我們離婚吧！」

靜敏也覺著了一點得意，那是那三個人一下全抬了臉，都看著她的時候。雖然表情不一樣，而且良七瘦，良三是個圓臉，可是他們家男人長得真像。

靜敏是這樣子離了婚，說出來人總罵她：「那有那麼笨的。」

劉汾也罵她：「哪有你那麼笨的，你跟人說那麼清楚幹什麼，誰也不會同情你。」

劉汾比她還小兩歲，也離了婚。她的婚姻是另一種，念高中時候懷了孩子，迫不得已結婚，婚後過不慣，就離了。滿二十歲以前，女人這輩子的大事全經過了。現在孩子養在娘家。她保持得好，看不出來生過孩子，跟前夫還常有來往，她說：「不要他做丈夫，我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可愛。」

分手的時候，良三給了點錢，就拿這點錢開了家工藝材料行。店子小，沒有用人，平常忙不過，劉汾會幫著招呼一下，她在對面開洋裁店。閒的時候愛過來聊天，兩個人一塊坐在店面前的臺階上，像小學生。巷口有風送過來，下午，涼涼的。

劉汾慣是一屁股坐下去，兩腳一岔，天熱了她穿短褲，就手「啪」打了靜敏一下：「你怎麼這樣秀氣，我以為哪兒來的大小姐。」

靜敏是抱著膝蓋，腳縮到裡面的坐法。拘束慣了，一下子敞開不來。

劉汾心不大在，邊看巷口，她兒子快放學了，念小學四年級，已經好大的個子。劉汾呱啦講著報上登的崔苔菁的新聞：「離了婚怎麼還那麼恨他。我跟小丙一離婚我就不恨他了，嘴也不吵了，架也不打了。」小丙只大她一歲，夫妻倆火氣都大。到現在都不算是夫妻了，小丙來過夜的晚上，他們樓上有時候還一樣乒兵亂響，隔天垃圾桶裡儘是砸壞的東西碎片。「小丙今天來。」她漫漫的說，心裡有事。

「是呀！」靜敏應她：「最近你們是不大吵了。」

「咦。」劉汾驚詫：「那算什麼吵架，你不知道我們從前，簡直像我是男的，跟我打咧！」她下結論：「小丙現在成熟多了。」

巷口有人進來，劉汾眼尖，看出來了：「喂，謝小弟又來了。」

她是用調笑的心理喊良七「謝小弟」。坐在臺階上懶懶的拉嗓子喊：「嗨，謝——小——弟。」

良七臉僵僵的過來，劉汾不管，拉她坐臺階上：「喂，好久沒來了。」

良七先越過劉汾跟她打招呼：「靜敏姊。」

忘了他是什麼開始改口叫靜敏姊的。靜敏應：「我拿杯冰水給你。」

端兩杯冰水出來。靜敏留心到良七的背影，他很明顯的瘦了，襯衫裡空盪盪的。

坐下來就問：「怎麼瘦了好多？」

劉汾代他答：「他考試，熬夜。」

她喝光冰水，回自己店裡去了。

靜敏跟良七一塊坐在臺階上，中間是劉汾離去那塊空白。風吹著，有奇怪的感覺。彷彿坐得很近，又有距離。

良七常來看她。謝家的人唯有他一人過不去，總是心事很重的，講起話像跟自己生氣：「要滿月了。」

良三那兒生了個女兒。良七垂頭看自己鞋子：「三哥本來是想兒子。」

「哦。」靜敏柔和的回答：「男人都這樣。」

良七要抗議：「我不會。」他說著把臉轉過去。

「你還早吧！」靜敏笑他。臉對著良七的後腦，他頭髮老長，厚厚雜雜的一大綹。她說著手就伸過去，拉良七的髮尾：「頭髮好長哦。」

良七吃了一驚，胡亂應道：「誰給我剪！」

「我給你剪好不好？我手藝不錯啦！」她是雜誌上看來的，真正動過手的只有劉汾跟她自己。她把腦袋轉給良七看：「你看看我的頭，我自己剪的。」

轉過臉來時，良七正凝定的看她，憋住什麼的神氣，眼睛裡汪汪亮亮的，靜敏情不自禁的愛嬌起來，她偏臉問：「好不好嘛！」說完了自己先詫起來，良七向來是自己的小叔，看著他長大的，可是那一下，他光是個男人。

她仔細的找了張床單把良七渾身圍起來，怕他熱，拿風扇對著吹。先用噴壺把頭髮噴濕，頭髮濕透了貼著腦門，頭一下子小了許多。良七乖乖坐著，渾身包起來、光剩個腦袋任她擺布。靜敏先用夾子夾頭髮，跟良七說：「像個女生。」她垂眼笑著，良七翻著眼向上看她，頭不敢動。

她說：「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老給你洗頭呢！」

良七說是。不知為什麼要答的這樣正式。靜敏光是想笑，以前接觸良七時，他還是橫頭橫腦的小男孩。現在他真是大了。大半期末考忙的，連鬍子也沒刮，黑色那麼明顯的小樁樁。年輕男孩的皮肉潤潤的，給人好乾淨的感覺。良七抿嘴坐著，這孩子慣愛擺這種臉。

剪下來的頭髮有煙味。靜敏嗔：「多久沒洗頭啦！」

良七說：「沒人給我洗嘛！」

「你的手呢！」

「被你包起來了。」他的手在白被單下頭動了動。

靜了半晌，靜敏說：「反正我不給你洗哦。」又說：「懶。」

是放學的時辰，巷口漸漸有學生進來。有學生來買線，女孩子一群巴著櫃檯前，靜敏去招呼。她這店子的生意總這樣，一來一大群。女孩們有跟她熟的，咕咕猛笑：「老闆娘，你會剪頭髮啊！」

良七楞頭楞腦坐在櫃台裡，頭上還夾著夾子，他閉了眼，像生氣，怕是真窘了。靜敏喚：「良七，你去坐裡面。」裡面是她自己住的，良七到後面去，她跟人解釋：「我小弟。」又跟另一個女孩講：「我小弟啦！」其實人家沒注意她的話。她教了幾個人針法。把顏色和花邊本子攤出來給人看。忙了半天才對付完。一忙完就進裡面去。店堂與內室只拿簾子擋著。她掀簾子進去，喚：「良七。」

良七已經把被單解下來了，坐在床上翻電視週刊看。簾子從背後嘩啦垂下來，是她自己編的木珠簾子。世界在外面，可以看見，是零零碎碎的。

房子裡單擱了一張梳妝台，一張單人床，一張椅子，角落擱著材料和紙箱。良七坐在裡面。她忽然覺得房子小了。她有些拘束，背貼著簾子站著：「良七，你生氣啦？」「沒有。」良七把書放下：「靜敏姊，你變了，變得比較能幹。」他把手一擺，突然帶點淘氣：「不是說你以前不能幹哦。」

「來剪吧！」

現在就把良七推到妝鏡前，剪了半天，她發現良七光在鏡子裡看自己。遂停了手問：

「怎麼啦！」

「什麼怎麼啦！」

「你一直看我。」她把臉板起來，做潑辣狀。良七是她看著長大的，她不怕他。

良七說：「那不然我看誰？」

「看你自己呀！」

良七又答是，兩人是撐不住的要笑。靜敏小心的問：「有沒有女朋友呀！」

「還沒有。」他連笑都抵緊嘴，顯得孩子氣的厲害，靜敏在鏡子裡望他，突然有點心亂。良七那清楚的五官，也許是照在鏡子裡，異常的明亮，他的下巴是狹狹削過來的，極平滑的輪線，很漂亮。手底下他的頭髮一搭搭，全是濕的，絲絨似的黑亮。她覺得自己沒法控制似的，要癱良七的身上了，她的頭沉了沉，良七的氣味泛上來，是煙燥帶了汗臭，全很淡。她這裡簡直就沒男人來過。

靜敏怕自己。

她說：「我看看外面。」掀了簾子出去。

良七跟了她出來，他把被單又解了，頭上還是夾子。靜敏想笑。又掀簾子進去。良七又跟進來。

他忽然就說了：「靜敏姊，我喜歡你。」

他自己抵著門簾站著，世界讓他擋著了。那麼滑稽、濕的，沒剪完的頭髮，夾子是灰白色，像頭上棲著大飛蛾。他也害怕，說完了抵緊嘴站著，也是個大人，卻一下子瘦寒得厲害，讓人想摟著在懷裡哄。

他也許這件事想過許久了，說出來像繃緊的弦突然鬆開。臉上不笑，神色像定了心。

兩個人都不知該怎麼辦，只是站著。最後是靜敏講：「過來剪吧！」良七過來安坐在鏡子前。

她開始哭。這一點大概一生都不會變。良七要站起來，她按他坐下。一邊眼淚滴答掉著，落在他頭髮上。她一邊剪一邊抹著淚。良七發急道：「靜敏姊，我，對不起。」

「沒關係，我就是愛哭。」

良七給嚇著了。靜敏覺到自己可怕，又不是很兇猛的哭法，光是無聲的，一下子眼裡蘊了淚水，像日子過得多幽怨。其實不是，離了良三，她覺得自己過的挺好，男人也不是頂重要的。她一鬧情緒總要哭，看書報電視電影，總哭得好傷心。她自己想著又笑了。良七在鏡子裡看她，放了心，害羞的回了個笑。

靜敏說：「我就是愛哭，跟你沒關係。」

她仔細的剪他的頭髮。她有點喜歡良七，可是沒有喜歡到那程度，他還是小，看他那放了心的樣子。她氣自己，離婚還不到一年，聽到男人說喜歡自己，居然還哭了呢！

「良七，你亂來。」靜敏說。覺得口吻不大正派，於是拿剪子敲了他一下頭：「我是你三嫂！」

剪好頭髮，她幫他洗頭，窄窄的洗澡間，兩人擠在一塊，良七彎了腰，頭髮浸在洗臉池裡。靜敏左手越過去夾著他腦袋。這麼親近的一個男人，像弟弟、愛人、像兒子。

流水嘩嘩，涼涼滑動的水，流過她手指間，她手指間是他一條一條的髮，黑色小蛇般蜷在手背上，浸在水裡的髮漂開來，絲絲絡絡，非常整齊美麗。她也許一輩子記得這些。下午，室外沒有人聲。老風扇在前面店堂裡轉，轟轟過來，又轟轟過去。浴室裡是房子本身的舊，帶著腥腥的腐味，上面浮著洗髮精的草香。良七本身的汗濁氣。他低著頭；給水澆濕了，觸得到的部分全是涼的。他很乖，安靜著，可是好大聲的吸著氣，她曉得他在憋著，她自己也憋著，小心的屏息著，一次只呼吸一點點，可是憋不住的時候就又幽又長的冒出來，像歎息。兩個人緊張的貼擠在一塊，良七大聲喘著氣，好像曖昧了，可是沒有。

這以後她就不大能安定。總是心惶惶的。把店頂了出去。開始給保險公司跑外務，只有這個工作好找。

每天夾了大包包，見人笑臉先堆起來。她都不相信自己會幹這個。她也並不是能說會道。可是長了張誠實的臉。拉保險時並不跟人強推強銷，只是坐著，資料全攤出來，老老實實念相關的部分。人說什麼，她都光是答應：「是的。」緩緩的，拉長音調講。讓人覺得她有話說，不敢講。客戶很難避免這種憐恤的心情，如果拒絕了她，總過陣子又打電話來。她業績很好，開始往上爬，做到了主任。

她現在黑了，也瘦了。穿著牛仔褲，因為方便。變得比較不那麼拘謹。眼睛亮亮的，也會坐著時把腿擱得老高。她的笑容是熱誠明亮，老實不帶心機，讓人見了戒心先去一半。

跑保險時碰到了屈少節，兩人不久就住在一塊，這次是她了，她是那另一個女人。她知道他結了婚，可是她喜歡他那副倔倔的樣子。四十來歲，給寵壞了的男人，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要怎麼生活。他在家貿易公司做經理，靜敏闖進去。那是間發亮的辦公室，全是玻璃、不鏽鋼、壓克力、塑膠、鋁與鐵。秩序而明亮。屈少節坐在桌子後頭，乾淨的臉、頭髮，西裝筆挺。他根本不耐煩她，臉繃著，倔倔的。他保過險了。他不需要保那麼多的險。他不願意談這些事。對不起，他還

有業務要處理。

他維持了禮貌，送靜敏到門口。他身上甚至噴了香水，是青橄欖的味道。

靜敏決定自己要他。那時候她三十三歲，在社會上歷練了四年，開始變成個有把握的女人。除了她自身的修飾裝扮，她學會運用人，懂得什麼人要怎麼應付，懂得什麼話會產生效果，她心思細密，肯靜靜聽人說話，結果學到了體會別人的感情波動，能窺測別人的想法。

她明白屈少節是什麼樣的人。

她第二次去，打扮得極女氣，薄紗的衣裳，頭髮貼著腦門。她只佔了他十分鐘，並不談保險。

後來她經常去，坐的時候長了。有時候一塊去吃飯。她那時整個愛上他了，突然全無腦筋，什麼也不考慮，就光想見到他。她的把握全失去了，她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輕飄飄的到了他辦公室。她端莊坐著，腿縮在椅子下。盯著他，整個人流麗。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她滿得像裝實了的水瓶，一碰就要溢出來。只除了他，他那頂好看的濃黑眉毛，倔倔的蹙起來，他是個煩惱的人。見面總把眉一抬：「又來拉保險？」

靜敏自己受不住了。她發現自己當真戀愛起來，反倒怕了，她擔不起這樣認真。她愛他愛到覺得自己全身洞明，在他面前，她靈敏得像含羞草，一點點動靜她都縮起來。都這麼大了，玩這些不是太老了麼？她停止去看他。彷彿把他全忘了，但是不能死心。她終於又去了，決心把這件事澄清下來，她就連他對自己什麼想法都不知道。

屈少節還是老樣子，像這麼久的時間，他釘死一樣坐在辦公桌後，一步也沒離開過。他抬頭，濃黑眉毛一跳一跳：「又來拉保險？」

他連詞也不改。靜敏又哭了。

她終於拉到了保險。不久他們就同居在一起。

這麼多的事，講給劉汾聽，好像又很簡單，三兩句就交代了：「我要他保險，他老不保呢！我天天去纏他。」手上抱的是劉汾新生的兒子，又胖又重，贅得手痠，她換個手抱。劉汾接過去：「我來吧！」

她問：「後來呢！」

靜敏說：「後來我們就熟了，他也保了險啦！」

劉汾看著她，下斷語：「我看你現在過的很好。」她解釋：「你看上去很漂亮。」

「哦。」靜敏失笑。

劉汾又跟小丙結了婚。兩人在市區裡開了餐館。劉汾現下是坐鎮櫃臺的老闆娘，發了福，坐在櫃臺裡，白白胖胖像剛出籠的饅頭。她把小孩放在櫃臺上，給他抹口水。

靜敏逗著他：「我們別的不不要，光要吃這個小豬哦！」啃那孩子：「吃一口，吃一口。」

有客人進門，服務生招呼不來，老闆娘親自下海，劉汾嚷嚷：「坐這裡——要點什麼。」

這孩子下地就認了靜敏做乾媽，熟得很，孩子給逗得直笑。靜敏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能生。或者是年紀到了，她極想要個孩子，少節的孩子。

劉汾過來拍她背：「靜敏，那桌客人問起你。」

「哪一桌？」這是常事，她本來見過的人多，跑保險跑的。

「我帶你去。」靜敏笑咪咪的，抱著孩子，一張張桌子擠過去。那桌子坐了對夫妻，帶兩個孩子。那位太太老遠就盯著她看，很謹慎的。那男人給孩子擦手，偏著臉，直到靜敏走近了……才抬起頭來。

是良三。

靜敏喊：「是良三。」確實有點驚喜。雙方都各自介紹過。劉汾把孩子抱走。靜敏熱烈的又說：「好久不見了。」

是這麼多年的閱歷練出了她這種見面招呼，良三詫了一下，帶了笑，也一樣客氣的：「你變了很多。」兩個人這時候是沒有過去的。良三也像初識的人，靜敏覺得忘了許多事了，良三過去不是這樣，可是她記不起良三從前的樣子。

她扶著椅背站著。他們一家四口正好佔了桌面四周的椅子，毫沒有讓坐的意思，靜敏於是老實不客氣的挨著那個大女孩坐下來。這也是過去的靜敏沒有的舉措。她看到良三那奇怪的表情。良三又說一遍：

「你變了很多。」

「人總是要變的。」靜敏笑。她現在怪異的感覺到出現了兩個自己。她很少想到過去的自己是什麼樣子。但是守著良三，從前的自己就出來了，她忽然強烈的感到了現在的自己與過去的自己許多差異。

她笑，托著臉，懶散的。知道自己使那個女人不安：「良三，你也變了。」

「沒有。」良三連忙否認。

「胖了。」

「沒有。」還是否認。良三突然老實得有點可憐。

兩人談了些近況，良三出國了，小妹嫁了。靜敏為了面子，謊稱自己結了婚。良三睜直了眼問：「那是你兒子？」

他是指劉汾的小孩。

靜敏半真半假的：「是啊！」

良三突然衰頹了，掙扎半天，他遺憾的說：「想不到你也能生兒子。」

桌面上另外三個女人，良三的妻和良三的女兒，她們安靜的發著呆。靜敏很了解做良三的妻子是什麼滋味。她帶點憐恤的看那女人。穿素色洋裝，非常安靜溫順。她認識良三時是舞廳裡最紅的，現在也還看得出人是漂亮，可是她有點灰撲撲的。

那就像那個女人代替靜敏在良三身邊活下去，灰暗、溫靜、安分守己。或許她也很快樂，靜敏從前也不是活得不好。因為那個女人，她現在在過另一種生活。她覺得自己現在比過去好。她主動跟良三妻子微笑，善意，可是管不住自己想胡調一下。她問：「良三晚上睡覺還愛刷牙嗎？」

良三夫妻都變了臉。良三笑：「呵呵。」那女人氣了。她也許不像表面那麼溫馴。她這下又是她自己了，不是另一個靜敏，她也沒有要哭的意思。或許回去她會跟良三吵鬧。

靜敏回到劉汾這兒。她特為叫廚房炒一盤敬菜給良三夫婦，向廚房走，從廚房飄來白色的熱氣，廚師的白衣，亮晃晃的餐具，在許多年前也有這麼個印象，為什麼飯館的廚房都是一個樣子。

可是她現在不同了，她現在是個自主、有把握的女人。

袁瓊瓊： 1950 年出生於台灣新竹，籍貫四川眉山。畢業於台南商職，曾在《創作月刊》做過一個月編輯，這是她一生唯一的職業紀錄。1986 年，與趙玉峯擔任中視連續劇《家和萬事興》編劇。1987 年，擔任台視綜藝節目《佛跳牆》製作人。1989 年，獨任中視連續劇《把愛找回來》編劇，與劇作家朱永崑擔任台視連續劇《又見郵差來按鈴》編劇。1993 年，擔任中視連續劇《無盡的愛》編劇。2008 年 5 月—6 月於清雲科技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目前專事寫作。

袁瓊瓊二十歲時與詩人管管結婚，之後勤於寫作，連續六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及散文獎。三十五歲時與管管離婚，育有一子一女。後來和朱永崑在一起二十年，同樣育有一子，最後因朱永崑外遇分手。作家袁瑤瑤為其妹，攝影師阮義忠為其妹夫。

（三） 單元教學任務

（1） 結局改寫：請改寫靜敏的結局。

（2） 請比較你的組別改寫的，跟袁瓊瓊文本之間的哲學思維，「具體的」落差在哪裡？

組別 A： 分組改寫文本結局，說明構想的深處哲學思維（四人一組，給分至少八十分起跳）

組別 B： 繳交此一單元分科測驗讀書進度（四人一組，基本分六十分）

四、高中國文核心古文十五篇

〈項脊軒志〉

為什麼枇杷樹的結尾是個經典收束？

〈鴻門宴〉

為什麼范增的言語、動作，具有點睛的效果？

五、其他影片：82 年生的金智英、愛·慕



六、其他文本：一關難度 / 潘人木

自小我對腳步聲就很敏感。即使在半睡半醒之間，由腳步聲就知道是誰來了，誰走了，誰生氣了，誰穿新鞋了。

倒是沒聽過自己的腳步聲。

有一次，的確聽見自己的腳步聲了。十一歲那年，在讀小五的時候，大考算數做錯了一題，老師叫我到前面黑板上再做一次。這是丟臉的事，走路的腳步亦應知恥，輕輕地走，而我卻由座位騰然而起，邁開大步，衝往講台。這時候課堂裡鴉雀無聲，只有我的腳步匆匆然，「他他他他」。

題目是做對了，站在講台上等待老師誇獎一番。不料老師卻笑著說：「剛才我以為你要飛過來呢！以後走路放輕些。」

他何嘗知道，青春健康是藏也藏不住的。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一年，青春到老年，只是一眨眼。伴侶西歸，子女遠離，從此聽見的腳步聲居然都是自己的，走進這個屋子空空空，走到那個屋子空空空。孤獨的腳步聲，落在髮上，牆上，落在穿窗而入的陽光上，與之共舞。即使穿著軟底鞋、便鞋、拖鞋，也常常聽見足下鏗鏗。

有一天，我那僅存的空空腳步聲也忽然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拖拉，窸窣窸窣。原以為這可憐的空空的剩餘，也可以伴隨我餘年，它怎們在一夕之間就棄我而去了？憂傷之極！慌張之極！我究竟做了什麼背天害理之罪，讓老年掩忽而至？我的雙腿不聽支使了，上下樓梯，有如膝蓋骨兩相脫離，舉輕若重，必手扶欄杆，彎腰駝背，跋涉上下。若將鏡頭拉遠，豈不像冬眠剛醒，餓得無氣無力的老熊一隻？夜裡入眠，每一翻身，便以雙手抬一腿，輕輕移動之，否則便痛徹心肺。如此一來，雖然還能走，腳步聲卻完全沒了章法，欲再獲空空而不可得。西洋人說：「看牠怎麼飛，就知牠是什麼鳥。」今依樣畫個葫蘆，改說：「看他怎麼走，就知他有多老。」庶幾近矣。

原來孤獨與老年是藏也藏不住的。

作夢也不曾想到，到了老年，所求者卑微到只是自己的空空腳步聲而已。

但我並不失望。失望使人脆弱。我無法不接受自然的老年，卻絕不願接受心理的脆弱。我去看醫生，按時，認真。但吃藥並不見有效。

我反覆地想，除了年老，是什麼推手，除了年老，置我於如此境地？很快，答案便出來了，是別離！

與親愛的人重重別離使我孤單；而孤單加速我的年老。

哥倫比亞籍大作家「馬奎斯」在其不朽名著《百年孤寂》裡寫：「年老就是與孤獨結盟」。我喜歡他的書，卻不信他這一套。我才不要結這個盟。我要與孤獨作戰來「救老」，我決定狠下心來，軟硬兼施地打倒孤獨。

首先，我把置於玄關的一盆龍爪花連土倒掉。因它二十多年來，聽盡家人的腳步，目睹一個一個的遠去，故而長著茂盛的別離。

我應允自己，若空空順利歸來，以後我一定珍惜，並在我日記本改造的「年度慶祝日」手冊裡，記上一筆「空空歸來日」。上一條是「獨力擒鼠成功日」。

也曾單槍匹馬去看下午七時電影，混在雙雙對對青少年當中，腳穿平底鞋，手拿潛水艇三明

治、可樂、爆米花。悠悠然吃吃，喝喝，看看，卻不知銀幕上進行何事。散場時，故意走路回家，給我的腳步一個機會，讓它在微黃的夜色中，悄悄回到我的腳下。佇足在所經過的電視牆前，多給它一些時間，結果仍是擦拉擦拉，直到家門。

也曾日日夜夜開著電視和收音機。因聞科學朋友講，電磁波可以「載」音波，我那翹家的空空或可搭個「便波」回來吧。自是幻夢一場。

也曾關起門來，穿上新買的高跟鞋，在地板上「硬走」，不信它永遠捨我而去。剛走上三五步，便疼得廢然頽坐。無情的枉費心機。如是者兩年之久。

那天傍晚，滿室蒸騰著六月的悶熱，巷子裡出奇的靜。每日此時賣麻糬的嗒嗒嗒敲出聲也沉默。一陣輕風吹起白色窗簾的舊痕斑紋，呼打做響，宛如飛來一隻始祖鳥，將攫納我入洪荒。這才感覺腹中輾轉，正如洪荒。

出門找餐館，才知今天是端午節，大家團聚了午飯，還要團聚晚餐。全休息了。

經過小公園旁數株「胭脂花」，上百朵的小紅喇叭花，張口結舌地注視我，「怎麼一個人過節啊！」這種花全世界都長得一樣，其不識相也一樣，總在你淒涼無侶時，出現眼前。

端午？媽用粽子味的手，嘩啦啦撩起蒲艾水，給我洗臉。抹擦一面銅鏡般繞著圈兒說：「丫頭，你越長越白，一年都不會長癬！」現在，不是那樣的端午！

掛上葫蘆香包，繫上五彩絲線，用粉紅的指甲花瓣加蒜搗爛，染上本就粉紅的指甲。現在，不是那樣的端午！

是獨自一人找飯吃的端午！

平日燈火通明的大街暗了。

平日擁塞的大街空了。

一片透著暗綠的粽葉，無牽無掛地從我腳下沙沙而過，探戈著穿越馬路，停在對面的公車站，左顧右盼，等駛入時光隧道的班車？茫茫然的端午！

模糊中聽見一女童的嬉戲聲，陽光舖滿的院子，高粱編成柵欄旁，手提一縷絲線栓著的「嘉慶通寶」，踢著唱著：「一根線兒，踢兩半兒，打花鼓兒，繞花線兒，裡踢，外拐，八仙過海，九十九，一百。」

也聽見那女童讀書聲：「浩浩乎平沙無垠，夤不見人……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什麼是古？什麼是戰場？鬼吠是什麼聲音？

日月交替中，那女童卻不知不覺早已投入戰場，打了半個世紀的糊塗仗，只落得孤單又孤寂。

只有一家高級餐館亮著燈。他們不是賣便當的。只好，硬著頭皮走進去。開門處，一夥勾肩搭背的爛醉男女走出，剩出裡面空空。

「幾位？」

居然，我楞在當場，紅暈紅上我的臉。一生中回答過多少複雜的問題，卻從未回答過如此簡單的問題。原來向人公開宣稱自己的孤獨，是我生命中最難闖過的一關！

我不能不吃飯，我不能退卻。於是，孕育十來年的勇氣之果，適時爆裂。

「一位！」聲音大得把自己嚇一跳。

字典上最難學的兩個字原來在這裡！我說出來了。

懷抱一身輕鬆，靠窗坐下。燈光輝煌處外望。孤獨的街燈下，古端午在縮小、淡出。

不會想以夢，不會想與伴侶同度的端午，更不會想萬里外的兒女此時在想父母嗎？

從從容容，面對當前。擺擺頭髮，輕呼女侍，叫了三菜一湯，同他在日。竟然吃了久違了的一頓飽飯。

走出餐廳，夜色已深，忽聞一女與我同行。登登登的腳步何其均勻流暢！是誰？不禮貌的回首，無人。環顧四周，亦無人。此聲音來自自己腳下，卻渾然不知。

喜不自勝，驚不自勝，怎麼可能？身體竟如一舟橫野渡，完全的自由。不是真的吧。試試看。邁開大步往前走，踏踏踏；漫步走，登登登，快步走，咔咔咔。是真的！腿不疼腰不痠。是我捨出了「一位」，換來了「雙腳」。

翻天的快樂，可惜無人可訴，無人能懂，無人信以為真。

於是我抱住眼前的一棵管它是什麼樹，認做知己，淚滴紛紛告訴它，我能夠又聽見自己的腳步，就足以原諒十多年的艱苦歲月了。

我知道，此樂不可能永遠為我所有，因孤獨雖敗，老年仍在。但我至少不再絕望。

黑暗中帶著微笑，快快樂樂往回家的路上走。不識相的胭脂花迎我以濕淡的香。

世上沒有真正的孤單。只要有勇氣創造另外的自己為伴。

仰望天邊，那顆孤獨的金星，好似向我慢慢走來。

學生成果示例

本週學生進行標題、題材、結局等寫作手法綜整規劃，不用繳交成果

※最後三節課，學生進行長文實際寫作※

1. 學生屢屢反映升學壓力龐大，因此討論後修正為「學期長文創作完整作品可自由繳交」，採取額外加分。
2. 因學期成績須於五月初畢業考後立即繳交，學生個申尚未放榜，最後在幾經師生討論之下，同意學生「修正稿件」最遲可於七月分科測驗後繳交。
3. 學生期末長文成果示例自 109 頁開始，最終共有 17 位同學完成創作。

※閱讀與寫作 期末長文學生成果目錄※

序號	班級	題目	文類	字數	備註
1	三勤	兩日	散文	3024	
2	三勤	迦南之地	散文	2642	事涉隱私，不發表
3	三義	一封給妳的，絕交信	散文	1795	事涉隱私，不發表
4	三義	癌末恐懼震	散文	3187	
5	三勤	夢香	小說	2443	
6	三勤	畢業生致詞，給自己	散文	1348	
7	三勤	我茶	散文	1582	
8	三勤	虛幸之城	小說	5827	
9	三勤	他人	小說	7953	
10	三勤	戲，偶	散文	2017	
11	三勤	生長痛不在永無鄉	小說	6603	事涉隱私，不發表
12	三勤	星辰下的幻夢	散文	1248	
13	三勤	夢	散文	1748	
14	三勤	成年禮	散文	2194	
15	三勤	牛肉麵的滋味	散文	1874	
16	三勤	一念	散文	1522	事涉隱私，不發表
17	三勤	彼岸的白曇花	小說	2663	

※依繳交先後排列※

那時是雨季，雨都基隆的絲雨，纏綿。那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上學日，身邊景物蒙上一層灰濛濛鏡，雨點如細線般抽長、輕輕黏繞在水泥鋪就的人行道上，粗糙的地面被雨水灌溉，我小心翼翼地繞過混濁的積水潭，嘴裡輕聲抱怨著路面做工的不平整。每到梅雨季節，總是冒著必然淋濕的宿命上學，一把長傘僅能確保頭髮的乾燥，至於在傘緣外晃著的雙腿跟書包，就沒那麼幸運了，聽著與腳步相同節奏的咄咄聲，鞋襪早已如海綿般吸飽了水，潮濕的空氣令人想起發霉的木製傢俱，這種又熱又悶的躁動充斥整個街頭，若有什麼東西在一旁的暗巷中腐敗，也不會令人覺得太奇怪。

經過陰雨的洗禮，我到教室時只想趕快換上乾爽的藍白拖。目光逡巡教室，同學有的捲起褲管，亦有無腦人拿濕掉的鞋子追逐打鬧，也有的試圖用放在教室的廉價吹風機把襪子吹乾，聰明人熟練地把報紙揉成球塞進鞋裡吸水，愚昧者則異想天開的把襪子握在手中使勁地甩，希望多少能把雨水甩出一些。不管鬧轟轟的同學們，我默默走到教室陽台把雨傘掛好，再順手用畚斗把陽台的積水鏟到水槽，黑灰色的污水在排水孔形成一個小漩渦，我的眼睛倒影映在水波上，也跟著形變扭曲。

第一節課開始，伴隨著老師的朗聲點名，大家才發現我的同桌並沒有出現，大家碎語竊竊，稚嫩的氣聲談論在教室響起，國小學生在路上貪玩忘了時間是常有的事，我同桌可能像隻好奇的貓，在上學途中看到躲雨四竄的蜻蜓而跟上，就因此遲到了也說不定。老師簡單傳訊息詢問他的家長後，就連忙回頭喝斥開始起哄的班級，一個沒睡飽的大人對上二十一個精力旺盛的小鬼頭，人生真的是不容易。今天的國語課教室就像灌著熱風的氣球，已是緊繃卻還不斷在膨脹，正如這雨季的潮濕，在高溫中飽含黏膚的汗，浹背再浹背。

我的同桌是個隨性的人，但與其說是隨性，不如說是個愜意的人。面對任何不快樂的事，總是一臉不在乎輕輕帶過，舉手投足都能感到他的一派輕鬆。他很少生氣，我也不記得他有罵過任何粗話，就像隻大草原上的羊，愛在哪兒吃草就在哪兒饕餮、愛躲哪兒避雨就躲哪兒發呆。說實話，他是跟我處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跟他之所以交談，純粹只是因為我們兩個同桌，兩家又住得近，上下學路線重疊而已，真的就是這樣而已，真的啦。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跟著老師平板的讀經班語調，我們跟著背誦，像一群被灌食的鸚鵡。「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沿著水管滴落的雨，滴答著拍子，有的同學搶拍、也有的同學漏拍。先不管唐玄宗掩面哭泣的狼狽模樣，早熟的我倒很欣賞白居易描寫的楊貴妃，淒美的側面栩栩如生，我彷彿看到零散一地的精緻飾物，無奈的染上一層泥水，雨季路上的泥濘，難堪的人生路。

或許，我有點想念我的同桌，他是個很好聊天的人，雖然應答看似敷衍，卻總能從中感受他的迥異三觀。如果他是風，我就是被他颳起的黃葉，落葉本該棲止，但乘著風，有時卻能飛得比原本更高、更遠。

自然課，自然教室的木製地板不知耐不耐梅雨摧殘？窗戶旁的飼養箱放著同學抓來的各式生物，每到下雨時分，小小黑黑的「雨蛙」會在一樓的走廊出沒，沒長大腦的蚯蚓也熱鬧地從花圃鑽出來，被一群不知善惡的孩子拿樹枝切成段，無意識扭動的每一小段，勇於挑戰生命分割的極限。

教室牆壁彩繪了整幅世界地圖，自然老師用長長的木棍指著地圖上的一大塊粉色——南美洲，位於此地的亞馬遜雨林有著比台灣雨季豐沛的雨量，我看向窗外的傾盆大雨，今天的雨帶來更濃的霉味與腐臭，那亞馬遜的雨怎麼會是老師口中生機蓬勃、萬物豐饒的象徵？這些落在一萬七千公里遠方的雨，會讓人生風景有什麼不一樣嗎？有可能嗎？

「你要不要去探險？」

記得那天天氣很熱，看了看手錶，還有三十二分鐘才下課。體育課是自由活動的時間，有人打躲避球，有人坐成一排嘖嘖喳喳聊天，一座靠山的足球場對一班小學生來說，足夠了。我同桌拉著我走到球場角落，指著一條勉強能看出是路的登山小徑。他就是如此的隨性，一場說走就走的旅程，兩個還穿著紫黃相間運動服的小孩，悄悄奔向烏托邦。

已經中午了，我的同桌仍舊沒有來，老師焦急的腳步聲令人煩躁，面對家長的追問、校方的關心，他越來越顯得不耐煩，卻還是擠出一抹僵硬的假笑要大家快快吃飯。班上同學一如往常，嘴裡塞滿食物爭辯昨天電視節目的內容，扯著嗓子大聊隔壁班被想像的八卦。幸而雨聲把惱人的交談削薄了些，讓我能蜷縮在由雨滴組成的網裡，隔絕外面的一團喧鬧。或許，我同桌在外面淋著雨？髮絲被雨水打散？手腳沾滿地上的泥水？或許，會有好心的路人為他撐傘吧。

他摘了兩根酢漿草葉子，一根給我，一根自己拿著。我們小心翼翼剝著嫩莖的外皮，直到整條葉只剩一根細絲，我們把葉片交纏，開始玩起拔河，誰的葉子被拔斷與莖分離，誰就輸了。

「你為什麼會想蹺課來山裡玩啊？」我問。

「不知道，就剛好看到一條路，但我不想自己走.....啊，我的葉子斷了。」他說畢，隨手把已經沒什麼用的葉莖拋擲到地上。

「這樣不算蹺課啦，只要下課前回去就沒事啦。」他隨口。

「再玩一局嗎？」看著手上交疊的葉片，我彷彿感受到兩人份的重量。

我同桌消失的事早已傳到別班，整排五年級教室吵得沸沸揚揚。老師也不得不報警通報兒童失蹤。大家早已無心上課，開始分享自己聽過的失蹤案，本該管理秩序的風紀股長講得最起勁，他激動的往空中比畫，描述有一次他堂弟走丟了，在大人焦頭爛額尋找時，他本人竟好端端抱著一隻野貓自己走回來了。原來他只是陪伴那位毛茸茸的流浪者，從頭到尾就虛驚一場。或許是風紀股長的故事起了安慰作用，班上的人開始覺得同桌失蹤不過是件小事，又繼續他們天馬行空的話題。而我坐在最後一排的座位畫著畫，眼角餘光瞄向右邊空空的位置，空虛感莫名湧上心頭。

他知道我喜歡畫畫，總是單手托腮撐在桌上，垂眼看著我的筆尖勾勒一草一木，外加幾隻蜻蜓。他問我為什麼一直都在畫景物，從沒看過我畫人？我用已經灰掉的橡皮擦在皺皺的紙上反覆擦，撥開染滿黑炭的橡皮擦屑。其實也沒什麼，我只是單純覺得用鉛筆畫出的黑白人像畫，跟遺照沒有什麼差別。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雨季日子，大雨如常地下，就如那一年的雨季，總是雨。我撐著傘、悠悠晃晃蕩蕩尋尋。今天的空氣沉悶的有些重量，大雨如注嘩啦傾倒，水泥地面被打的溼滑，街上就只有我一個人，沒有人會想在這種滂沱大雨中漫步。無語走著，我不經意卻不得不地往一旁的河道望過

去。

「喂，你有想過死亡嗎？」兩個小孩蹲在一叢停滿蝴蝶的澤蘭前，澤蘭的芳香使人駐足，引人沉思。

「死亡離我們還很遠吧？」我不以為意的說，用手撥弄腳邊的雜草。

「喔……」我同桌依舊盯著蝴蝶。

「那你覺得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他再次發問。

我用手撥動枝葉，惹得上百隻蝴蝶四散狂舞，蹣跚於河道的上方。

「不知道耶。」我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完全完全完全無法回答，畢竟那年，我才十一歲。如果是此刻，我會說生、老、病、死只是歷程，並期待著過程中能遇到叢叢茂密繁花，我要像蝴蝶般多彩，我要璀璨地狂舞，那，就是生命吧？

沒有人知道他的屍體為什麼會半泡在河岸邊，是失足落水？抑或是灰敗自殺？難道是戀童癖的他殺？其實，這些都不重要了。那天放學，我的視線從河的一端緩緩收回，我站在原地，我沒有感到哀傷卻覺得極度蒼涼。

他找到他的繁花因而停足不前了嗎？而失去同桌的我，貧乏的生命只能繼續地前行。消逝是生命發展的必然，而且，絕大多數的紅塵男女，根本無法預知自己是以何種方式退場。淋雨回家，我沒有告訴任何大人有關基隆河邊屍體的事，或許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或許，我們早已成熟的不想言語，是從某個尋常的雨季，開始的。

若水短評：

生命的意義為何，是個極大卻又亙古的叩問，尤其是聰慧的心靈，總是更早更清楚地諦見生命的荒蕪。文中無論是國語課高等生命的長恨歌情意謳歌，還是自然課低等生命的生理求生蠕動，都成功地強化了探問人生的主題，而雨和語的雙關，則巧妙地縮合了生而為人之可厭可戀復可憐。

事涉隱私，不發表

若水短評：

無論是作者所期許的，還是當事人真切的感受，美國之行都是聖經上的迦南美地，只因作者的二阿姨，終能處在關愛之人生活的場域裡。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作者藉著平白如話的事件描寫，立體化了一個為女兒無悔付出的母者，縱然在他人眼裡她正經歷一場苦難，但對她自己而言，那卻是最感甜蜜的負荷，也因此殊途的岔路便有了同歸的可能性。(本文作者因內容的敏感性，不同意作品於成發時分享，因此研習手冊不置放本文)

一封給妳的、絕交信

事涉隱私，不發表

若水短評：

這是一篇主題非常值得肯定的作品，作者極為真實且誠實地寫出自己的感受，於是大大增添了文章的可讀性。很多時候，學生因為教養或過往教育的期許，只願意坦露生命中正向的事件，然而負向情緒的直面，反而可以讓我們在寫作時，梳理出身心靈更為協和平衡的自己。(本文作者因內容的敏感性，不同意將作品於成發時分享，因此研習手冊不置放本文)

柏油路被大力撕扯開來，蛛網狀格狀樹枝狀的細碎裂痕，蔓延生長至城市建築物的根部，混泥土中的鋼筋如帶血骨骼暴露赤裸在空氣中；兩側電線桿還若有似無的宿醉搖晃著，窗台掉落的花盆碎得滿地狼藉，行道樹卻像收割田地上殘存的稻草，隨處四散伏臥。昨日還熱絡繁榮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間卻成了寂靜的廢墟，封鎖線止住了居民返家的青石街道向晚聲音，把時間徹底的定格在那一剎那。幾日之後彷彿還聽得到瓦礫下的哭喊與哀嚎，乾去的殘血幫街邊散落的衣衫上色，一朵又一朵彼岸花，綻放。——以上，是我從各種報章雜誌中拼湊出來的片語隻言，其實，我根本沒經歷過那場天擇。

民國 88 年，我的靈魂或許還在某個迷離的老人身上，掙扎著。

/

我害怕地震。

儘管，我對所謂的大地震並沒有太深刻的經驗，想起時，腦海只閃現幾幀在新聞上看過的斷垣殘壁之景，但深處那股難忍的恐慌，卻是無時無刻的提醒著我對地震的懼怕。或許是註生娘娘忘了幫我植入臺灣人必備的防震基因，又或許是從小的體質讓我比其他人多了份夜感鬼魅日睇魍魎的過敏神經，於我而言，地球總是像中暑般搖搖晃晃轉動著，於是，再細微的地震都能在我這兒得到反饋，它順帶手把手地教我跳了一圈又一圈的芭蕾。

我也曾懷疑過我是不是有眩暈症。畢竟不管是在刷牙低頭時漱口水，或是蹲在原地發愣時，我都感到整個身子像在天冷畏寒時不自覺的發顫，靜止時手腳便肉眼可見的隨著心跳撲通撲通地顫動著，急促地打著無名的拍子。

懷疑歸懷疑，我並不打算大驚小怪衝去診所求心安，畢竟看完大概也只會得到一帖三餐服用的抗暈藥，頂多再配上要早睡早起多喝水的叮囑，過三日回診啊，說不定會再多得到幾句去大醫院照個腦部 X 光的建議，這些都實在不是長久之計。

「覺、得、整、個、人、都、在、晃、怎、麼、辦.....」不太擅長用電腦打字的我，邊念念有詞邊用一指神功在搜尋列敲出了直白的疑惑。鼠標游移，稍微瀏覽了一下，連續幾篇文章無非都是在說明眩暈的基本症狀，或晚睡會導致腦袋不清楚而精神恍惚，更有甚者提及要當心中風或自律神經失調等等，看下來盡是一堆讓人不想更去深入理解的字句。因此，比起醫學文章裡那些冗長的學名，我幫這樣的病徵取了個更平易近人的名字——「恐懼震」。

「我應該只是沒睡好吧？」我想。這已經是習慣悲觀的人，能夠給出最樂觀的安慰(麻醉)了。好吧，網路上的訊息總是不要輕信的好。先前不過是不小心多熬了幾個晚上的夜，失眠時想說上網尋找解決方法，卻被推薦文章恐嚇說是癌症、心臟病等等的前兆，實在是令人無言。

若真如此，我不知已經將鬼門關的門檻踏破幾回了！

/

如大多數人一般，我其實並不喜歡防災演習。

他們每每都把演習排在龍舟競逐或中元流火之際，要我們頂著最是燠熱多情的烈陽，帶著精挑細選的評量、講義，在燙得火烤屁股的操場上靜靜坐著。從地板蒸蒸而上未有消散的熱氣，冒著狀似煮開沸水的白煙，烘得本就煩悶的腦袋焦躁如燒灼。我們一個個拿著玩具電池風扇、頭頂課本，或直接用手充當五指芭蕉扇，相互依偎蜷縮在隔壁胖大同學的影子下，深怕髣染上一絲陽光，便會在白皙的肌膚上烙下燒傷的刻印。

若是天公許我們一個涼爽的陰天，或許大家就會多接納防災演習幾分吧？對臺灣暑氣逼人的潮與悶我是切齒的，我更不喜歡那種大張旗鼓直面恐懼的演習場景，就算它確實是重要且必要的。

儘管我是害怕地震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對防災演習可能抱有好感。就像不喜歡草莓說不一定卻喜歡草莓醬，恐懼大海說不一定會愛上游魚的自由，這些都並不是絕對或相對的。但，我討厭大熱天的防地震演習，超級無敵討厭。

/

七點五十八分。

手機螢幕突然閃爍出地震警報的簡訊。

上一秒，我和鄰桌還正納悶著從哪來的大地震？以為不過是尋常小震，靜待一下便好，誰料下一刻震度不減驟增，在倏地劇烈的晃動後，大家驚覺了此震非彼震！

我像老鼠咻的一下子竄進桌椅間狹隘的縫隙，顧不得地板上粗糙的小砂礫摩得雙膝生疼，我抖動跪伏著，試圖把整個身子蜷縮進桌下最深處的一隅安全之地，我一手緊扣著手機，一手緊緊鉗著鄰桌的手，顫抖。

手機螢幕跳出連串的簡訊通知，一閃一閃一爍一爍；天花板上垂吊的電燈僅憑兩根管柱支撐著，好似再多搖幾下便會砸到地上成為粉身碎骨的受難者。「唸啦——」突然一陣玻璃碎片聲，但此刻我也沒有心思去查找那聲源是從哪來的，只能再把腳往裡頭縮了縮，再縮再縮再縮，希望災難不要波及到我這兒。想抬頭和鄰桌說個話，卻一時間忘了言語為何物，失語中只能像小牛犢般從喉頭間發出無意義的咿呀聲。緊盯著地板的我，整個身子都在顫抖著，彷彿冬寒冷冽大雪中的迷途者，全身篩糠般地抖。地震還未停歇嗎？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敢肯定的是，這次終於不是我的眩暈症了。

「不要再震了、停下來、阿彌陀佛、阿門、阿拉……」我對著虛空浩渺殷切地懇求著，我此刻能做的，確實也只有病急亂投醫的碎語祈求，畢竟人在天災面前總是那麼的渺小，如斯的無能為力。

逃生的細節早已被恐懼吞噬，只記得之後隨著班級腳步，渾渾噩噩地從教室走出再無意識地由鄰桌牽著走下了樓梯，梯間人群推搡著，像一群突遭鯊魚攻擊而驚慌的沙丁魚群。行政大樓通往操場唯一的出口，似乎隨著大門的枷鎖被卸下，瞬間成了魚兒出逃猛鯊巨口的生路，黑壓壓的點點魚群往那口明亮處直直衝去，

剎那間「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一景躍入了真實的世界。

探出頭後，往日充斥著笑鬧歡呼聲的操場上，此刻只有低頻窸窣的交頭接耳聲，間或幾下教官指揮疏散的大喊。但覺少了聲其集合的怨聲載道，多的是還未褪去恐懼、訝異、以及喪失心魂的隨波逐

流。而我困在本能恐懼的網中，連嘆息都忘記了。

太陽還未盛放，稀疏的暖意從雲層間灑下，細細密密的落在背脊上、髮梢上烘烤著，似是想把我體中顫慄的冷意融消。我隨著鄰桌走到排球場上蹲坐著，眼睛失神飄盪在人來人往間，左手緊緊攥著衣襖，右手牢牢扣著不斷推送通知的手機，口中囁嚅著遲遲發不出來的聲響。我是砧板上剛被剖腹的魚，乾淨俐落的剖面讓脊髓、尖刺、肌肉紋理中的每個害怕細胞，一覽無餘地暴露在眾人眼前，腔內流洩出的血水混濁，夾雜著脂肪氧化的腥臭和未褪洗去的海水味。我想，就算我的肉身死去，恐怕我對地震的恐懼依舊會好好昂揚地活著，必定。

「曄—— 咳咳，麥克風測試、麥克風測試……」倏地，校安人員的聲音像釣線拉扯著我的精神回籠。模糊地聽著大約是人員都已疏散完畢，設備也沒有明顯損毀，只消靜待一會兒沒有過大的餘震便可以回教室去上課……「太好了！」「幸好沒怎樣，不然就不用上課了……」隨著眾人心中鬱結消散，呼出的口口濁氣騰空，終於撥開稍早雲霧繚繞挾帶的清冷，陽光霎時也明媚起來，枝桠鳥叫蟲鳴復甦，此刻我的祝禱是對劫後餘生的無比感恩。

「真好，同學們都還活著。」遲來的笑意隨著眉頭舒展而自然迸現，紮在心尖的地震恐懼症，卻又根深得更沉更穩了一分。

/

某夜，夢迴時分。

「又來了……」我瞬間睜大痠疼的眼睛，氣象局所謂的餘震，自 413 以來已斷斷續續持續了半月有餘。在漆黑迷茫中摸索到枕頭後，我雙手緊緊死命地抱著、重重地裹在我的臉上，再把整個身子蜷縮進毯子裡。一團團棉絮隔著織布遮掩著我的鼻腔，壓得氧氣得不到一絲流通，厚重的毯子桎梏著身軀，風扇無法吹散空氣中蒸騰的躁鬱，我吹不去我穀悚抖動的恐懼。

床墊托著我晃晃蕩蕩，床板嘎吱嘎吱作響，像來自地底深層巫女的碎念，牠粗魯的推著搖籃，企圖哄騙孩子入眠再生吞活剝入腹。風聲、心臟咚咚疾跳聲、枝葉飄搖沙沙、鋼筋混擬土摩挲……，種種聲響隔著被褥還是顯得異常清晰。真的好吵，吵得我腦殼生疼，就算生藤也綁不住我發抖的四肢百骸千魂萬魄。我就這麼尷尬的患著恐懼震，直到所有的沙沙微動靜止，地震好像停了？？？社區的狗不再長嚎狂吠，嬰孩啼哭隱入闌黑，一切趨於寂靜的夜半，大地似乎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我的手鉗緊毛毯，欲蓋彌彰的恐懼震仍在心底叫囂。

/

因著持續大半個月的板塊碰撞擠壓，飽受驚嚇之苦的恐懼震患者，終於不再只是我一個人。

可是此刻的我，倒寧願自己是犯了眩暈腦疼的老毛病。

若水短評：

這是一篇細節很到位的散文，雖然寫的是生活中的瑣事，卻能夠將讀者輕易地帶進自己的恐懼「震」當中。全文無論是命題、短段轉折還是描情敘事，都有一定的水準。

就像分階段的破關遊戲一樣，不過這次花了比平常更長的時間，而解鎖的是這家店右側的那面牆，用石頭砌成的牆，深綠色的藤蔓攀附在上頭，兩者渾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雖然整間店都充滿淡淡的獨特花香，但這面牆上很意外地沒有任何花作為裝飾，除此之外，整間店就跟之前看過的一模一樣。那是一面巨大的石牆，卻不是用來阻隔或擋住什麼，後面可以看出隱約像是樓梯的設計，昏暗的黃色燈光照著，讓人無論如何都想要走過那面牆，踏上那道樓梯。不過那絕對是下一關的挑戰了，你千萬別說下次她可能只會得到牆上多綻放的一朵小黃玫瑰而已。

她從夢中醒了過來，這樣的夢從小到大已經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每次的畫面都維持著相同的樣貌——同樣的氣氛，同樣的夜晚，同樣的那間店。當然這段期間也夢過許多相較平凡的夢，如和朋友在學校一起聊天吃飯這樣簡單的情節，或是從突然冒出的黑洞跌入糖果世界那樣的情節，不過與那間店有關的夢，依舊在不特定的日子出現。

第一次夢見那家店時已經忘記是在國小、國中，或是更小的年紀，夢境的感覺太過真實，很長一段期間都以為是小時候曾經去過的地方，直到某次偶然與家人提起，她才發現自己並沒有甚麼類似的經驗。

夢裡沒有任何情節，沒有人物、沒有聲音，明明無法嗅聞到夢裡的氣味，卻總是讓人感受到玫瑰花茶的香氣。

那是位在某座山上的一間小茶店，混亂交雜的樹枝和溼答答的樹葉把木門幾乎遮住，留下銅金屬色的門把，看起來很老舊的木門，打開時卻不會發出摩擦聲音。店內空間初次見到時，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壓迫感，但看久了卻也習慣它小而溫馨的路線，勉強稱得上是舒適自在的空間。天花板掛著的六盞復古原木吊燈發出溫暖黃光，柔和的色調與這家店完美吻合。進到店內第一眼看到的是放在正中間的石桌，即使在一間店內只有一張桌子，邏輯上來說並不合理，但夢的感覺告訴他那裡就是一間店。夢境的背景設定是在天空鋪上一片純黑的夜晚，周圍沒有燈光，也看不見星星或月亮，氣溫無法實際用身體感受出來，但桌上放著不斷冒著熱氣的花茶，大概是寒冷的冬天吧。

桌上的花茶是夢境中最鮮明的畫面，用彩色陶杯裝著的花茶不斷散發著茶香，陶瓷杯的顏色由暗黃、暗紅與深綠色組成，花茶則是漂亮透徹的紅褐色，但最吸引人的還是它所帶來的香氣，讓整個夢境總是與那股香味連結。桌上擺著類似的茶杯五六個，就像在傳統的品茶店會看到的場景，老闆坐在石桌的另一側，為前來的顧客泡著一壺又一壺的茶，只不過夢裡少了顧客跟老闆，畫面裡只有茶壺與茶杯，當然整體神秘卻溫馨的奇怪氛圍也與普通的茶店截然不同。

她是個常做夢的人，因此從夢的總體數量來看，存在著那間茶店的夢只不過佔了微少的一部份，但，卻擁有驚人的重量。那樣的夢總是很長更備感真實，就像真的是在半夜推開了家門，走進了那股玫瑰花茶的香味之中……直到此刻，她也仍還懷著，或許那家店真實存在於世界上的想法。

然後日子照常地過，早上被六點鐘的鬧鐘準時叫醒，吃完簡單的早餐後出門，晚上帶著一身疲累回到公寓。距離上次夢到那間店已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相較於剛開始夢到那樣的夢時，兩三

天就能再次看見相同的場景，時間的間隔莫名所以的越來越長。她曾經做過不少嘗試，在睡前喝下一整壺玫瑰花茶，是特地去有名的茶店挑選的玫瑰花茶；用鉛筆在筆記本上笨拙地畫出那家店的樣貌，連時鐘的樣貌也仔細地描繪；睡前在腦袋中反覆想著木門、花茶與石桌，集中思慮與精神。當然這些都沒有任何用處，那夢還是一樣像有自己的意志一般，總是照著心情想來才來。

夢的存在並不是多麼高深的問題，也不是必須在期限內解決的難題，平時它就靜靜地待在腦中的某處，偶爾才照著意志緩緩飄出來，稍微佔據著夜晚的心思，大概就像思考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那樣的題目，不過比起來，更像是屬於自己獨特的一部份，就那樣的存在著。

那天天空下著雨，比起傾瀉而下的大雨，或是綿綿密密細絲般的雨，是更令人渾身不對勁而斷斷續續滴淌著的雨，拖著沉重的身體回到公寓，脫下襪子後跌入沙發，家中屬於自己的那份歸屬感，總能帶來一絲慰藉。身體壓著放在沙發上的玩偶，市面上不常看到的大型貓抱枕，滑順的絨毛因為日積月累的擠壓與摩擦，部分已經纏結成混亂的雜毛，但不變的淡黃色仍給人溫暖的感覺。眼皮就這樣不爭氣的閉上。

夢裡依然充斥著相同的玫瑰花茶香氣，大概是太久沒有回到這個夢中，香味似乎變得更加厚重，茶店與之前一樣沒有改變，牆上的藤蔓依然優雅地附著在石頭上，並沒有開出任何顏色的花，連桌上的花茶上頭冒著的熱氣也以相同的速度緩緩上升，這些事物在她的腦中早已是深刻的記憶，不須刻意喚起細節。與上次所看到的茶店有甚麼差別呢？石牆後的樓梯依然藏在陰影當中，像是擁有與夢裡世界共同的默契，在夢中所看見的場景，是夢所甘願呈現的，與其說是在這個夢中自己的行動被限制住了，不如說是不必費力尋找，夢所希望呈現的仍會自動毫無掩飾地在眼前出現。這次是什麼呢？茶店中的時鐘喀的一聲，發出響亮的聲音，那是第一次在夢中聽見這樣清楚的聲音，她看向位於左側石牆上的時鐘，時針與分針恰好合在一起。那是一個精緻無比的木製時鐘，刻著螺旋紋路的長型木塊包圍著鐘面，上面罩有一層擦得透亮的玻璃，金色的時針與分針在用精細繪製的花草代替數字的鐘面上規律走著。回過頭來看向石桌上仍不斷冒著白煙的陶瓷杯，白煙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個性般，比平時更放肆地往四處飄散，然後不知什麼時候，石桌後多了一張圓型石椅，像是意外卻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夢讓上面坐了一個男人，秒針持續發出滴答滴答的規律聲音。

男人穿著深咖啡色的牛津鞋，由栗色與褐色交織成的方格花紋長褲，褲管恰好蓋住鞋子上方，身上穿著高領米色毛衣以及灰色針織外套，看似平凡的穿搭在他身上卻有種獨特的高冷感，被外套袖口微微蓋住的雙手，握住彩色的陶瓷杯，他看似很冷地把茶杯湊到自己的臉前，任憑蒸氣在眼前橫衝直撞。「呼——」，白煙被吹散的瞬間，男人的臉，出現在那短暫的空檔之中。

鈴聲從僅存少量電力的手機中傳出，公寓窗外的天空已鬆上一層灰白色，雖已跨出夢境，但她的耳邊彷彿還能聽見秒針的聲音——滴.答.滴.答.滴.答。

若水短評：

各種感官的直覺描寫具體成功，加以文字流暢有功力，讀者自然而然地便進入了文本花茶香氛的世界當中。文末看似就要揭露全文不斷隱伏的答案，作者卻輕巧地故意安排讓書寫的對象跨出夢境，留下了極為誘人的懸念，呼應了题目的「夢」字。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麗最動人的一段旋律。這段旋律，就是一首首悠揚的樂曲，吟唱著探索自我的旅程，奏響著成長扉頁的各種挑戰。也許你的旋律是管絃樂隊的行進曲，而我的則是山野少女的民歌小調，但那音樂都陪伴著我們在這嶙峋的青春山嶽之中，引領你我穿梭於迷霧重重的山徑，跳躍追逐著光明的前方，讓時常迷失在無盡黑暗中的青春步履，再次走向成長的登頂路上。

青少年們的心靈，正如初春枝梢的嫩芽，悄悄地在晨曦中綻放新葉。然而，成長總是伴隨著挫折的狂風與困惑的蟲蟻，正當我們企求開花結果時，被咬嚙的新芽卻往往墜落在某個颳起大風的時分。踏上成長這段旅程，發現自身的不足是割開幼稚困繭的利刃，看清現實世界與少時幻想之間的巨大落差，則是進入成功殿堂的門票，成為一個可取的成年人，所需的是承擔沉重責任的肩膀。在成為一個有睿智判斷力的成熟者之前，焦慮、恐懼與迷茫，正是成長之路無法迴避更須跨越的各個關口。

焦慮，是一股無形的負面念力，縈繞在每一個青春學子的心頭。它源自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深深的恐懼，也就是我們深知想要的太多太好，能到手的太少太壞，那樣的不知所措，很容易讓高三的我們迷失方向。成年人需要面對由職場生存、婚姻家庭、配偶雙方父母帶來的，如影隨形的焦慮，高中生也有成長的焦慮，而且高中生焦慮的原因更是多樣而深刻。學業壓力、社交困擾、容貌焦慮、未來不安等種種問題，像是蔓生的野草，爬滿青春的花園，也像是無情的狂風，時刻威脅著我們尚未成長完全的心靈。焦慮與恐懼是共生的伴侶，除了學校之外，家庭更是高三學生焦慮而致恐懼的根源，父母的過度期望與無覺的情緒勒索，讓我感到壓力一重一重再一重，更讓我曾經懷疑：「他們的小孩到底是我還是台大？」害怕進不了公館那所大學的恐懼，如同一把無形的鞭子，抽打著我高三的靈魂，學測後，我很迷茫，我該打安全牌申請一個不想被恭喜的科系，還是冒險去分科測驗？

這些「往事」，只不過是「近來」這幾個月的瑣碎情緒罷了，卻瞬間讓我成長了好多，我的迷茫與不安，正是提升心智的催化劑，因為，我必須去決定，我的未來要登哪一座山頂，不論誰決定都必須我自己去登去攀去爬，那，我何不我自己做決定！

畢業在即，促使我思索在青春的時候，選擇遊北一女這座綠園到底是對還是不對？這裡是一個「課業不重」但「競爭激烈」的地方，三年來我不斷地質疑自己的價值，因此敦促我也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出路。這三年是一段痛苦的歷程，我不得不忍受突來的孤獨與持續努力的煎熬，但正是這段經歷讓我更加堅強，讓我找到了化蛹成蝶的前進動力。我知曉了焦慮並非全然只有負面，它是生命中的一盒彩筆，能夠為我們的成長增添顏色。它提醒我們關注重要的事情，提醒我們只有採取行動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因此，綠園教會我化焦慮為助力，進而尋求團隊的支持和幫助。在這段三年的旅程中，我回首自己的初心，懷抱夢想前進，最後擁有了光明的信念。

在未來的路途，我會懷著信念和勇氣，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個挑戰。即使在黑暗的深處，我仍堅信，總會有一口光明的窗，為我指引前進的方向。和身旁的同伴攜手前行，在青春的歌聲旋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天幕展翅高飛，在曠野綻放生命的光輝，這段春春的旅程或許仍充滿著荊棘和艱

險，但我會譜寫屬於自己的青春篇章，尋找屬於自己的光明的隧道，並勇敢地奔向夢想的彼岸。

若水短評：

青春是飛揚的時刻，每個人對即將畢業的自己，也都會有一篇青春的期許。這樣的文章書寫，可以說是內心真實的吶喊，不過散文切記不要過度說裡的貧乏，否則作品的文學性必定大打折扣。

我茶

三勤 ○○ 徐○○

茶，自古一來便在中華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古典詩文中不乏雅士寒夜品茶的書寫，而近似地，酒也在文化的洪流中扮演著慰藉人們心靈的角色，於是杜子美方有潦倒新停濁酒杯之怨嗟。茶與酒，時而相同時而迥異：茶偏靜雅，酒是喧騰；茶總內斂，酒愛豪邁；茶婉約柔甘，酒激昂放浪。不過，這樣的看法也不是絕對的，雅痞喝酒是琴棋書畫詩酒花全套備齊，賈寶玉櫛翠庵飲茶倒是牛飲蠢笨到家。品茗雖說本身多半是個雅事，但茶的本質是不帶色彩的，其清雅香醇，其閒適靜芬，總歸還是要品茶人自己去體悟。

「叮咚！」踏入便利商店的大門，一如往常的鈴聲問候，一如往常的冷氣親吻雙頰，為了擊打自動門外的高溫盛夏，我毫不猶豫地走向飲料架，文山包種烏龍茶、綠茶玉露、日式焙茶……市售茶色彩繽紛的包裝與多樣化的選擇，實在是讓人目不暇給，但無論內行還是外行，都只能看個花俏！喝吧？多是人工香料。我猶疑了，眼前的茶似乎變得陌生，不加巧飾的西湖女子怎各個都成了豔抹濃妝的風塵女郎？記憶的齒輪在腦袋裡緩緩轉動，山澗清溪衝過腳踝的冰涼觸感甦醒，瀟灑在山林間的茶葉清香又撲鼻襲來，一杯甘芳清潤的茶再次滑入我的喉頭，熨平了我的心靈。那個夏日，對我而言，偏靜雅，總內斂，太婉約柔甘。

山環水繞曲徑蜿蜒，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我與家人終於來到了這座青山。少了台北的車水馬龍，所有的喧囂與鬥角勾心全體關機，我們就沐浴在夏日的白靄山嵐裡，我的五官自動開啟敏銳模式，我太樂於全心全意專注於當下的每個感受之中了。我脫下鞋襪將雙腳浸泡在冷沁的泉水中，也一同卸除了日常的煩惱，把現實紛擾晾在一旁，專心享用此刻的靜謐與閒適。

玻璃水壺裡是在家便事先準備好的冷泡茶，與空氣中跳動的清雅，正搭。看著澄淨中泛著些微碧綠的液體，細碎的茶葉碎末正緩緩地沉到底部，我的心神也隨之定靜，人生彷彿歸零回到最初的那一小點。我喝下那黃中帶綠的碧螺春冷泡茶，淡淡的茶香漸漸轉成甘甜細柔，化為涼氣沁入我的胸口，而韻味卻在舌底不斷產生回音，茶的清爽芳香在齒頰之間不斷遊走竄伏，美好的感受又在心湖漾起一圈再一圈漣漪。其實不止於當下的真切感受，實際上飲茶也有助於消除疲勞，更有益於促進新陳代謝，甚至能抑制細胞衰老，進而達成延年益壽的功效呢！

生長在一個喜歡喝茶的家庭，梨山、阿里山、大禹嶺的茶總塞滿客廳的櫥櫃，新竹北埔的東方美人茶、楊梅丘陵茶改場的紅茶都是爸媽的收藏，甚至中國壓成餅的普洱也是到訪來客常喝的夢幻逸品。有親戚說越高海拔所產的茶越好，但我自己最喜歡的則是梨山烏龍茶，溫熱的茶湯帶來的總是溫潤的香氣，入口清爽而後回甘的滋味，也是我深愛它的原因。不同的茶葉有不同的氣息，但是相同的茶葉，不同的沖泡也會展現出差異的風貌，這正是父母耽溺於茶的世界的原因。以碧螺春而言，在熱泡時它的香氣會達到頂點，但冷泡時飲用的澀味則會降至最低，不諳茶道的人，甚至會誤以為是兩種不同的茶葉。

喝茶的人說從一個人喜歡喝什麼茶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喜歡口感細膩的飲茶人處事的態度多半比較圓融，反之，偏於香氣濃烈或口感濃稠的飲茶者，個性應該就是屬於剛毅的一方。但比起這種略帶宿命觀點的理解方式，我更喜歡把飲茶當成一項項試驗，茶與水，可溫可澀可苦可甘，

其巧妙變化，端賴於泡茶人的方方寸寸之間拿捏變化，於是平淡無奇可成和美溫潤，掌控溫度與時間的魔手，泡出了一壺又一壺帶著自我風韻的好茶。

茶葉，是日月山水釀就的精華，人們吃遍山珍啃盡海味，卻往往只讚嘆飯後喝了一杯好茶。泡茶，則是飲者對自我生活的一種陶醉，這人間有太多的喜怒哀樂逼著我們去生吞，因此在一日的繁忙慌亂之後，別忘了幫自己暖一壺茶，藉著飲那一口我茶，回甘這一天的種種滋味。

若水短評：

題目能帶出自己跟茶的親密關係，內容也是讀來毫無壓力的輕鬆小品，這樣的生命中小確幸，的確值得書寫成案頭的方塊短文，於是無論品茶還是留下品茶的微型筆墨，都沖泡舒散成了生命的一盞意趣。

「歡迎來到斐薩德，幸福洋溢之都。」

艾拉坐在放映廳的座椅中，不禁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螢幕中亮麗的光影對她而言，只不過是一堆流動的色塊，她已經耗盡了所有的專注力。對宣傳影片感到無趣的她，從微傾的椅背上挺起腰桿，四處觀望，觀察著放映廳內其他人的反應。廳內的其他人皆像是中了魔咒般，眼睛連眨都不眨地盯著螢幕，偶爾整齊地對著宣傳短片點頭、拍手表達認同。

「這部影片當真有那麼好看？」她靠回椅背，雙眼麻木的盯著螢幕，最終仍敵不過因無聊而席捲撞來的睡意。等她恢復意識時，眾人正對著結束放映的影片鼓掌、歡呼。艾拉心裡默默想著，或許大家在慶祝如此無趣的影片終於播完了吧。

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大家排成一條長長的隊伍魚貫而出。艾拉拖著兩個大皮箱，抬起頭來，看著被雷射燈光高高投射在夜空中的字樣——幸福城市斐薩德。

斐薩德，一個被譽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這裡的天空總是湛藍，街道整潔，花草繁茂，人們臉上總是掛著微笑，這裡便如同世外桃源般，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快樂的氣息。然而，想要移居至這，需要經過政府層層的篩選與訓練，即便程序如此複雜，能成為此處的市民仍是許多人畢生的夢想。畢竟，誰能對幸福不抱有憧憬呢？

艾拉跟著長長的隊伍上了接駁專車，她選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安靜的看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夜景。這是個規劃有序的城市，將各個不同功能區位的地區劃分得恰到好處。她看著窗外風景從喧鬧的娛樂場所逐漸轉變為柔和舒適的居家環境，路上駛經的小屋透出的微黃燈光，雖是再也平常不過的景象，卻令艾拉格外感到溫馨。或許，這次真的會是個好的開始吧？

接駁專車在一座典雅的建築前停下，大家紛紛下車領取自己的行李，走進光亮的大廳中。艾拉看著自己週遭的人們，大多都是一個個家庭，他們自然圍成了小小的圈圈，有說有笑地談論著對未來的想像。然而，未來對艾拉來說太遙遠與抽象了，面對無法預測的未知，她寧願不去想那麼多。她現在想知道的只有今晚自己要在哪裡睡覺。

很快地，艾拉的疑問便有了解答。他們現在所待的地方便是他們這一個星期的住處，等到他們適應這個城市的生活並通過繁雜的審核手續，便會各自住進由政府安排的居所。艾拉躺在蓬鬆的大床上盯著天花板，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如何通過篩選的。比起其他持有專長或資產的人們，她只不過是一個四處探尋理想生活的叛逆青春少女罷了。

在等待審核手續完成的這段期間，白天艾拉與其他同樣新來到這座城市的人們一同坐在大講堂中，聽著講師描述這座城市的過往歷史與當前特色，以及居民應守的規矩。她望著牆上掛著的大鐘嘆氣，下課時間雖然看似不遠，卻總是令她感到無比漫長。她拿出了應當寫謄寫上課筆記的簿本，在潔白的紙上寫下因無聊而創作出的歌詞。寫著寫著，竟不知不覺地度過了一個星期。

課程結束前，講師向每個人都說了幾句話。當他看到艾拉時，便溫和友善的向她直言：「或許你沒有聽到規定，但我們會將每個人的筆記本收回來檢查，看來你似乎度過了一段很充實的時光

呢！」，接著他便抽走了艾拉的筆記本。

「可以把我的筆記本還我了嗎？我很珍視這本筆記呢。」艾拉在講師翻閱後詢問。

講師在筆記本封面蓋上了審核通過的戳章，並在遞回給她的同時小聲叮囑艾拉，若是未來想當創作家必定得小心一點。艾拉並不明白自己該小心什麼，一知半解的向講師道謝後便離開了。

政府將艾拉的住所安排在一個小公園旁的公寓，雖然稱不上高級，居住起來仍是挺舒適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艾拉看著窗外和藹的陽光，決定出門在自家住所附近晃晃，深入到這座陌生的城市中尋寶。

走在優美整齊的小道上，令人心情格外愉悅。街邊開著琳瑯滿目的小店，對剛來到這座城市的艾拉而言，就像是挖到寶物一般，恨不得把每間店都逛一遍。此時，一間座落在轉角，看似不怎麼起眼的工作室吸引了他的目光。她看著工作室中坐在一大幅油畫前的畫家，頓時睜大了雙眼。眼前的畫家擁有著享譽國際的名聲，沒想到竟如此輕易就能在這巧遇。

亞倫是一位夙慧早熟的畫家，他的工作室便蟄居在城市的一角。出身於藝術家族，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舅舅都是有名的藝術家。亞倫的畫作以明亮的色彩和歡快的主題聞名，深受人們的喜愛。也因為他的良好表現，被政府授予了模範市民的勳章。

此刻亞倫坐在工作室裡，透過窗戶看著外面的景色。他的畫架上是一幅正在創作的作品，一群笑容燦爛的孩子在草地上嬉戲。亞倫的手握著畫筆，但他的心思卻飛到了遠方。

「為什麼大家總是那麼快樂呢？」亞倫心中默默問自己。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但他找不到答案。他總覺得這座城市有些迷離，尤其是想到他的舅舅——一個曾經充滿熱情和創造力的畫家，如今卻變得順從與沉默。

亞倫的舅舅約瑟夫也是一位出名的畫家，只不過出名的方式與亞倫恰好相反。來到這座城市前他總是在街頭作畫，並毫不掩飾地畫出城市中最黑暗的角落，畫布上有著政府官員扭曲的嘴臉。雖然當時亞倫年紀還小，卻依稀記得舅舅口中經常埋怨著政府的傲慢，也會召集幾位好友在大街上抗議，每每回家時總帶著被警察敲打的傷痕。他曾多次與家中親戚發生衝突，卻仍堅持著自己的陳抗行為。然而，在多年前喬遷至幸福之城斐薩德後，他的舅舅突然消失了幾天，回來後竟變得乖順異常，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亞倫問過父母，但他們總是支支吾吾，不願多談。約瑟夫自己更是嚙口不語，彷彿那幾天從未發生過。

正當亞倫陷入沉思時，門外響起了敲門聲。亞倫起身去應門，門外站著一位陌生的女孩，眼中閃著慧黠的光芒。

「你好，我叫艾拉。」女孩微笑著說。

亞倫微笑著點頭，讓艾拉進來。「很高興見到你，艾拉，歡迎參觀我的畫作。」

艾拉在工作室中到處閒逛。「亞倫，你喜歡這座幸福的城市嗎？」

亞倫拿著畫筆，繼續勾勒著孩童歡笑著的臉。「這是當然的啊。」

「那這座城市真的那麼幸福嗎？」

亞倫愣了一下，然後苦笑輕語：「這是一個美麗的.....也許是表象。」

艾拉看著亞倫，目光清明。「我只來到了這個城市不久，便發現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你能告訴我更多你感到的怪事嗎？」

亞倫沉默了一會兒，想起了舅舅約瑟夫的變化，卻又想起他的親戚總是對此事避而不談，最終緩緩搖頭並聳了聳肩。

見到亞倫閉口不談，艾拉卻沒有要放過他的意思。「那你應該認識約瑟夫吧？他跟你一樣是個有名的畫家呢！」

「你是政府派來的人嗎，我還沒見過年紀這麼輕就在做身家調查的專員呢。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就請您離開，謝謝。」

艾拉嘆了一大口氣，在便條紙上留下了幾句話後只好離去。等到艾拉走遠後，亞倫拿起了桌上的便條，反覆地在心中默念著上頭的話：「若是不想要瞭解真相，決定妥協於美麗的表象，那就一輩子都只畫著微笑的人們那樣千篇一律的畫作吧。」

第二天下午，亞倫一如往常地畫著畫，畫作中仍舊是微笑著的人們。然而，他此時的心情卻無法如同他畫筆下的人們一樣愉悅，落筆前他似乎都流露著一絲躊躇，他陷入了猶豫。

明明現在的自己過著如此安逸的生活，他卻總覺得十分不踏實，那些疑惑也總是佔據了他繪畫創作時的思緒，跟艾拉談過後的他，再也無法完全相信政府建構的城市美景。從小就被眾人稱讚懂事乖巧，長大後更成為了一名受政府讚揚的畫家亞倫，過去難道就不曾好奇過這座城市中的隱情？追求真相這個念頭就如同一株萌出的芽，雖不起眼，卻持續地滋長著。但面對著厭惡舅舅行為的家人，他總是沒有勇氣踏出第一步，他並不想要使他們失望。

熟悉的敲門聲將他拉回了現實。艾拉抱著筆電，踏入了工作室。「考慮了一天，你最後有要回答我的問題嗎？」

「.....」

艾拉打開電腦，隨意拉了一張椅子坐下。「我可不是什麼政府派來的人，我只是一位在尋找理想生活的叛逆少女罷了。你看看，這些是我查到關於約瑟夫的資料，最大的疑點便是他一夕之間就像是變了一個人般，卻都沒有人知道原因。」

「你別再查這些敏感的話題了，查也沒有用的，還有可能會為自己招來危險。我過去試著查詢關於我舅舅的資訊，卻完全找不到他過去那段癡狂日子的數據痕跡。」

「我老早就發現他們在每個人的裝置中植入了監控系統，在卸載前是不可能查到那些資料的。難道你們都沒什麼資訊處理上的懷疑？」

艾拉還不知道的是，這座城市確實刻意使人們疏離科技，少數的資訊電機人才都是政府部門的高層。對政府而言，人民過著越樸實的「美好生活」，他們就越好控制。

艾拉開始向亞倫講述她的背景。從小她就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雖是衣食無虞，卻得日夜不停地學習繁重的知識，以便接手父母的事業。她雖然過著人人稱羨的生活，卻從未感受到快樂。有一天，她決定離開家鄉，四處旅行，去尋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艾拉的父母對她的行動非常擔

憂，他們試圖說服她放棄這些危險的計劃，然而，艾拉的決心已經無法動搖，她知道自己必須這麼做，即使這意味著她將和家人決裂。趁父母熟睡時，艾拉離開了家，成為一名四處流浪的行者，尋找自己理想中的快樂。

「若是你還在考慮，我下星期再來找你，反正我整天除了寫寫歌也閒著沒事做。」

「我整天除了畫畫也沒事做呢！找點新鮮的事做也不錯。」

從那天起，亞倫和艾拉開始了一段城市冒險旅程。他們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則在城市的偏僻角落裡尋找線索。他們發現，政府利用媒體和藝術來控制人們的思想，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幸福的。所有畫作被要求必須描繪微笑和快樂的場景，而其他任何帶有負面情緒的作品都會被審查。

亞倫試圖偷偷在他的畫作中表達內心的痛苦，但每次都被政府審查員發現。他畫過一些帶有憂傷情緒的面孔，但這些畫作全被禁了，甚至還遭到了警告。經過幾次失敗後，亞倫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在政府的審查中存活下來，同時又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

某天夜晚，亞倫和艾拉偷偷潛入了一個政府辦公室。他們發現了一些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政府利用未向外界公開的實驗藥物控制市民的情緒。這種藥物被秘密添加到城市居民的飲用水中，使人們保持虛浮的幸福感。

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他們發現了一個更為恐怖的秘密：那些不願意遵守「幸福規範」的人會被抓去進行「改造」。所謂的改造其實是通過在他們的腦部植入控制晶片，來強制改變他們的思想，使他們變得順從安靜，因為感到「幸福」的他們，只想維持現狀只會擁護政府，亞倫的舅舅約瑟夫，就是一個實例。

亞倫和艾拉震驚不已，但他們知道，這些證據不足以揭露真相。他們需要更多的證據來揭開這個陰謀。

幾天後，亞倫決定畫一幅真實反映城市現狀的畫作，這幅畫展示了部分敏銳市民們內心的痛苦和壓抑。艾拉則計劃在一次大型展覽中，讓這幅畫作公之於眾，揭露政府的謊言。

亞倫知道他不能直接表達悲傷和憤怒，於是他開始創作一幅特別的畫作——這幅畫中，每個人都沒有嘴巴沒有眼睛，只有空洞的眼眶，暗中表達出深深的絕望和無奈。這樣，審查員無法直接以法律指責他的畫作是「不幸福的」，因為畫中的人，沒有明顯的痛苦表情。

這幅畫作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市民們驚訝地看著畫中那些沒有嘴巴的面孔，開始質疑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否真如政府所宣傳的那樣幸福。然而，就在展覽即將結束時，政府派來的「機器人」突然闖入，強行關閉了展覽。

亞倫和艾拉被捕了，他們被指控煽動不安和破壞社會秩序。政府試圖透過法律制裁的方式來壓制他們的聲音，保持自身對這座城市的潔淨控制。

在監獄裡，亞倫和艾拉面對著孤獨和絕望，但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知道，一些被改造過的人，在改造前也曾試圖揭露真相或反抗政府。他們見過一些被改造過的人，眼神單一，笑容制式，像是被掏空了靈魂的公仔娃娃。

他們知道，無論如何，自己得想辦法逃出這座監獄。由機器人控制的監獄。

在這座城市中，所有不人道的行為都是由機器人進行的，畢竟對政府高層而言，只要做出不人道行徑的不是人類，將幾千萬個違法的機器人拆解都無所謂。法律規範著人們得隨時保持和藹善良，讓機器人當思想殺手可不算是違反規範了吧。

在放風時間，艾拉得到了偷偷使用監獄人員電腦的機會。雖然電腦只能訪問監獄內部的網絡，但這對她來說已經足夠了。她巧妙地利用社會工程學的技巧，通過釣魚攻擊和偽裝身份，成功取得了系統的登錄許可權。

進入系統後，艾拉迅速尋找機器人控制程序的入口。她利用她的技術知識和觀察力，找到了系統的一個漏洞，進入了機器人的控制系統。

進入控制系統後，艾拉需要迅速而準確地掌握操縱機器人的程序，以防止被發現侵入進而阻止。她利用資訊的後門和零日漏洞，成功地操縱了機器人，並將它們的行動指向了監獄的安全系統。最終，她成功地模擬了監獄安全系統的正常運行，掩蓋了逃脫行動。在混亂和干擾中，艾拉和亞倫成功逃出了監獄，重獲自由。

亞倫經常回憶起舅舅約瑟夫的遭遇，他努力想像舅舅被改造後的樣子，這讓他感到恐懼和絕望。然而，他也會想，現在不是放棄的時候。他們必須堅持下去，繼續揭露政府的真相，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並不如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美好。

只是，在一個平靜的夜晚，當他正在家中安靜地畫畫時，突然聽到了門外傳來了敲門聲。當他打開門時，他驚訝地發現，面前站著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的眼睛閃爍著微光，面帶和藹的微笑，但在它的背後，亞倫感受到了一股強大的壓力和控制。這個機器人代表著政府，它來向亞倫「友善」地談判，勸他不要再亂來，否則他自己也知道叛亂者最終的下場會是如何。

亞倫意識到，政府已經掌握了他的思想行動，並對他採取了實際行動。面對機器人的壓力和威脅，他感到無助和絕望，但他也知道，再多的抗爭都將只是徒勞的。而且，最終不是被植入晶片或灌食藥物飲用水，否則便是放棄現世的物質安穩，離開這座美好的城市。

在機器人的警告下，亞倫被迫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他選擇暫時放棄抗爭而偽裝，繼續過著榮譽市民的生活。他知道，這並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但在這個被政府控制的美麗世界中，他已經找不到目前其他的選擇。

艾拉最終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她意識到這裡已經不再是她能夠生存和追求正義的地方。她終於懂得講師對她說的話背後所隱含的深意了。政府最害怕的便是創作者了，因為他們的作品帶有情感，政府只好美化禁令、管控修正他們出版的作品。而身為創作者的他們，一旦被政府盯上，便會面臨幸福樣板畫的人生。

拖著她的皮箱，艾拉藉著夜色的掩護，孤身一人離開了這個城市，踏上了未知的旅程，繼續尋找著理想的世界。雖然前方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但她深信，只有離開這個思想受困的城市，才能夠找到真正的美和自由。

而亞倫則繼續留在了這個城市，繼續過著他榮譽市民的生活，他的後期畫作依舊是一群幸福的

人們。大眾不解的是，在畫作一小角，後期畫作總有個可有可無的年輕女孩，略帶狐疑地睜眼看著幸福城市的一切。

三百年後，幸福之都斐薩德的藝術史專家終於破解了這個謎題，原來那是亞倫唯一入獄時光結交的小情婦，聽說在亞倫出獄後便狠心拋棄了享譽畫壇的他。

若水短評：

這篇小說的結構完整，文字也屬流暢，比較可惜的是內容安排較為老套陳舊。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書寫過近似的主題，諷刺執政者對人民思想的掌控，該書情節的安排值得作者閱讀參考。不過作者長文敘寫的企圖心，仍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神不偏待人。」——《羅馬書》 2:11

我們究竟能明白多少事，自己的，抑或是他人？倘若閉上眼看見的才是真實，當我們睜著眼看見的，不過是我們各自從想像裡拼湊的，渴求見到的場景。我們之間說話的語境，是因為什麼變得柔軟的呢？在她如流星墜落田野般地掉入我生活之前，我以為時間會一如既往，平淡且單調的走到我生命的終結。

時間是一九七五年，在倫敦的西敏市。每次你轉開收音機，就會聽見披頭四在唱「救命！¹」。馬斯洛提出的需求理論的應證，在西敏市的蘇活區²裡和老舊滲水的水管一樣隨處可見。淪落地下工作的人，多多少少為生活所迫，在這裡，只要將自己標上價碼，連著一文不值的尊嚴沿街叫賣，就能得到過客們優渥的青睞。領著最低薪資，像個普通人一樣生活，在瀟灑廉價菸草和假酒的街區，反倒成為了奢侈。

在妓女和毒蟲行走的地面旁邊，路過行人鮮少注意到的狹巷路口，有一座門片已經消失，扶手爬滿鐵鏽的石製樓梯。沿著陰暗、潮濕的小路下去，是一家沒有名字的地下酒吧，夾在廢棄的防空洞和滲水的地基之間。

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於是調酒師在這裡是個沒人要的工作。

每個再平常不過的午夜時分，酒吧總會出現來自地面的聲音，混著醉意和荷爾蒙的酒腔。古老石磚上遍佈折損的的針筒，牆上充斥著油污和反資本主義的塗鴉。這就是我，這就是我擁有的生活。

地下酒吧是入夜城市的燈塔。那些迷航的、找不到陸地的漂泊者，此處的大門永遠為他們而開。

我記得是在某個星期三的夜晚，酒吧內稀稀落落地坐著幾位客人，日光燈管在水泥糊成的天花板上明一暗一。牆上的時鐘顯示現在大約是凌晨四點，薄夜和黎明過渡的時刻，地面上的喧鬧聲逐漸平息，隨著午夜的狂歡消失。那時我正收拾著上一組客人留下的最後兩個啤酒杯，打開水龍頭，擠入洗碗精，洗掉杯緣殘留的啤酒泡沫。突然酒吧的門被一陣風吹開，一個身穿大衣的女性走了進來，高跟鞋在磁磚地上發出叩叩的聲音。

「需要喝些什麼嗎，親愛的？這麼晚才來到這裡，很疲倦吧。」我將沾滿水珠的手用擦手巾擦乾，前去招呼她。她拉出吧檯的高腳椅，輕巧的坐上椅子，雙腿交叉，用手順了順有些過長的衣襬。

「謝謝你的熱情，但是不要叫我親愛的。」她皺起了眉頭，有些不悅地看著我。「我有名字的，

¹ 歌曲“Help!”是披頭四(The Beatles)在1965年發行的電影“Help!”中的同名主題曲。

² 蘇活區(Soho)位於英國倫敦西部的次級行政區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二十世紀時是當地的紅燈區，現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調酒師。我叫做艾莉，你能這樣稱呼我嗎？」她說。

「她³？」

「艾莉。來自理性與感性裡，達斯伍紳士第一個女兒艾莉諾⁴。」她的語調有種古老的優雅，像是廢棄教堂外爬滿樹藤的石牆。

「我明白。失禮了，艾莉。妳想要喝些什麼？」我問，將酒單遞給她。

「請給我一杯水。」她推開我遞東西的手，對我露出微笑。我詫異地看著她，揚起一邊眉毛。上一次向我點水的人是三年前的一位女性，那杯水最後被倒在與她搶同一位牛郎的閨蜜頭上。

她看出我眼中的疑惑，笑得更開了。「水就好，不用加冰。」

我點點頭，轉身從壁櫥裡拿下一個玻璃高球杯⁵，打開水龍頭斟水。我將水遞到她的面前。我和她對到眼時，我第一次清楚的看見她：大約三十歲，有著栗色頭髮和綠寶石般深邃的眼睛，身穿米色針織衫與及膝的羊絨大衣。唯一可惜的是她只有一隻手臂，大衣左邊原本該有左手的袖子空無一物，癱軟在桌上。

她坐在吧檯角落啜飲那杯水，姿態從容高雅，與酒吧陰暗的氛圍格格不入。我拿起拭杯布和洗完的杯子，走到她前面整理。

「妳在這裡做什麼？」我靠在吧檯上隨意地問，試圖不要流露出我的興趣。

「什麼意思？」艾莉將水杯放下，疑惑的看著我。

「就是，我是說，這裡不是一般人會進來的地方。妳看起來不像這裡的人，為什麼來到這個區域？」

艾莉閉上她的綠色眼睛。她的睫毛很長，紅潤的嘴唇微張，青藍色血管若有似無的存在於白皙的皮膚底下，一路從臉頰延伸至頸部。一動不動，就像夜晚潛入蠟像館，你會在客廳中央期待看見的，受皎潔月光映照的女神雕塑。

「你看她。」她重新張開眼睛，轉頭看向右方的角落。我順著她的目光看去。

粗糙的水泥牆邊坐著一個衣衫不整的年輕女孩，約莫二十多歲的年紀，頭髮披散在她的臉和肩膀上，遮去了她的半張臉龐。她沒有睜開眼睛，看上去像是睡著了。

「她醉了。」我肯定地說。說到底，我的工作即是把人從理智的邊緣推下懸崖，我比誰都清楚一個人是否清醒。

「是也不是。她今天早上從醫院裡被趕出來。一個腎，半個肝臟。」

「她的家人在外頭欠了債，被債主追著跑了半個年頭。她、她妹妹和她爸。你比誰都清楚，一份不穩定的薪水養不起三張嘴巴。她爸和她說他們實在活不下去，就把其中一個女兒賣給了隔壁街的妓院。」我點點頭，這個街區是出了名的混亂，那些找不到路逃離的人，最後都會掉進這個缺口。

³艾莉(Elie)發音近似法文裡的她(Elle)，當時倫敦的蘇活區聚集了來自歐洲各地的人。不只英文，舊大陸的其他語言在當地也十分常見。

⁴艾利諾(Elinor)是達斯伍(Dashwood)家的長女，性格平穩、莊重。書名《理性與感性》的理性代表。

⁵高球杯(Highball glass)。雞尾酒常用酒杯，容量約為 300 毫升。厚底設計，杯身加高。

「妓院賣的不只是性，城外的富人也會光顧。他們坐在名貴的進口車，大費周章穿著貂皮外套拿著手杖來到這裡，才不只是為了上那些瘦小又憔悴的女孩。」艾莉停下端詳我的反應，我面無表情地凝視著手中擦到一半的玻璃杯。誰不是在暗面生活的人？她說的、和她沒說出口的戲碼，每日每夜在這個酒吧裡固定上演，我怎麼可能沒看過。

「女孩年輕，老人有錢。各取所需，這世界就是這麼運作的。」艾莉拿起水杯搖了搖，清澈的液體晃動著杯底的燈光。她仰頭，將水杯內的水一飲而盡。

我瞥了一眼牆角女生身邊的酒瓶，咬緊下唇。我不該賣酒給她的，就算傷害她從來不是我的本意。我將視線收回，心虛地看向艾莉。

「你放心，我不會說是你害了她，是她自己不要自己的。」艾莉向後靠在椅背上。「站在谷底才知道底下的泥巴有多深。有時候選擇放棄就是比較輕鬆。」

「每次看到這種人，我都會心生憐憫。多希望我不要再有這麼多同情心。」她滿不在乎地伸了伸懶腰。如果她是一隻貓的話，我想我看得見她背後翹起的尾巴。

「妳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這不難。」艾莉微笑道。她的口音不屬於這個地區，乾淨、冷淡，有種疏離的氛圍，我發誓我從未遇過有人流著和她一樣高貴的血液。「我們看得到許多東西。」

我忍下追問的衝動。「我知道了。」我盡可能裝出不在乎的語調。我向後靠回吧檯上，拿起方才整理到一半的威士忌杯和拭杯布，來來回回將上面的指紋擦拭乾淨。牆上的時鐘顯示凌晨五點，最後一位坐在角落啜飲酒精的老人早已在一個小時前推門離開，酒吧內一個醒著的人也沒有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說話，酒吧內安靜到聽得見牆上時鐘指針走動的聲音。艾莉將指頭停在水杯的邊緣，饒富趣味的打量我整理吧檯。不知道多久以後，待我收拾完吧檯桌面，我看向她，想知道她在做什麼。艾莉對我挑眉，聳了聳肩。

「調酒師必須幫自己找點事情做，如果單站在吧檯內，會讓客人感到緊張。」我說，將被水浸濕的抹布擰乾。

我原本期待她會對我的說法提出評論，但她只是保持沈默，安靜地看著我整理。我排好架上的酒瓶，換上新的酒嘴，將桌面用濕布擦乾淨。灰塵緩緩從凝滯的空氣裡落下，與地面相接的對外窗傳來夜晚特有的微涼氣息。上方的柏油路偶爾會有汽車駛過，傳來隆隆的聲音。

「你不好奇我，調酒師。」過了許久之後她再次開口。肯定句。

「那不是我能做的事。」我將最後一個威士忌杯放在止滑墊上，抬頭看進她的眼睛。「如果妳想喝點什麼，我請妳。」

「我要水。我不喝酒精，我不能將身體泡在奇奇怪怪的液體裡面。」艾莉對我微笑著。我對她翻了個白眼，轉身去拿剛剛晾起的水杯。

「如果你有薄荷的話會很不錯的。」她對著我說。

「新鮮的可以嗎？」我指向吧檯桌面上的薄荷盆栽。它原本生長在酒吧門口的雜草堆裡。某天

我看見了它，把它用工具箱裡的鐵鏟溫柔地鏟了回來。我將薄荷葉從伸出盆栽的枝條上剪下，拍碎丟入水中。

「如果妳要什麼都可以和我說。」我將水杯推給她。「妳改變主意也行，這裡最不缺的就是酒精。」

「說實話，我寧願你和我聊天。」她噘起嘴唇，趴在桌上。我想起咆哮山莊裡的凱西⁶，在某個一如繼往的寧靜夜晚，悄悄叩響了希斯克理夫的心門。妳用語言架起的橋樑，有多少是足夠穩固，能讓我雙腳踏在上面的。那些旋轉漂浮的、溫柔的話語，代表著妳多少的真心？

「所以妳允許我問妳問題。」我說。

「我是個旅人，如果這是你想知道的。」她輕聲笑了，像銀鈴。

「我無意冒犯，我只是真的很好奇。」我深吸了一口氣。「妳的手怎麼了？」

艾莉的笑聲停了，有些為難的看著我。「跳過。」

「說一點也不行嗎？」

「跳過。故事很普通，我沒什麼好說的。」

「艾莉，」我唸出她的名字，這讓我血管流過一陣酥麻。「這是我所有想要問你的問題裡，最簡單的一題。」

「除了這個，拜託。」

「那妳是怎麼知道她的事？」我指向靠在牆邊睡著的女孩。酒吧的燈熄了一半，她在陰影裡看起來更蒼白了。

「興趣，或者用你們的說法，它是我的使命。」她停頓。「我們能看見它。所以我們就要負責處理。」

「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不能和你說。」她撇過頭。「但是我可以保證，我不是一個壞人。」

我對她將我視為外人的態度感到氣惱。要是她現在問起我的身世，我一定會毫無保留的說出來，連我公寓天花板的油漆顏色我都願意告訴她。我希望她能擁有和我一樣的想法。

「妳又希望我和你說話，又不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我對她吼著。我不知道這些話是說給她聽，還是我說給自己的。「妳快把我逼瘋了。妳離開這裡，出去我的酒吧。」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艾莉詫異的看著我，絲毫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如此生氣。

「你憑什麼質問我，你又不是我的誰。」她回答，語氣冰冷的可怕。她的話語刺痛了我。我咬緊下唇，感受到心底湧現出的愧疚。我伸出手想要觸碰她，她將她放在桌上的手收回，警戒的看著我。

「我對於我的粗魯感到抱歉。」我嘆了一口氣，揉了揉我的太陽穴。「如果妳不想和我說，就

⁶ 凱西(Cathy)即為凱薩琳·恩蕭(Catherine Earnshaw)。希斯克理夫(Heathcliff)心生嚮往的對象，也是他在消失三年之後回到咆哮山莊報仇的原因。

請妳離開吧。」

艾莉沒有回答，我轉身清洗她使用完的水杯。我原本以為我會聽見她起身的聲音，但她只是沈默的端坐在椅子上，大衣的袖子在她的雙手下扭曲變形。

「苦難是世上最大的謎團。」艾莉低著頭，聲音細小到像是自言自語，但我還是聽見了。

「什麼？」我將水龍頭關起來。

「苦難是世上最大的謎團。」艾莉抬起頭，許久之後第一次直視我的眼睛。「快樂王子⁷。」

「我沒聽過這個故事。」我回答。「如果妳想說，我可以聽。」我傾身，希望她聽見我話裡的誠懇。

她看了我一眼，嘆口氣。「一八八八年五月，愛爾蘭作家。」她停頓了一下，然後開始說話。

「故事要從某一個秋天的夜晚說起。南下過冬的燕子錯過了同伴前往埃及避冬的隊伍，於是在城市中央的雕像下歇息。那天夜裡，王子因為苦難滴下的淚珠，將燕子喚出了夢鄉。」

「王子無法忍受城市的醜惡和慘澹，哀求燕子成為他的信使。王子讓燕子將雕像劍上面的紅寶石送給了孩子發燒的裁縫侍女，左眼、右眼的藍寶石分別給了年輕的窮困編劇和路邊賣火柴的女孩。身上的金箔被一片一片拆下來，分送給城鎮裡所有苦難的化身。王子最後一無所有，已經沒有東西能給出去了，但是他還是不快樂。燕子在颶風當中幫他四處奔波，一直到風雪降臨大地，牠錯過了去埃及的時機。」她的語速越來越慢，像是記起了某些久遠的記憶，滔滔不絕地說著，也不在意我是否真的在聽。

「故事的最後，燕子死在了快樂王子的腳邊。城市的人將快樂王子的雕像拆毀，重鑄成當地的另一個富豪。在被推去燒成灰燼之前，快樂王子用鉛做的心臟在寒風中裂開，掉在佈滿雪花的石磚上。」我愣住了，自她進來酒吧開始，我從沒聽過她說這麼多話。艾莉苦笑，滲著眼淚的樣子和故事裡的快樂王子如出一轍。

「我，我不知道。」我結結巴巴的說，不知道該給出怎樣的回應。

艾莉突然站起，雙手撐在橡木製成的吧檯上，傾身靠向我。「你知道。」艾莉認真的看著我，綠色眼睛圓潤清澈，像琉璃、像寶石。「線索已經在眼前了。」我望進她深邃的雙眼，背脊滲出陣陣寒意。我的心臟在胸前劇烈的搏動著，口乾舌燥，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她向後退，雙手舉到胸前。「我想離開了，調酒師。」我靠在吧檯上，沉浸在方才的對話裡，試圖平復混亂的思緒。艾莉看向我，見我沒有反應之後轉身離去。大衣的衣襬在她背後如同清晨摘採的切花⁸一樣綻放，棕色長髮像一波金黃色的麥浪。

「等一下。」我驚醒，對著她的身影大喊。艾莉停下腳步，回頭看向我。我感覺到自己的臉熱了起來，對於剛才的激動感到難為情。「我明天還能見到妳嗎？」

⁷ 《快樂王子與其他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於1888年5月出版的英文兒童故事集。《快樂王子》是書中所載最著名的故事。

⁸ 從植株上剪下的花枝、花朵和花蕾，用於製作花束和花籃。通常帶有一段莖和些許葉片。

艾莉的眼神暗了下來，眼底有一絲我看不懂的情緒。「這不是我決定的。」她像是說了一個只有自己理解的笑話，自顧自地笑了。「相信我，你不會想再見到我。讓它完好如初。」語畢，她俐落地轉身離開，留我一個人站在原地。

等待我將酒吧收拾完畢，已經是清晨六點了。我走上樓梯回到地面，樓梯間內對外的漏洞和縫隙透進微弱的光線，照亮了腳下的台階。我從狹窄的門口中鑽出來，天邊泛著第一道曙光，空氣裡殘留著夜晚獨特的污濁氣味。我深吸了一口氣，伸了伸懶腰。西敏市的清晨如此平靜，彷彿昨夜的喧囂比夢境還不真實。

我回到我在隔壁區的老舊公寓內，推開大門，洗了冷水澡。我換上乾淨的衣服，幫自己倒了一杯泥煤威士忌，躺在從二手市場上花費兩英鎊搬回的真皮沙發上，凝視著天花板油漆剝落的碎片和水痕，無法入睡。

隔天午後我走出公寓，天氣晴朗到我幾乎張不開眼睛。我沿著街邊走著，回到再熟悉不過，陰暗潮濕的酒吧裡面。與往常不同的是，我一推開生鏽的鐵門，就聞到了濃烈新鮮的薄荷香氣。我走到吧檯裡面，發現昨天被剪枝的薄荷已經重新長了出來，瀰漫著薄荷獨特的清涼氣味。我彎腰湊近盆栽，節上不只長出新芽，連舊枝上被修剪過的痕跡也消失了，枝葉繁茂就像新買的盆栽。我看著眼前不可置信的畫面，心頭一顫。

讓它完好如初。

我衝去水槽旁尋找昨夜晾曬在水槽旁的水杯，發現所有的杯子都整齊有序地收在上方的櫥櫃內，一塵不染，一點使用的痕跡都找不著。我想要再見到她，那股慾望帶給我痛楚。「艾莉。」我低聲唸出她的名字，感受臉頰燃起的熱流。

五個小時、兩天、三個禮拜。艾莉自那天晚上過後再也沒有出現。每當午夜一過，我便會開始產生期待，越是接近凌晨四點，越是感到焦躁不安。我甚至懷疑起整件事都是我的夢境，因為不論我再怎麼尋找，我都沒有尋獲任何她存在過的痕跡。如果艾莉的名字是一塊石頭，現在大概應該已經化成沙了。因為那是磨了又磨，我日夜呼喚的名字。

六年後我還清了身上所有債款。同一個街區的其他工作者知道消息後，特地從各自的店裡帶著豬肋排和麥酒，來到我的酒吧內為我慶祝。他們勸我將酒吧連著櫥櫃內的名酒賣給當地市政府，收拾行李回鄉。我禮貌地表示我打從心底感激他們提供的建議，並婉轉的拒絕了。

十三年後我感覺到我的身體越來越遲鈍。我的腰和肩膀開始出現不知名的惱人疼痛，倒酒時偶爾會不小心將酒灑到桌面上。我每兩個星期會站在鏡子前花一個小時端詳鏡子裡的倒影，並用充滿塑膠氣味的染劑塗抹頭髮。

二十五年後的某個午後，我從一陣劇烈的心悸裡醒來。那天晚上我沒有去酒吧工作，而是徒步走到一個街區外的醫院看診。醫生說我的整個家族包括我都有先天性心臟病，心悸就是因為這件事造成的。他建議我動手術，我向他表明我付不出醫藥費，並且我也不想帶著債款去世。離開醫院前，他給了我一包止痛藥，告訴我我的時間剩下大約不到兩年。我向他道謝，我知道我活不過這個冬天。

某個酒吧營業前的空間，我為自己倒了一杯琴酒，靜靜地坐在吧檯上啜飲。醫生提醒過喝酒會

減損我所剩無幾的壽命，不過我並沒有必須活著的理由。我只想用我喜歡的方式，平穩的過完最後的日子。我喝完想要站起身時，感覺到胸口一陣緊縮，接著心臟突然劇烈的搏動。我試著抓住椅背站穩，卻失手跌坐到地上。我當下意識到這就是我的結局。我摀著胸口，感受著胸口強烈的壓迫感。我急促地換氣，眼前一片眩暈，扭曲的線條和光點飄散在空中。

我覺得好遺憾。

我孤身在這間酒吧裡工作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最後一刻都是一個人。我以為還清債款是我此生唯一的目標，一直到我沒有時間之後，才意識到我有更多想要完成的事，甚至是夢想。這些年來我在酒吧裡聽過數以萬計的故事，我有多想親眼去欣賞旅人們口中的高山和大海，那些我沒有看過的世界，我沒有遭逢過的愛人，我現在才明白。

在我即將放棄之時，一個穿著大衣的身影從門口衝進來，跪到我的身旁。我艱難地抬起頭，為了清楚看見那個人是誰。

那已經幾乎不算是一個人。右眼眶空無一物，只有稀疏的血絲。他大衣內應該有軀幹的部分近似透明，只剩半葉的肺和其他少許我說不出名字的臟器，零落的漂浮在半透明的膠狀液體內。他的頭髮幾乎都被剪光，只剩稀稀疏疏的金黃色的髮絲覆蓋在頭頂。兩隻腳都裝著木製的義肢，在地上彎曲成奇怪的形狀。

我眯起眼睛，試圖看清楚左眼眶內剩餘那隻綠色的奇異眼睛，一陣熟悉和震驚的感覺從我的心底深處湧上來。這麼多年後，我以為我已經忘記，但我還是想起來了。

我瞪大雙眼看著她。

「是你。」她彷彿和我有著一樣的想法，字句從她的齒間擠出來。她嘆了一口氣，向我擠出一個微笑。「不要懼怕。」⁹

我聽見她說的話之後輕笑了一下，開始喘不過氣。她試圖將我從地上扶起，我被無法吞嚥的口水嗆到，劇烈的咳嗽起來。她被我的反應嚇到，鬆手讓我躺回地上。儘管在瀕死之際，我卻突然感到超乎想像的平靜，從沒想過死前有人陪在身邊，能帶給我如此大的慰藉。

「該死。」她的語氣變得焦急。

「為什麼是心臟，我從沒遇過這種事。」她似乎在評估什麼事，喃喃自語。我側躺在地上，上半身漸漸失去掙扎的力氣。我聽不懂她想要說的是什麼。她的眼眶逐漸變紅，眼角一閃一爍。

「你不能死，我不要你死。」她的聲音變得破碎。「我還記得你。」

莉垂下的衣襬柔軟地覆蓋住我的手。她的眼淚滴在我的臉頰上，溫溫的。我感覺到地板傳來我越來越慢的脈搏，我的視線因為缺氧逐漸模糊，我已經快要看不見了。

「聽好，調酒師。你往後不要為我難過，這是我註定的事。」艾莉仍在說話，她傾身，將冰涼的手貼上的額頭，輕柔地吻上我的嘴唇，就像烏啣花。

「你就不該認識我。」

⁹ 《路加福音》2: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在那瞬間我的淚水從我失明的雙眼裡流出，我一直到這時候才明白她話語隱含的意義。我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我想要告訴艾莉我不喜歡她叫我調酒師，我想和她說我的名字，我想要讓她知道我這些年留在原地的原因，但已經來不及了。我吐出肺裡的最後一口氣，那是我失去意識前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情。

知道過了多久之後，我睜開眼睛，看見天花板上錯綜的水管和電線，發現自己獨自躺在水泥地板上。

我掙扎的從地板上坐起，感覺腦袋嗡嗡響著。我深吸了一口氣，奇蹟似的發現胸口的痛楚消失了，整個人神清氣爽，好像回到了二十歲的身體裡。我的心臟規律平穩地跳動著，從窗縫滲進的地面冷風，讓地板上留存的體溫逐漸冰涼。

我環顧了一週，沒開燈的地下室看起來舊舊髒髒的。酒櫃裡存放著數以百計的酒瓶，瓶內的酒液棕棕綠綠的。遠方牆上金屬畫框映射出尖銳的光點，像手錶上的指針。我拍了拍身上的落塵，發現手和臉上濕濕的，眼角的淚水滴了下來，在臉頰上落成兩點光。

我站起身，拿起身上覆蓋著的老舊羊絨大衣，將它掛進牆邊的衣櫃裡，和我的外套一起。我前去鏡前洗了臉，發現我左邊瞳孔的顏色變得深沉，淺藍裡透著深綠色的幽光。我走到吧檯內收拾昨天晾乾的酒杯，將空的酒瓶斟滿酒，拉開冷凍庫拿出冰塊磚。我拆開一包新的面紙，走到各個座位擦拭桌面，為了遲來的營業做準備。

路過門口時牆上的時鐘指向凌晨四點，從那天起我再也沒見過她。

若水短評：

全篇作品敘事流暢，作者刻意加上的註釋說明，讓作品整體展現了外國翻譯小說的氛圍。比較可惜的是，全文改寫自愛爾蘭作家王爾德的快樂王子，但是並沒有展現超出原文本的哲學思維。

「跟你說喔，今天第一天去課後安親班，老師竟然帶著一隻綠色的兔子娃娃，要我們自我介紹耶！我應該也要帶你去的！」小女孩滿面笑容的和眼前的小木偶對話著，一邊細細敘說著今天的點點滴滴。帶著這個月來剛上小學的興奮情緒，女孩一邊用雙手仔細地撫平小木偶衣服的皺摺，再輕輕的拿著梳子，小心翼翼地梳理她反著白光的黑髮。

女孩在五歲生日時，從父母手裡得到了這隻小木偶，精細的手工雕刻將她的五官刻的活靈活現，深邃的黑色雙眸、小巧精緻的鼻子、淡淡的腮紅，和令人憐愛的櫻桃小嘴，第一眼就深深吸引了女孩的注意。關節藉著絲線連結著操縱板，操作是具有難度的，經過好幾個月練習，木偶才能有一些生硬的動作，但這對女孩無妨，她只要能每天把玩著、編出不同造型的髮型就滿意的不得了。女孩甚至是把她當成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躺在地上讀繪本，一起等下午五點的卡通節目。儘管去幼稚園不能帶著她，回家後也要和她分享每天生活的點點滴滴。

「今天我們校外教學去台北偶戲館喔！看到好多跟你很像的木偶，可是我覺得他們每個都有粗粗的眉毛、長得好可怕，都沒有像你這麼可愛的。那邊的導覽老師說啊：『偶戲，說白話一點，就是操弄戲偶來表達人生故事的一種表演型態啦！』還說了很多『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話耶，還好我們不像你們被絲線綁著。」女孩說完還一面摸摸自己的各個關節，神經質地在確認自己真的沒有被線牽著。

「而且，你也不用被誰操弄或是表演什麼戲曲人生故事的，我們只要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對不對！嘿嘿。」女孩不太好意思的抓抓自己的頭。

「這次段考我又考了班上第二名喔！而且音樂老師還因為我的音樂考100分，請我吃冰呢！」國小三年級的女孩，揮舞著閃亮亮的獎狀炫耀著，還將已經洗乾淨的冰棒包裝紙，小心謹慎珍愛地收進自己的抽屜。

「別的同學考90分以上都可以跟爸爸媽媽拿錢耶，或是可以出去玩或有新的玩具。啊！我不是說我想要新玩具喔，我才不會跟大家一樣那麼喜新厭舊。可是媽媽都只會問我不會的地方已經弄懂了嗎？我明明都會的，只是每次總會不小心看錯而已。我下次一定會努力考到第一名的！等著瞧吧！」小女孩說完便不滿的嘟起嘴，坐在書桌的椅子上，隨意翻著桌上的數學評量作業，握著紅筆在一題題數學題目上，打起一道又一道的紅色勾勾，全都答對。

「要是我有跟你一樣精明的雙眼就好了呢！」小女孩對著小木偶尷尬的眯著眼笑著。

「偷偷跟你說喔，我很喜歡班上的一個男生。」國小六年級的女孩，羞紅著臉小聲地說著，一邊左右看有沒有人聽到。

「這件事我只會跟你說，因為之前不小心跟朋友透露一點點，結果差點被更多人知道，好不容易才矇混過去。你還記得姊姊以前跟爸爸媽媽說她喜歡的人的事嗎，雖然他們沒有說不行或怎樣，

但之後那種二十四小時關注的態度，回想起來還是讓人毛骨悚然。所以我只會跟最信任的你說！」女孩不禁摸著起雞皮疙瘩的雙臂。

「這件事我們就互相保密吧，接下來還要準備畢業考呢！」女孩拍拍自己還有點紅羞的臉，收起笑容端正的坐在書桌面前，拉開抽屜看著一張又一張整齊放好、鑲著金邊的獎狀，緊緊握起拳頭，用力關上書桌抽屜，拿起自動鉛筆開始默默寫著練習題。

單戀只是一種心情；表白，才是真正的行動藝術。

「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但你只是懸線木偶，什麼都做不到的。我不過是稍微會唸書，體能、音樂、美術也都在全班平均值以上罷了，在所有人面前是最乖最好的模範學生沒錯，但卻沒有什麼精通的特長。從小被媽媽叫著逼著學的小提琴，只要一沒考上弦樂團，她就不再讓我去上課了，不，也許是我不夠有天份，更可能是我不夠認真吧。還以為這次如果能考上高中的資優班，就能讓爸爸媽媽刮目相看了，但沒有一件事是順利的.....」看著榜單上跳過自己號碼的正取名單，淚水也不禁從女孩的雙頰滑落，散落一地的獎狀，也被成長歲月的疲累給暈黃了，再多次的段考第一名，也彷彿都只是一場空？

很確定，是的。

「如果是沒有價值的戲偶，演不出別人想看的戲曲故事，是不是某天就會被所有人給遺棄呢？」女孩擺弄著木偶滿是磨損與傷痕的操縱桿。

已不靈活的關節，生硬的擺動著，恍若垂死掙扎。

「結果這次還是搞砸了呢。」女孩對著木偶歪著頭強顏歡笑著。

「數學一直以來都不是我的強項嘛，儘管媽媽之前一直說，只要每天每天算一定可以進步，要不然男校的學生怎麼可以考到這麼高，不要放太多時間在文科啊.....但我也很努力計算了啊，卻總是在最後一步又大跌一跤。」女孩雖然微笑著，但淚水卻不停在眼眶打轉。

「勉強考進中字輩的醫學系，達成以前曾是爸爸媽媽的目標，未來我將會成為一個被社會稱頌與羨慕的醫生吧？在親戚的眼裡我是最認真、最乖巧的子女木偶；在師長眼裡我是做好本分、勤奮向學、也再平常不過的學生樣板戲偶；在同學眼裡我是積極向上、什麼都想考到最好的勝利組戲偶；我在眾人面前表演著十八年前就寫好的劇本。」女孩憐憫的梳著木偶因為時間而不再光彩的髮絲。

「結果到頭來，我們只是一個樣的。」女孩因過度用力拉扯，梳子竟不小心敲壞了木偶的操縱桿，她悲傷地緩緩蜷臥，因為她與木偶，再也不想動了.....

若水短評：

初讀很像是青少年的預言小小說，讓人誤以為是刻意用稍不成熟的文字，企圖展現女孩青澀的成長過程。讀到結論才發現全文是作者個人的生命警語，原來木偶就是她自己的象徵，一個旁觀者眼中看似演出精采生命的女孩，其實完全活得沒有自我，於是文章的哀傷感就被成功的塑造了。

生長痛不在永無鄉

三〇 〇〇 〇〇〇

事涉隱私，不發表

若水短評：

同性的相戀，在當代已經不是一個受爭議的議題，然而內底真的是如此嗎？作者藉著看似寓言的故事，暗示了就算是彷彿追求到了人生的伴侶，幸福有可能永遠的駐留嗎？每個人都是在愛情的絆跌中成長的，那種曾經滄海的疼痛體會，本文的描寫可謂成功。(本文作者因內容的敏感性，不同意將作品於成發時分享，因此研習手冊不置放本文)

夜墨的台北街頭，轎車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呼嘯而過，繞過霓虹閃爍的林森北路，五人座的計程車裡，冰冷的空氣顯得格外戰慄，看向後照鏡中那對雙眼，模糊的視線裡，多希望眼前出現的是你的蹤影。「嘶——」車輛急煞，一道紅色的燈光將我帶回現實，此刻，好像，再也回不去過去的日子了。

初升高三，我開始會期待時鐘快轉到二十三點，開始會期待嘩啦的雨天，期待收完書包點開手機看到的那則「我到補習班樓下了」，我們的對話紀錄充滿你的關心，我的已讀，當然，更多的是課程結束前，被勿擾擋下的未接來電。

「能在同一輛車上的，就是家人。」

大雨中駛來的黑色轎車，沒有過多的裝飾，給人不防的高冷，如同你對外的高冷逞辯，卻把所有的溫暖都留給了我。上了車，簡單的寒暄幾句，車內的暖和將寒流隔絕在車外，你一手開車，一手抓住我的手，像暖暖包般捂著，你的溫度透過厚實的手掌傳來，我不禁開始回想起你從小牽著我走過的那些日子，相冊泛黃的老照片中，你牽著我漫步在公園裡，再後來是一張張數位相片，紀錄著你帶我走過的每個人生路口，是這雙粗糙厚實的雙手，會在急煞時伸出來守護副駕的我，是這雙粗糙厚實的雙手，將這個家支撐了起來。

初升高中時，你我關係疏遠了許多，但我們的感情卻在高三這段時間內，隨著冬天的到來急速升溫。過去，我更常看見你在電視攝影鏡頭裡的模樣，你的早出晚歸，你的疲憊不堪，默默拉遠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但從一次順路的高三接送開始，你我被迫在二十分鐘的車程裡打破寧靜，我們用淺白的文字開始練習交談。起初，我總是闔上眼睛試圖掩飾我的不自在，而你頻繁的接送陪伴，則漸漸融化了那扇曾經疏遠暗去的心門，悄悄走向我的心裡。

我開始習慣有你接送的上下學，習慣向你投放我一天下來的紛擾喜憂，你一句一句溫柔而有力的鼓勵，總能將破碎的我拼回完整。白天的黑色轎車駛過信義區的繁華，繞過 101 的高聳，最後再嚐一口總統府森嚴的肅殺氣息；夜晚的轎車化身為黑夜裡的蒙面騎士，追隨著星子的步伐，月娘的步履，護送欲睡非睡的少女直奔回家的路。車內播放的是劉德華的《17 歲》，你是否正在懷念著跟我一樣年歲時的自己呢？窗外飛逝的街道，幻化為一幅幅城市的縮影，我總期許兩人的時光無限拉長，似乎只要開不到路的盡頭，就能將時光倒回小時候，小時窩在你腳踏車後座上學的童年。

我享受著回到家熱氣騰騰，那碗細心挑出番茄的蕃茄蛋花湯，享受著放好的熱水澡，享受著這些早已習慣的日常。怎料學測結束，接送也就戛然而止畫下了句點，上百個溫煦的台北街道行旅，轉瞬已成為往後再多日子都回不去的，失落成長沙洲。

高三下的生活持續運轉著，少了溫度，少了日常。

不知從哪天開始，我成了旋轉的馬達，被畢籌會待辦事項填滿的行事曆追趕著，好像回到了過去的日子，我們再次各自在自己的宇宙暈頭轉向。更多時候，黑夜迎接我的是冰冷的計程車，縱然它漆有溫暖的黃顏色。車，真的成了字面上的交通工具，到家後重重關上的車門，卻再也打不開生

鏽的心門了。

終於，我遞出了畢業典禮的邀請函，你低著頭看著行事曆滴咕著數算，而我，還在盼著，盼著你，裝載著曾經的日子，回來。

若水短評：

這篇散文的成功，在於情感的真實表達，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都是子女太快的成長，對父母的陪伴感到不耐煩，這篇作品確是一個女兒純真的情待父親的關愛，略顯直白的語言，有種期待可能落空的淡淡哀傷，算是成功的小品。

「噹——噹，噹，噹——」一如平常，熟悉的鐘聲在耳畔響起，我有些不情願地睜開睡眼惺忪的雙眼，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 Hello Kitty 手錶。

現在是下午一點。

啊！那還可以再睡五分鐘.....

當我準備再度陷入沉睡，一陣同學的嬉鬧聲將我的思緒拉回現實，遲鈍的大腦終於開始運轉，帶著點將醒未醒的脹痛，還來不及感受睡覺被吵醒的怒火，隨之而來的便是先前「離家出走」的記憶，以及遲來的慌張.....

完了！我為什麼現在才想起來？今天是星期四！下午要上生物培訓！想起一切的我晃了晃頭，試圖將干擾大腦思考的睡意晃到九霄雲外。然而隨之而來的頭暈目眩使我不得不停下這項動作。

頭暈。

腦脹。

真的太不舒服了！但另外兩個一起培訓的同學都很認真，我也不能偷懶！不可以遲到！強撐起不停打架的眼皮，我抬起有些酸軟的手臂，揉了揉模糊不清的雙眼，開始收拾起桌上散落的物品，但桌子的混亂，豈是一時能收拾完成的？

不管了！全部丟進書包吧！

原先教室裡嬉鬧的同學們已然離去，結伴去操場上體育課，糟糕！要打鐘了！跌跌撞撞的拿起背包，我頭也不回的「衝」出教室。但平常還算靈活的雙腿此時卻好似有著千斤重量，帶著我的身軀如鴨子般狼狽的搖擺。

視野仍一片模糊。

到底，為什麼會在這裡醒來呢？睡前，我在做什麼？

揉了揉酸脹的太陽穴，我再度抬腿，儘管仍然無法直線行走，但雙腿似乎稍為可控了一些.....

一點十分的鐘聲焦躁地響起，尋常的鐘聲此時在耳裡卻若死神的宣判，我居然不負責任的遲、到、了！

到底睡前我在做什麼啊？為什麼不早點醒來？

後悔鋪天蓋地的朝我襲來，雙腿總算恢復往常的感覺，我連忙朝著生物實驗室奔去。上課時的走廊寂靜的可怕，襯著我的腳步聲更加響亮，聲音一下一下的傳入耳朵，恍若一下一下的敲在心上，愧疚如潮水，在我的心裡掀起滔天巨浪。就在終於抵達實驗室之時，入眼卻是一片漆黑，我焦急的試圖開門，卻發現實驗室是鎖著的。

咦？今天沒有培訓嗎？是我記錯了嗎？還是走錯教室了？

焦急的四處查看，卻見不遠處有一間實驗室亮著燈，我連忙上前，決定詢問老師有關培訓的事情。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我敲了敲門走進實驗室，印入眼簾的是站在講台上的學妹及坐在台下的阿妃老師。

「不打擾，嘿！今天沒有培訓喔！不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要不要來幫學妹聽一下科展報告，她明天要出去比賽嘿！」阿妃老師笑瞇瞇的說，不但沒有責怪我打擾到她們的討論，反而邀請我入內一起探討學妹的科展議題。我尋思今日既然沒有培訓，下午的課我也已經請假了，好吧，我便坐下來聆聽學妹的報告。

到底，我為什麼會在這裡醒來呢？這個問題仍然在我心底迴盪著，便也沒有仔細聆聽學妹的報告。

「丹譽啊！你覺得學妹講得怎麼樣？要不要來給點建議？」阿妃老師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抱歉！因為我剛睡醒，頭腦不是很清醒，我可能……」我有些抱歉的笑了笑，尷尬的承認自己晃神了的事實。

「沒關係嘿！慢慢來！」阿妃老師仍然面帶微笑。

我壓下心裡略微的不適感，道：「謝謝老師！」

努力集中起注意力，卻發覺我的思緒無法集中，昏沈的大腦完全無法思考，而縈繞在心頭的問題更使我無法專注，倏地，一道低沉的女聲帶著些許的沙啞，打斷了我的思緒——

「但是，你還沒醒呀？」

那一瞬間，汗毛直豎，我不敢回頭，但那聲音仍在內心迴盪：「但是，你還沒醒啊？」

什麼意思？我不是醒了嗎？若是沒醒，那我現在為什麼「醒」著？

頭腦的脹痛昭示著我仍然不甚「清醒」，若是那聲音只是幻覺呢？

內心深處，卻似乎有個聲音在說：「若，你真的還沒醒呢？睡前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猛地抬頭，卻發覺我在家裡，在家裡趴在書桌上，書桌上一片混亂，睡前沒有將桌上的物品收拾乾淨，今天是星期四，因為全中運，難得在家裡度過了一個漫漫長假。

一時之間，我竟分不清現實與夢境，竟不知自己是否「醒」了？

相似的場景，相同的日期，我瞧了一眼桌上的鬧鐘，亦與我醒來前看到手錶上的時間相同。現在是下午三點半，我已經睡了兩個半小時，儘管頭腦仍然有些脹痛，但已不是夢裡那種昏沈的感覺，並且在嘗試站起來後便煙消雲散。

回想起那古怪的夢境，那道低沉的女聲彷彿仍迴響在耳邊。

一時之間，我不禁想到，其實現實世界中，我們亦時常身陷混沌而不自知，夢中有女聲指示我此境虛假，那現實中呢？我是否清醒了？是否其實仍然身處夢境？又其實，身陷在虛假的謊言中日復一日？我思考著這個莊周夢蝶夢莊周的老問題。

啊……腦脹……到底，醒來的，是，誰？

若水短評：

午睡是日日都會在學校發生的事情，作者卻巧妙地化入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因此全文的可讀性馬上便大為提升。白話文寫作仍舊需要古典文學的養分，這篇作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車站巨大的建築物好似耶路撒冷，四面八方的人們在此地匯集，帶著各自的信仰，在磚紅屋頂和複雜地下街迷走。學生用厚重尖銳的參考書作為武器，穿梭在提著公事包，行步極端匆忙的上班族之中，而街友在牆外一隅靜靜觀戰，偶爾成群結隊的旅行團或外籍移工會加入這場混戰，棋盤般黑與白的地磚上，留下疾疾的風塵和倉促。

台北。台北總是如此。

忙碌、喧囂、擁擠，潮濕、燠熱、陰冷，彷彿除了繁華閃爍的霓虹燈外滿是缺點，又或許，繁華本身也是個缺點。青年爭先恐後湧進這座城市，或拚了命不願離開，畢竟是首都，該是乘載夢想和希望的地方。

十四歲那年，我成天把全身的力量壓在房間裡大面的落地窗期盼成年。街道和行人被裝在鐵窗裡，那是可以刮下一層厚厚塵灰的金屬框架，框住藍天和白雲。我曾問母親為何要裝這種醜陋的網，「怕妳小時候掉下樓去啊！」她說，彷彿數不清的鐵窗都是如此存在著。但我認為，那只不過是人們無止境的憂慮鑄成的眾多事項之一。

那時最大的愉悅，便是晃蕩在河堤旁寬闊的運動公園內，然而，挖土機巨大的機械手臂不留情面地朝地面重重侵略，像在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

「喂，快點跟上！快點，再不快點我們就不等妳了！」他們總會這樣大聲嚷嚷。小區的街道縱然不如台北車站附近的車水馬龍，卻也不乏許多熙來攘往的行人，我常覺得他們太大聲了。雙腳施加更多力道在踏板上，一路單車縱隊蜿蜒在前往河堤球場的小街道，黏膩的風撥開隨意綁起而掉落的微短髮。

我們用汗水無數次浸濕籃球場的地板，有時會流點血，有時把飲料翻倒在場地邊，或衝進養護良好的足球場草坪翻滾。那樣的日子隨著捷運環狀線的施工，說拆就拆，我們也像公園裡的鴿群四散，飛越淡水河去讀高中。

我像是一個無信仰者，沒有方向目的，經常對這座城市的一切感到不屑，三番兩次的逃離。轟隆隆的火車駛向清藍的天空，越過聳立的高樓和岌岌可危的鐵皮建築，拖著步伐，從血肉模糊的聖地離開。鮮紅的液體是遍體鱗傷的痕跡，和翡翠石一般的島嶼格格不入，也在環繞的蔚藍中過於刺眼。漫無目的的遊走，留下細密的血絲，隨時間變得更長、更密，毛細現象般擴散。

人們並不認可這樣逃離的過程，儘管它是多彩的，儘管我多麼為此著迷。

十五歲開始，我像關不住的雞，不會飛，卻老是靜不下來。腦海中羅列出的代辦清單似乎都是成年人的權利，像是逃離戰火紛飛的屋簷、離開讓人陰鬱心煩的耶路撒冷，於是我，趴在窗前、伏在欄杆、倚著女兒牆，渴盼著成年。曾有人跟我說看電影或戲劇要看悲劇才會更能感受到活著，但生活太多悲劇，我從來都只願意看喜劇片。

可是痛苦大概是成長的代價，青春時常被困在字裡行間，彷彿成為考卷打模出來的樣子就能成功；偶爾也困在情感的束縛和糾葛裡，即便我對他們的糾紛毫不在乎；有時則困在青春期多變的思

緒裡，還有難以勾勒未來面貌的焦慮不安中。活的自我、活得快樂和活的失敗某些方面來說似乎是一樣的，既不富有，也不能成為佼佼者，且容易在現實中擱淺。

在痛苦中快樂著，或是，假裝快樂著。大人說，牙一咬就成年了，再多努力點，以後的日子就開闊了。

再多一點，再多一點。

城市的喧囂和繁忙是開到最大的蓮蓬頭和阻塞的孔，父親和母親像是水龍頭裡不合適的水管和墊片，生活處處都像施工不良的水利工程，而我，我是水，輕輕地流走。曾有信仰海的人教我衝浪，他們從來不過問，像是讀甚麼學校、未來的志向、父母的工作、家人在哪裡、諸如此類的，他們只專注於眼前清澈的水波和笑容。

太自由、太多變數、不夠拘謹，追逐碎波這種事，對城裡的人來說，大概是個格格不入的運動。我曾拿出一條極為美麗的腳繩，朋友見到時說，啊，衝浪時戴著的腳鍊，那不是出事時辨認身分的依據嗎？我不以為然，膚色黝黑的浪人曾告訴我那是幸運的象徵，怎麼會和死亡混為一談。但我知道她也是對的，總是有太多這樣正確得令人討厭的事。

在海岸時聽了很多故事，最難忘的，莫過於衝浪店空地閒聊時聽到的，亞馬遜部落的成年禮。在戰士的成年禮中，男子戴上裝有數百隻子彈蟻的編織手套，邊跳舞邊忍受子彈蟻螫咬的疼痛，直到無法忍受為止，成功撐過儀式的人就能成為勇士。子彈蟻乃因被螫咬就如中彈般疼痛而得名，甚至可能造成生命危險，而男人必須反反覆覆地經歷這種儀式，直到不再因疼痛而哭泣，不再流下眼淚的那一刻，才能真正被認可為一名漢子。

然後我才明白，啊，成年禮，多麼神聖又充滿苦痛。人生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漩渦，而我們總是以為眼前的那個，最急最深。

母親說，別老是想著滿級分啊億萬富翁啊，去死啊休學啊，亂七八糟的，不要學壞就好，快樂些。但一切都還是像窗外滂沱的大雨，亂糟糟的，令人厭惡，即便雨絲是透明的，我還是總注意到被它花白的景色。年紀小讓人心煩，成長也使人痛苦，或許年紀只是一種欺騙自己的幌子。人們並不會因為年齡階段而變得更好或更有信心，對生命的理解與共處，還是得來自內心不斷反芻思索。

假日閒晃時，不經意路過越來越多機具進駐的施工地，想起曾經鬱鬱蔥蔥的樹木和草皮、燦爛的陽光和我們，還有那些在河堤邊騎快車、扯開嗓子的日子，我曾告訴他們，成年時，一定會很快樂，看，像那群鸞鷲，多麼自由。我竟曾對現在的自己，有過這麼美好的期待。

於是我奔跑了起來，像從前盼望著的那樣，向前方的天空奔去，摩天大樓密集、街道壅塞、人群擁擠匆忙、學校圍牆斑駁、教室外的長廊幽暗、白紙黑字密密麻麻、所有糾纏不清的線漸漸在腦中模糊，初夏的風貼著臉頰，說不上是拂面般輕柔，但多麼像是一種禮讚。

一個從前方捎來的祝福。

若水短評：

好的散文看似形散實則神不散，讓人讀來自然流暢而毫無壓力。與其他成長的篇章相比，此作讀來如行雲流水，於自在為文的過程中，讓人輕鬆看到了成長的樣貌，自己對自己成年的，禮讚。

一碗牛肉麵，是串聯起家、家人、家鄉的滋味。

炮聲隆隆、硝煙四起，年幼的外公緊緊握著家人的手，在擁擠的人群中，一分離即可能是今世永別。

無情的戰火終於蔓延到湖北，逼迫著手無寸鐵的百姓離開家園，本是同根生相煎卻異常的急迫，國共內戰的爆發，讓外公的家人們無從選擇，連夜典販所有家當換取黃金條塊，再用所有黃金換得前往台灣避難貨船的甲板一隅，那年外公方才周晬，童語牙牙。

經過暈船嘔吐的疲憊洗禮，外公一家來到台灣這片陌生無匹的土地，殘冬春花猶艷的詭異他鄉。曾經擁有的家園和錢財早已不在，外曾祖父是出生世家的公子哥兒，家鄉湖北的田產千千萬萬，光是一季稅收就能養活好幾代人，但流落台灣的他可說毫無一技之長，頓時間，全家生計陷入谷底，外曾祖父一方面要忍受著與湖北至親的宗族分離，一方面要為在台灣的生活發愁，於是他決定復刻湖北家鄉的味道，用每一個湖北人都隱藏在基因中的做麵條能力養家，順便藉賣麵來提醒自己此生不要忘記家鄉的長相。

活下去的簡單念想，讓白淨公子一夕成為市肆裡的黑面小老闆兼全天候打雜小夥計。

市場的角落裡，不時飄來淡淡隱伏的高湯香，巨量的牛骨，在小火慢燉下，慢慢化成乳白色的湯頭，細碎的雜質漂浮在雪濃高湯的表面，卻不遮掩它可人的色澤。一口細品，舒服的牛油香與蔬果的甜味在嘴裡交流交織交融，譜出一場高低起伏的華麗交響曲，濃郁中卻又帶有一絲清爽的滋味，讓胡家牛肉麵成為那一帶遠近馳名的牛肉麵店，外人不曾知曉的是，外曾祖父為了熬出美味的湯汁，必須長時間守候在大灶前，一天頂多只能睡四、五個小時。

兔走烏飛，雙丸競逐。

轉瞬間，已抽長成為青少年的外公，在外曾祖父一旁打下手，負責起包水餃和調味拌小菜的工作。外公包的牛肉水餃皮薄餡多牛肉汁更是清甜，吃起來可說是口感彈牙滋味鮮美，多品的小菜和快成湯包的水餃，成了牛肉麵的絕佳綠葉拍檔。擁擠的店門口排隊人龍與高朋滿座的店內所有角落，見證了胡家牛肉麵的生意興隆歲月。

為了紀念家鄉的牛肉麵店成為了養活家庭的經濟來源，當然也是因為興隆的生意打造了我們在台灣的落腳磐石，褪去青澀的外公也逐漸接手了這家店，成為了大廚，並風風光光的迎娶了青梅竹馬的外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然而看似美滿幸福的家庭，卻有不為人知的親情隱憂，因為生意的火紅和外公對逃難艱苦歲月的潛在恐懼，這一家牛肉麵店可說是全年無休，甚至連除夕夜也如此，因為外公不想放棄任何一刻賺錢的機會。也因為這個緣故，外公與外婆大幅度的缺席我母親的成長歲月，我的母親一想起來就不免抱怨自己父母空白的童年。

我曾不理解外公的堅持，一度以為他嗜財如命的我，某日禁不住好奇而大膽的詢問，外公苦笑後娓娓道來，他說這一家店不僅僅是撐起我們一個家的普通麵店，更是給了那些孤單眷村榮民們一

個溫暖的避風港，在除夕夜也絕不關店的原因，是希望給他們一頓年夜飯，因為外公是在眷村長大的，所以才更能體會他們流離台灣的孤寂與心酸，他和我說，雖然很對不起外婆更對不起我母親，但這一碗碗麵，正是逢年過節他們思戀家鄉尋找安慰的味道。

然而，這家生意興隆且充滿溫暖的小店，竟然在我與外公談心後不久倒閉了。

就在某個平凡的早晨，門口的人群們從聞香而來的食客，變為橫眉豎目前來催債的債主，原來是外婆使用跟會這種方式理財。外婆是一個熱心助人的濫好人，採取這種充滿人情味的方式處理存款，然而，她錯估了人性的險惡，莫名奇妙就被倒會了。外婆最信任的朋友捲款而逃，給了她精神和經濟上極大的打擊，可憐屋漏偏逢連夜雨，之前外婆的娘家親戚才跟她借了一筆巨款，因為周轉不靈導致資金鏈斷裂，這家養活一家老小的小店也賠售給了他人。

為了生活，外公開始擺路邊攤，企圖複製往日的輝煌時光，但那時連鎖牛肉麵店已在都會區興起，原本的市場大餅被瓜分，加上許多舊時的老顧客陸續亡故，母親體恤外公和外婆的辛苦，便強迫他們將曾經餵飽三代人，可是現在卻收入微薄的牛肉麵攤熄燈。明明幼時的母親對牛肉麵店是帶有埋怨的，可是如今剩下的，卻只有無盡的嘆息與不捨。

這個家的牛肉清香味道彷彿淡了，那曾是中國移民的鄉愁、眷村孩子的回憶，也是母親的童年，養活三代人口與打發無數榮民鄉愁的牛肉麵店，終於譜下了一個哀傷的句點。

隨母親回娘家，外公說中午就煮麵吃吧！看著眼前這盆外公特地為我們母女煮的牛肉麵，麵的滋味還在，眼前的人，卻從意氣風發的老闆變為滿佈皺紋的老人，歲月誠然不曾饒過誰。

麵一入口，我早知曉我嚐的並不是這碗麵而已，而是一場時代亂離的大戲，是一冊生命的歷史故事，或許當中帶有遺憾更有高低起伏的不完美，但對於我而言，這碗麵就是我在湖北的根源，是鮭魚溯溪時，企圖追尋的家鄉滋味。

若水短評：

這篇文章的文字比較生澀，但是主題卻很讓人驚艷。文學歸於文學看似必然，但是因為島嶼意識形態的改變，我們幾乎已經看不到學生作品中，出現有關外省家族的寫作，也因此面對這樣真實的彼岸家族書寫時，自然就能感到學生的純真可貴。

事涉隱私，不發表

若水短評：

長照雖然是近年重要的社會議題，卻很少出現在學生的寫作裡面，或許她們會論述與父祖輩的情感，但直接從照顧入手，就是一個選材的亮點。結論是全篇文章的亮點，淡淡的筆墨，卻點染出了最珍貴的人性，無可代替的祖孫情懷。(本文作者因內容的敏感性，不同意將作品於成發時分享，因此研習手冊不置放本文)

視野範圍內一切皆是純白色的。

蒼白的牆面、潔白的寢具、因為窗戶緊閉而無法隨風飛逸的素白色窗簾。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思緒飄忽不定，在病榻邊，醫生的彌留病人返家說明斷續傳至耳中，但他的注意力卻不在那裡。他掙扎著觀察這個空間，病房內的一切一如往常，但這樣一成不變的支持療程終於走到了盡頭。大約十分鐘前，他妹妹打電話來通知他，說等等會有人來接他回家，而大概五分鐘前，他第一次見到了那位先生，那位先生很自然的開始幫他收拾行李、甚至很自然的幫他接下醫生的詢問，他心想：「這麼專業的話.....大概是妹妹請的臨終看護吧。可惜我.....算了，別太難過啦。」此時，那位看護先生正專注凝神地，在代替放空的他，瑣碎地記下醫生提點的返家須知。

道阻且右

「林先生目前雖然精神狀況看似正常，但卻有記憶混亂的症狀，目前診斷推測是腦瘤腫塊壓迫的失憶症.....」在兩人相談至尾聲時，他發散的目光逐漸聚焦到站在自己身前，卻背對著自己的男士身上。他看著眼前衣著得體、溫和有禮的男人，心想說這大概是家裡人給他請的臨終隨身看護吧？隨著交談的話音漸弱，「喀撻」一聲，醫生掩門離開後，純白的空間瞬間陷入了死寂一般的沉默。眼前的「看護先生」轉過身來，他原本正看著他，猝不及防的竟和看護來了一個四目相對。在這段兩人一言不發的僵持中，他率先忍受不了這種尷尬，開口苦笑道：「真是麻煩您來這一趟了，可惜我現在只剩返家待死的極短暫生命了，現在的身體沒有力氣起來跟您來個相見的熱情擁抱。」面前的人沉默了一瞬，隨即嘴角扯起淺淺的弧度，應和了一聲嗯，空氣又重新安靜了一瞬，但又立刻被兩人的談話聲——或說是他單方面的輸出給破壞了，看護小心的將他抱下床，放到輪椅上，拿上行李，兩個人一同跨出了這一個月以來，限制著病人的白色監牢。

在醫院走廊上，看護推著他緩緩離開醫院，因為他自己要求說想在最後看一眼自己家周圍的社區，考慮到路程不是太遠，他就讓看護推著他用走的回家，不另外找專車接送。在經過住院病患活動區時，原本圍在圓桌旁一群人看了過來，其中幾個人熱情的揮手，刻意小聲卻張大嘴型喊道：「喂——林宇潭，這邊！」病人——喔現在或許可以稱呼他為林宇潭，林宇潭轉頭望向聲音來源，見到是在住院期間認識的病友們，他笑著回應了一聲。病友們圍了上來，七嘴八舌的和林宇潭聊了起來，其中嗓門最大的那位，拍著林宇潭的肩膀，惋惜的說：「唉，就算是你也終究是要走了，我還記得你剛進來那天，一群醫護人員圍著你，當時我只遠遠的看到，後來聽說搶救成功之後，就想說『哎喲！那坨腫塊如此巨大，怎麼還活得下來！』.....」說到一半，餘光瞥見了旁邊一直一言不發的某人哀戚的目光，大嗓門轉頭：「欸欸欸兄弟可別生氣，我可不是在咒你家這位，我當時是在為他急救成功高興啊！」說完又匆匆的轉回頭，再拍了拍林宇潭的肩膀：「林宇潭兄弟，我告訴你，像他這麼好的朋友可不多見，到底是什麼過命交情的朋友，才會在你住院的時候不眠不休，無微不至的照顧你啊？」林宇潭此時雖然面上應和著，但頭卻突然疼的不行——有許多陌生的畫面閃現在他的腦海中，倏地又停格在白色的熟悉病房中，病床旁，這個月似乎一直真的有那麼一個人，

杵在純白色的背景之前。

溯洄從之

在揮別了熱情的病友們後，他們離開了醫院，但這心思飄忽的時刻，讓接下來的一小段路程，兩人都是沉默的，他一邊回想著剛剛的對話和剛才腦中「新」出現的畫面，思緒無限發散，而看護先生本來就是不多話的個性，這麼安靜著倒也不會太奇怪。

「那個.....我們以前認識嗎？」林宇潭思索許久，好似下定決心一般的終於再次開口。他剛剛發現，自己的記憶就像一塊不完整的拼圖，缺失了某些重要的片段。像是感覺在人生的某個時段，他好像常常待在某個人身邊，卻又想不起來那是誰、他曾經和他做過什麼，只剩一點約略模糊的印象，可確定的是那人在身邊時，總有一種舒心的感覺，跟身後推著自己的那人在一起，彷彿有很類似的氣質。

「你想起什麼了嗎？」回覆的聲音將林宇潭的思緒拉回現實。他這才猛然驚覺自己已回到了出社會以來，他獨自一人居住的社區。但進門後，鞋櫃裡明顯擺著的是兩雙拖鞋、擺在客廳桌上也成對的杯子.....所有的一切，都在攻擊他現有的獨居記憶——很明顯，自己並不是一個人住在這裡。林宇潭穩住了腦袋中的混亂，笑著回應：「我想起來了一些片段，高中的時候.....」林宇潭仰頭觀察著看護的臉色，他從他的眼神中讀取到了一絲期待的企盼「.....是很好的朋友吧？」「.....」「嗯？」「嗯！我們在建中那三年，一直都非常要好。」「建中？」看著對方一度興奮又轉為失望最終復歸沉默的反應，林宇潭抱頭苦思：「可以帶我去我房間看看嗎？」

蒼蒼萋萋采采

「喀撻」一聲，看護轉開了未鎖的房門，他看著眼前一路上雖然身體已經虛弱無比，卻精神亢奮跳動的林宇潭，突如其來的安分，再看著被斜陽照的暖烘烘的房間，心裡不由得升起了一絲惆悵。他推著輪椅緩步進入房間。進門後，入目是一片高至房頂的書架，上面磊著房間主人繁多的藏書，還有固定在展示版上的放大照片。他鬆開輪椅，坐在一旁的雙人床上，看著林宇潭自己吃力地轉著輪框，試圖看清楚照片架上的人們。他來過這間房間很多次了，他很了解，那些照片，除了林宇潭和他的父母、妹妹之外，其實最多的是和自己的雙人合照。隨後便是彷彿靜止的沉默，書房中只剩下輪圈轉動的嘰嘎聲和紙片摩擦的細碎聲響。過了不知道多久，林宇潭好似突然想到了什麼，他轉過輪椅，看向一直在他身邊，此刻他十分熟悉的那位看護先生，林宇潭嘗試開口說些什麼，但又選擇了退縮。

在幾次的猶豫過後，最終，林宇潭開口問道：「那個，你可是見證我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的人，我可以在離開世界之前，知道你的名字嗎？」他看著眼前的人，露出了眼帶期盼的希冀。看護抬了抬唇清理喉嚨卻啞啞無聲，虛弱的林宇潭卻先說出了存在於記憶深處的那個名字：「陸.....子桓」「子桓，對吧？」

陸子桓倏地抬起眼，映入眼中的是對方得逞一般的淺笑，「你是.....什麼時候想起來的.....」陸

子桓有股失而復得一般的欣喜.....「大概.....在回家的路上就差不多有個朦朧的概念浮起來.....」林宇潭微笑著想解釋，只是他感覺到自己彷彿一刻間卸下了全身的所有重擔，思緒輕飄晃蕩如一朵純白的曇花，肢體鬆開恰如舒緩優雅地綻放，眼睛也因瞌睡的安適而睜不開了。他擠出全部的精神再看了眼前的人最後一眼，看到了高三那年，他們蒼蒼萋萋采采的情愫，燃燒在南海路上。

然後，林宇潭緩緩闔上了眼睛。

林宇潭其實更想說的是對不起，想為自己的自私道歉。他原本只想假裝什麼都沒有想起的離開，只想讓對方的傷心降到最低點。只是在最後的一刻他沒能堅持住，因為他熱切地希望能在死前，再次呼喚這一生中，他對紅塵深深眷戀的名字.....

若水短評：

白曇花讓這段愛情有了純潔的感受，只可惜真愛難以久遠難以恆存。基本上作者該坦露的訊息都已呈現，但就一篇小說來看，骨架已具，尚待更多的細節來化為血肉，以便構成一篇更為圓熟的創作。

整體課程反思

西諺曾云：「教育為產婆之術。」以之觀覽寫作，誠不誣也！人類本身自有對美感之追求，無論是表演藝術、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抑或是文字精靈的舞蹈，都是。然而我們要如何協助學生順產？這樣的策略可能在單一的課文我們嘗試過，但是一整學期的挑戰，之於我，還是第一次。

我開過很多次的多元選修，但因近年來頻走街頭，所以主要都是社會議題的踏查與實踐，然而與學生走在街頭，躑躅在受苦的低端人口之間，難道我們不曾心靈悸動，不曾想要振筆疾書嗎？太多次了。只是年壽有時而窮，十二個時辰能做的事太少，而我，為鄉為土之心又切。

此次，若不是我的種子教師資格已屆，也許我還是會流連在某個陳抗的場合，沐雨櫛風剝切陳詞吧？吾國吾民碧血花，是路，不過，有蘊有底的文化，也是千年一眼的陌陌阡阡。所以，當回到覺宮教寫作的這一刻，我告訴孩子，白話文說出了你的心裡眼底事，文言文卻能雅麗了你的紙裡眼前文。磨指為藥放情書寫吧，只因每個人都必須療養好自己的心靈，自己的。

後記

1. 一部成功的電影，是最好的引起動機，不用太多的提問，學生自能被勾起情意
2. 一篇傑出的文本，是最好的學習範例，不用你細微討論，學生自能依樣畫葫蘆
3. 一章精彩的古文，是最好的寫作指導，不用太多的分析，學生自能後出而轉精

又後記

不成發的文章都格外的好，期待有一天您能在文學獎看到那些孩子們的血淚佳構。而我，想給自己一個掌聲，因為我的產婆術，她們試著寫出了從來不曾直面過的，幽微。